高而下、雨遇之、遂西涉峽中細流、復從峽西躡峻、西上、即盤而北、乃知是爲中懸之岡、其上復有峽流自北來、與所涉之峽即會於岡前、緣岡北上一里、左右顧瞰、其下皆峽、而流貫其中、斯岡又貫二流之中、始覺西尖之巔峰隆泉縮、不若此之隨地逢源也、從岡脊北向、以漸上躋、亦以漸轉西二里、登岡之首、望其岡、猶自西峯東突而下者、蓋山脊自西南來、至此既窮、南山一上者是其中支也、從岡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峯最高之下、乃循其峯之東厓西南上一里半、是爲亂石岡、遂凌其峯之厓、下瞰南峽之底、即其中度處也、峽中之水、遂東西分焉、由巔厓最高處西轉而下、委迤曲折下四里、復從岡上西北行、忽見岡左右復成溪而兩夾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岡上二里、即從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河西上坡稍轉而北半里、從北峽轉西、遂向西塢入、於是溯西來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村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從所突峽中上、乃踞峽石而飯、又一里盤其南厓、從厓轉西、又一里踰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復開成塢半里、路循溪北之山、又有村倚溪南之麓、與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謂夷村也、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峽來、路亦隨之南轉、稍下渡西來小水、從

南坡西上二里、踰其坳而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環其北、又有小水東南流、當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盤其東南峽中不見也、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見西塢大開、大溪貫其中、自西而東、抵所透坳南、破其峽壁東去、其峽逼東甚隘、迴顧不能見、西下坡半里、抵塢中、遵溪北塢西行、半里、過一小村、又西一里、忽塢塍閉甃磚爲衢、半里遶大村之前、又西半里、抵村側新橋而止、是爲大舌甸村、其塢夾溪爲田、塢環而田甚闢、其村傍山爲衢、村巨而家甚古、蓋李氏之世居也、村後一山橫擁於北、又一山三峯遞下、斜突於西南、有小流自其峽中出、由村西南入大溪、架橋其上、西踰之、遂循斜突南峯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則大溪自其南直搗其麓、乃踰堰東向、其麓爲水所嚙、石厓逼削、幾無置足處、歷堰之西、上流停洄、自南而北、路從其西轉而南入峽、又行南峽一里餘、則有石梁一墩、東西跨溪上、是爲獨木橋、路從橋西直南上坡、其踰橋而東者、乃往省大道、是橋昔以獨木爲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躡雲、而人呼猶仍其舊焉、橋側有梅一株、枝叢而榦甚古、瓣細而花甚密、綠蒂而朱蕾、冰魂粉眼、恍見吾鄉故人、不若滇省所見、皆帶葉紅花、盡失其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橋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隨坡西轉、蓋是溪又從西塢來、至是北轉而踰石堰、是坡當其轉處、其南又開東西大塢、溪流貫之、路

湖溪之北厓、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爲獨木橋村、有寺當村之中、其門南向、其處村無旅店、有北京僧接衆於中、余乃入宿、

初八晨起寒甚、顧僕復病、余亦苦於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

初八、出寺一里半、過某家莊、半里轉南、半里倉屯橋、二里半泗岐、轉北坳一里、復西隨平峽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峽底、西平峽口、轉西五里王家橋、有小水自北來、五里孚衆橋、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轉南半里廟山營、西下半里廟前打哨、西下二里、有行一里半、復於峽北上二里、轉北四而西、又北半里過一峽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峽底、又西上坡一里、轉而北又一里、轉而西下一里至脊、閟、又西二里餘、乃下脊、一里餘抵其北、曰小犵老村、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村、轉南一里、西過一小坳、又半里西南過新壩屯、又西半里過新壩橋、又西一里轉而南二里、盤西山嘴、轉而西北一里餘、入大姚東門、半里過縣前、又西南去街歇、

初十早寒甚、出北門半里、經南門、轉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橋跨溪上、曰南門橋、志曰承恩過橋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塢自南來、有塔在塢東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塢底、又半里見有水貫塢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橋、即姚安水從西

南峽中來、向東北峽去、橋北爲大姚、橋南爲定遠、蓋以是水爲
界也、從橋南上坡、有村爲定遠屯、入峽漸上一里、東轉半里、上
坡半里、由坡南轉一里、是爲頭山哨、於是南下一里抵東南坡
頭有岐、南行者爲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東、東行者爲赤草峰
路、踰坡東下一里、爲赤草峯北村、由村轉南、溯村行一里、渡橋
而南半里、隨赤草峯街子南行一里、乃東上山一里半、踰嶺東
南下、其東又有塢自西而北甚遙、下坡半里、由西山東麓南行
二里、村落傍溪、左右皆爲犵老村、屬定遠又南一里半、始傍西水
岸南行半里、東渡小橋、遂由東麓南行二里、至鹿家村後、遂東
上山、山半有岐路、從岐入峽半里、渡溪東北上一里、至妙峯山
德雲寺、寺門西向、南望煙蘿、後有夢庵亭、後五里碧峰庵、
十一、待師未歸、看藏、宗杲慧大師
十二、飯、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隨塢西轉二里、有橋跨溪上、西方合論
曰梁橋、渡其北、卽犵老村盡處也、其水自南來入、路從村西上
嶺一里半、踰坳西行嶺上半里、有大道從西南下、悞從坡上直
西半里、乃改從岐西南行半里、漸下轉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
抵峽中、隨峽南去半里、有大路隨東峽來、小水隨之、西半里入
南峽、一里有池在峽中、又一里半峽分兩岐、從西南者、倚東嶺
平上一里南踰坳、由坳轉而西、始見西塢大開、西南有海子頗
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卽所謂白塔也、乃西南下坡二里、有

村在坡下曰破寺屯、於是從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當溪中山遶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是爲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爲海口村、轉南隨西山東麓行、名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盡、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爲高土窄、官家由其西南入峽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廟當坡峽開、又上半里、活佛寺臨其後、其西大山、名龍鳳山、又名廣木山、寺號龍華、師號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後軒東廂、其後有深峽下懸、峽外即危峰高峙、庭中藥欄花砌甚幽、牆外古梅一株甚盛、下臨深箐、外映重巒、是夜先訂寂空明晨欲早行、求爲早膳、

白塔尚在寺東南後支岡上、岡東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陽片海子、其東又有子鳩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壩雙海子、與息夷村共五海子、

十三、昧爽起、飯已久待、遂飯而下山二里、仍出土官家後、遂轉南行一里、過隔香(格)橋、有小水自活佛寺後峽中來者、此峽正與白塔之岡中格而對峙、又南二里、有岡自白界東突而出、路盤其東垂、則又一海子匯其東南、從海子北堤東向行半里、隨堤南轉一里半、抵海子東南盡處、遂東南行四里、有岡又自西而東突、是爲龍岡(紐)、盤岡東皆大聚、半里過聚東行一里、復南二里、曲渡乾底、復南二里、則西山一峰復突其南、遂漸抵東山、則

南北成兩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門歇青蓮庵青蓮
碑記曰東煙蘿西金秀南青蛉北曲折
姚安府南隨峽上一百四十里鎮南州東踰大山一百四十里
定遠縣西踰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隨大塢下一百二十里白鹽
井。姚安東西兩界皆大山夾抱郡城當其南西界最闢直北
二十五里兩界以漸而東各有支中錯如門戶焉有小水西自
鎮南州界北來至郡北屢堰爲湖下流透北峽之門而出所謂
青蛉川也
十四飯於青蓮日色已高循城南一里半爲觀音寺轉北過西
門共一里抵舊西門二里半抵西麓是爲古寺山山以有古寺
在山之東半也即志所稱禪龜寺也二里踰頂下其西環塢北
口則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塢中一里半有坊當塢中曰
羊片屯西過半里轉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從其南
塢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
經西南盤巔者大道也盤巔上一里半踰其頂是爲當波院而
寔無寺宇乃南來之脊北渡而東爲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諸
山也於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隨之南入箐又東一里半
轉而西一里半峽始開稍北盤坳一里復西南下坡三里峽中
溪自南而北注有橋跨之度橋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飯
於村家又南向行二里餘其峽自西來轉水亦從之於是折而

入是名觀音篙篙中止容一水西湖之入二里有觀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側石亦峭峋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涉其脊乃東南下一里抵峽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聚景橋橋上有亭橋下水乃西來小流也過橋三里是爲彌興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轉西一里餘有公館神廟在岡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轉而西於是連踰三坡下涉三峽共九里有村懸西坡上是爲孫家灣宿

十五昧爽飯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盤一坡坡下有洞甚東其東北人家曰尾首村稍西輒南是爲龍馬篙三里有哨當溯東坡上是爲龍馬哨有哨無人山壑幽阻溪環石隘樹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時度又南一里隨峽轉西一里有一峽自南來甚深隘一峽自西來仍循北山行西來峽上一里出峽乃成塢焉西向平下一里有村當其西是爲大大首村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踰幽北下陟塢西北半里是爲小大首村由其南半里轉而北上坡循西峽行二里下渡溯中小水即西上嶺甚峻三里半踰嶺頭西行脊上或南峽上又臨北峽再平再上三里餘則盤西嶺之東北轉二里踰其脊此最高處也東望煙蘿東界尖山在錢塘關者隱隱連妙峰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見惟活佛寺大山反爲孫家灣後山所隔不可見又西二里當西突之處有人守哨焉是爲老虎關哨稍西下半

里、行坡閒一里半、是爲打金莊牌界、又西一里半踰坡、又西上二里半、是爲絕頂、有公館、東南之峽、至是始窮、其脉自南天申堂後直北分支而來、東度老虎關而北、於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踰其巔、從巔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層山一重西遶、又高峯一帶南環者、皆大脊也、其東有小脊二重、內隔、外有遠峯二抹西浮、不知爲點蒼爲雞足矣、於是西下頗坦、五里下至峽中、是爲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盤西山南峽入一里、又躡坡而上一里、凌其巔、一里半稍下、平行巔上二里餘、西向下、有溪自西南來北向去、石梁跨之、是爲普昌河、西上坡半里爲巡司、半里復上一小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淜、

十六、由普淜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踰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爲金雞廟、又西二里爲界坊、乃姚州小雲南界、又西行巔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卽見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窟廠而下元江矣、乃隨北山臨南峽西行二里、山坑南墜峽路隨西脊過、有村當脊閒、是爲水盆鋪、蓋老龍自西南來、從此脊北度峙爲一峰、其東南又折而南爲水盆鋪、惟中央一線南流下元江、云鋪西北上有關帝廟、就而作紀、聽顧僕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隨大道西二里、則巔北山下亦下墜成西向之峽、於是循南峽之頂、西經峽北所起尖山、是爲菁

山、至是其西橫拖而西去、於是循南峽之頂西行二里、忽見路北
墜峽西去、路由其峽南嶺脊行、於是與峽北之夾山、又對夾分
流、西注雲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衛
城南青華洞度東、又聳而南爲水目山、其南又東轉爲天華山、
卽雲南川南兜之山也、從天華東北轉、數起而爲沫滂東嶺、又
東過公館而度水盤鋪北聳爲青山、其形東突而西垂川中、故
自打金庄 巔望之、僅爲北夾峯而至此又橫夾而西、然是山西
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從東南水盤哨過脈、遂東南迤邐於
天申宮南、又東至沙橋站分脊焉、所過水盤哨鋪之南、閒相去
不過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峽南嶺稍下稍上西
南二里、是爲公館、當其頂又西下西上、再從脊嶺西行八里、脊
自西南來至此稍突而北、乃轉而北緣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迫
及前行行李、於是遂出山之西麓、見其西塢大開、於是直下五
里及麓、爲沫滂鋪西、截塢八里、有二石梁東西跨、其下皆涸、而
川水實由之北注、又西二里過大水堰塘、堰稍北、復西十里、抵
西山下、爲小雲南驛、宿、
十七、昧爽飯、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峽隨山之東麓南行、盤入
其西南塢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後破峽南出、卽洱海衛青海子
之流也、是爲練場村、村在水西、渡橋西復沿山而南一里半爲
温泉、其穴西向、待浴婦、經雨時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盤其

山之南塢入有溪自塢東出即水目之流也始見水目山高峙於西湖水西入見其西又大開南北之塢橫截其閒五里抵西山麓有村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後西向上山於是有溪流夾村矣西上踰一嶺二里稍下涉一澗其澗自南而北湖之南上山閒茶花盛開又二里餘爲水目寺余候從其南大路幾踰嶺過樵者轉而東北下半里入玉皇閣又下觀倒影又下過普賢寺有塔由其後上無影庵飯於妙忍老僧靜室暮過觀音閣觀淵公碑乃天開十六年楚州趙祐撰者

又下遇衍孝於靈光寺（過）遂置於寺中樓（衍孝）（欽慧）乃西至舊寺訪無住方在上建新住靜處不值舊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風井

十八住無住處午過徽僧戒月靜室飯下午觀慧然新樓花卉十九晏兩雪無住若留因就火僵臥上午倏開雨雪再飯由山前東北下五里下山過一村北向二里踰一坡又二里過一小海子其北岡上有數家曰酒藥村一里越之乃涉塢循東山北向行五里即青海子之西南厓也遂與小雲南之來大道遇於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八里則南山再突而北瀕於海路或盤之或踰之又五里爲狗村鋪坊名瑞禾館名清華其處北向洱海衛城八里西向白厓城站四十里余從西路四里觀清華洞洞北有路西過嶺此白厓道洞南有塢南過脊此滅渡道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衛城南門顧僕亦至出西門宿

二十、飯而行、猶寒甚、而天復霽、由西門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村、其北有水自西峽出、遂隨之入一里餘、稍陟坡一里餘、有村在澗西曰西平坡、北轉五里渡溪橋、又北上三里爲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巔、飯、下午、從東北下三里、過北溪橋、仍合大路、則循梁幕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村、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踰嶺、又東北下者五里、則溪復自西來、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來與之合、乃涉其交會處、是爲雲賓之界、又東二里爲自北關、已暮、又東二里半渡澗橋之北、又東半里、轉北一里半、爲山岡鋪宿、

二十一、平明、行大塢中北向十里、其西爲賓居、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間、又北三里、有澗自西峽出、隨之北二里、爲火頭基、連西北渡二溪、又北五里、總府莊、又北三里、賓川州在東北上、東倚大山、西臨溪流、然去溪尚里許、其濱溪東岸者、曰大羅城、今行李先去、余草紀西崖上、望川北有岡自東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岡自西界突而東、交錯於塢中、爲州下流之鑰、溪至此、始曲折瀠洄之始、得見其形焉、又北三里半踰東突之岡、則見有村當其北麓、是名紅帽村、溪自東南瀠東突之岡、西轉而瀠於村之前、其前又開大塢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漸轉而西、於是岐分爲二、東北隨流遵大塢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滄衛道、西北從小塢踰嶺者、由江果往雞足道、余初由山岡北望、以爲東界

大山之北巔即雞足而川中之水當西轉出浪滄江至是始知
賓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所云浪滄衛而非瀾滄江也其東界
大山乃自梁王山北轉夾賓川之東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從
小塢西二里踰西界之脊始見雞足在西其高與東界並然東
界猶屏亞與雷應同橫穹半壁云從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橫
亞天南即前洱海衛所望九鼎西高擁之山其上有雪處也至
是又東西橫峙其東又聳幕山所謂梁王山也二山中凹稍低
即松子哨度脊而北處也從巔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東注
於賓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爲江果村在溪北岸其流與
火頭基等時日甫下午前向東洞尚三十五里中無托宿遂止

瀾滄

二十二昧爽由江果村飯溯溪北岸西行其溪從西峽中來
出於雞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東山之流也四里登嶺
而北寒風刺骨幸旭日將出惟恐其遲盤巔而北一里半見巔
北又開東西塢有水從其中自西而東注於賓川大溪即從牛
井街出者此塢名牛井有上下諸村其水自雞足峽中來所謂
盒子孔之下流也於是西向漸下一里半而抵塢中又西一里
過塢中村後有坊曰金牛溢井標勝也土人指溪北岡頭有井
在石穴閒云是昔年牛從井出處也又西二里復踰岡陟峽蓋
其山自南突北瀕溪而止溪東流瀠之一開而爲煉洞再開而
爲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盤峽而上迤邐西北再平再上五

當坑

里、越嶺而復得塢、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廣甸流芳、又一里半復過一村後、此亦煉洞之最東南村也、又北二里、有村夾道有公館在村頭、東北循溪、是爲煉洞之中村、其北二里、復上嶺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煉法龍潭、始知其地有蟄龍、有煉師此煉洞所由名也、又北二里、村聚高懸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即所謂龍潭也、深四五尺、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瀕於塘、土人浣於塘而汲於井、此雞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爲入山之始焉、其村有親迎者、鼓吹填街、余不顧而過、遂西北登嶺五里、有庵當嶺、是爲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爲二、一由嶺直西爲海東道、一循峽直北爲雞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問飯、發筐中無有、蓋爲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峽中出、其峽迴合甚窄、蓋雞足南峽之山所洩餘波也、有橋亭跨兩厓間、越其西、又北上越嶺一里、有哨兵守嶺開、又北一里、中壑稍開、是爲拈花寺、寺東北向、余餒甚、入索飯於僧、隨寺北西轉三里、踰岡之脊、是爲見佛臺、由此西北下一里、又陟一北下之峽、又西踰一北下之脊、始見脊西有塢北墜、塢北始逼雞山之麓、蓋雞山自西北突而東南、塢界其中、至此塢東北峽、路盤其東南支、乃谷之綰會處也、西一里、有坊當道、左跨南山側、知其內有奧異、詢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厓、須東南踰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從大道先向雞山、獨返步尋之、曲折東南上、果一

里、得危厓於松篁之閒、厓閒有洞、洞前有佛宇、問北向爲僧所鎖鑰而去、不得入、乃從其西踰窒徑之棘以入、徧遊洞閣中、又扳其西厓、探閣外之洞、見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從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塢中、渡溪、是爲洗心橋、雞山南峽之水、西自桃花篁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東出峽、東南由煉洞牛井而合於賓川者也、溪北雞山之麓、有村頗盛、北倚於山、是爲沙垣村、此雞山之南麓也、於是始迫雞山、有上無下矣、從村後西循山麓、轉而北入峽中、緣中條而上一里、大坊跨路、爲靈山一會、坊乃按君宋所建者、於是岡兩旁皆澗水冷冷、喬松落落、有北上盤岡二里、有岐、東北者隨峽西北者踰嶺踰嶺者、西峽上二里有瀑布、隨峽者東峽上二里有龍潭、瀑之北、卽爲大覺潭之北、卽爲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見東峽有龍潭坊、遂從之盤磴數十折而上、覺深宵峻險、然不見所謂龍潭也、踰一板橋、見塢北有寺、詢之、知其內爲悉檀、前卽龍潭、今爲墅矣、時余期行李往大覺、遂西三里過西竺龍華、而入宿於大覺、

滇遊記　第九冊

自雞足山過鶴慶府、進入麗江府解脫林、復自解脫林出麗江立塘關、抵麗江府、再至鶴慶、西過大脊、下汝南哨、清水江、山塍唐、劍川州、金華山、羅尤邑、莽歇嶺、馱強江、石鐲山、沙溪、羅木哨、觀音山、出洞鼻、浪穹縣、佛光寨、標楞寺、由浪穹鳳羽山、再出普陀崆中所、鄧川驛、上關、大理府、下關、石門濛澤、橫嶺、永平縣、寶臺山、沙木河、瀾滄鐵橋、水寨、永昌府、冷水箐、枯颿、盤蛇谷、潞江、分水關、龍川江、亂箭哨、騰越州、尖山、固棟、南香甸、界頭、此段在後已卯正月初一番前

二十三、飯於大覺、即東過悉檀、悉檀爲雞山最東叢林、後倚九

上海圖書館藏

重厓、前臨黑龍潭、而前則迴龍兩層環之、先是省中諸君、或稱息潭、或稱雪潭、至是而後知其皆非也、弘辨安仁二師、迎飯於方丈、卽請移館、余以大覺遍周、以足病期晤、於是欲少須之、乃還過大覺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雷點、此中諸大剎、惟此七佛殿、左右兩旁俱鄰禪堂方丈、與大覺悉檀並麗、又稍西半里、爲水月積行二庵、皆其師用周所遺也、

其寺以靜聞骨懸之寺中古梅閒、而入問仙陀純曰何在、則方監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來處遇二僧、欣然以瘞骨亭相訂、及入山、見兩山排闥、東爲水口、而獨無一塔、爲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於何所、弘辨指其處、正在迴龍環顧間、與余意合、飯後、遂東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二十五、自悉檀北上、經無息無我二庵、一里、過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東、一自蘭陀東、俱南向而會於此、爲悉檀西派者也、從二水之中躡坡上二里餘、東爲幻住、今爲寧福寺、西岡爲蘭陀、幻住東水、卽野愚師靜室東峽所下、與九重厓爲界者、幻住西水、卽與艮一蘭陀寺夾塢之水、上自華野靜室發源於念佛堂、而爲獅子林中峽之水也、循東岡幻住傍北向一里而得一靜室、卽天香者、入訊華野廬、小沙彌指在盤厓杳靄閒、當危厓之西、乃從其後躡厓上、穿林轉磴、俱在深翠中、蓋其地無喬

松、惟雜木繽紛而夾路其閒、又一景矣、一里數十曲、東躡岡、即
野愚廬、西緣屋度峽、即莽野廬道、於是西向傍屋橫陟半里、有
一靜室高懸峽中、戶扃莫入、是爲悉檀寺庫頭所結、由其前西
下蘭陀寺、躡其後而上又半里、而得莽野靜室、時知莽野在年
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門亦扃、莫可問、遂從其左上、
又得一靜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詢之、則其師爲蘭宗也、又問沈
翁何在、曰在伊室、問室何扃、曰偶出、當亦不遠、余欲還、以省中
所寄書幣之代致、（畀其後日恐再下無覓處不若留此）又從左峽過珠簾翠壁、躡臺入一室、則影空
所棲者、影空不在、乃從其左橫轉而東一里、入野愚靜室、所謂
大靜室也、有堂三楹橫其前、下臨絕壁、其堂窗櫺疎朗、如浮坐
雲端、可稱爽（幽）室中諸老宿俱在野愚出迎、余入詢、則蘭宗隱空、
及羅漢壁慧心諸淨侶也、是日野愚設供招諸增侶、遂留余飯、
飯後、見余携書篋、因取篋中書各傳觀之、蘭宗獨津津不置、蓋
曾雲遊過吾地而潛心文教者、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羅漢壁、
從念佛堂下過、林翳不知竟乎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龍在盤石
上、入問道從其西南半里踰一突嘴、即所謂望臺也、此支下墜、
即結爲大覺寺者、望臺之西、山勢內遜、下圍成峽、而旃檀林之
靜室倚之、峽西又有脈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爲旃檀嶺、即
西與羅漢壁分界者、是脈下墜、即爲中支、而寂光首傳寺倚之、
前度息陰軒、東轉而盡於大士閣者也、由望臺平行而西、又二

里半而過此巔巔之西石厓漸出高擁於後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雲寺寺乃北京師諸徒所建香火稞眥以慕師而來者多也師所棲眞武閣尚在後厓懸嵌處乃從寺後取道宛轉上半里入閣參叩男女滿中而不見師余見閣東有臺頗幽獨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爲師也拱而待之師即躍而起把臂呼同聲相應相氣相求且詮解之手持二穢未竟且指其胸曰余爲此中忙甚穢二十年未滌方持穢示余而男女聞聲湧至膜拜不休臺小莫容則分凿迭換師與語言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時以道遠余先辭出見厓後有路可躡復扳援其上轉而東得一峽上緣有龕可坐梯險登之復下碧雲庵適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遥雷余住宿主寺者以無被難之蓋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過白雲寺已暮色欲合從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漸平而闊二里過傳首寺暗中不能物色又東南一里餘過敘光一里過大覺又東一里過西竺與大道別行松林閒茫不可見又二里過悉檀前幾從龍潭外下回見燈影乃轉覓祇其門則前十方堂已蚤閉不肯啓叩左側門乃得入宿焉

二十六晨起飯弘辨言今日豎塔心爲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處即可爲靜聞師入塔余甚喜弘辨引路前由龍潭東二里過龍砂內支其腋閉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脉自塔基分派

處中懸而下、先有三塔、皆本無高弟也、最南一塔、卽仙陀純白之師、師本嵩明籍、仙陀純白、向亦中表、皆師之甥、後隨披剃、又爲師弟、師歸西方、在本無之前、本公爲擇地於此、而又自爲之記、余謂辨公乞其南爲靜聞穴、辨公請廣擇之、又有本公塔在巔北、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師爲便、議遂定、靜聞是日入窆、

二十七、余見前路漸豁、而支閉有跡、可躡石而上、遂北上扳陟之屢懸梯(峻)空、從厓石間作猿猴升一里半、則兩厓前突、皆純石撐霄拔壑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標空中、自上凌之、後有一線連脊、又如瓊臺中懸、雙闕並倚也、後卽爲橫亙大脊、披叢莽而上、有大道東西橫山脊、卽東自雞坪關山西上、而達於絕頂者、因昔年造城絕頂、開此以通驢馬、余乃反從其東半里凌重厓而上、然其處上平下嵌、俯瞰莫可及、不若點頭峰之突聳而出、可以一覽全收也、其脊兩旁皆古木深翳、通道於中、有開處下瞰山後、其東北又峙山一圖、如箕南向、所謂摩尼山也、卽此山餘脈所結者、其南北橫拖之支、所謂後趾也、卽南聳而起爲絕頂者、故絕頂自南望之、如展旂西立、羅漢九層之脊、則展旂東立、自此脊望之、則如展旂南立、後趾之脊、則如展旂北立、此一山大勢也、若桃花箐過脊、又在絕頂西南峽中、南起爲香木坪之巔、東亙爲禾字孔之脊、與羅漢壁點頭峰南北峙爲兩界、此

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對山而非雞足矣、若南條老脊、自木香而南走烏龍壩、羅漢壁點頭峰、又其東出之支、非老躲矣、山後即爲羅川地、北至南衙、皆鄧川屬、與賓川以此山脊爲界、故絕頂即屬鄧川、而曹溪華首猶隸賓川焉、若東北之摩尼、則北勝浪滄之所轄、此又以山之東麓雞坪山爲界者也、從脊直北眺雪山、一指豎立天外、若隱若現、此在麗江境內、尚隔一崔慶府於其中、而雪山之東、金沙江實透腋南注、但其處逼夾僅丈餘、不可得而望也、由脊道西行、再降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羅漢壁東旃檀巔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後距北下崔慶道也、交脊而東北下者、此羅川道也、隨脊而西者、絕頂道也、

於是再上再紆而北、又二里餘、而抵絕頂之下、其北厓雪痕瞪、瞪不知何日所積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門、門外隊墜而下者、猶孫梯出銅佛殿道、由北門出、陟後脊轉而西南下者、東身峽出禮佛臺華首門會銅佛殿道、而猶孫梯在東南、由脊上東身峽在西北、由窮中此登頂二險、而從脊來者獨無之、入門即迦葉殿、此舊土主廟基也、舊迦葉殿在山半、歲丁丑、張按君謂絕頂可不奉迦葉、遂捐貲建此、而移土主於殿左、其前之天長閣、則天啓七年海鹽朱按君所建、後有觀風臺、亦閣也、爲天啓初年廣東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寶樓、後又有善雨亭、亦張按君所建、今貌其像於中、後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腳蘧廬殿、亭四圍

語意似含訕諷

築城環之、復四面架樓爲門、南曰雲觀、指雲南縣昔有彩雲之異也、東曰日觀、則泰山日觀之義、北曰雪觀、指麗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觀、則蒼山洱海所在也、張君於萬山絶頂興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銅殿運致之、蓋以和在省城東、而銅乃西方之屬、能剋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謂雞山爲麗府之脉、麗江公亦姓木、忌金剋、將移師雞山、令先殺其首事僧矣、余在黔聞之、謂其說甚謬、麗北雞南、聞雞之脉自麗來、不聞麗自雞來、姓與地各不相涉、何剋之有、及至此而見銅殿具堆積迦葉殿中、止無地以豎、尚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內、天長以後、爲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葉殿、又陝西僧所主、以張梭君同鄉、故沐府亦以銅殿屬之、今兩僧無道氣、不免事事參商、非山門之福也、余一入山、即聞陝西河南二僧名、及梶絕頂將暮、見陝西僧之叔在迦葉殿、遂以行李置之、其姪明孔尚在羅漢壁西來寺、由殿側入天長閣、蓋陝僧以銅殿具支絕迦葉殿後門、毋令從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寶樓下、留余晚供、觀其意殊憤憤、余於是皆腹誹之、還至土主廟中、寒甚、陝僧爇火供果、爲余談其姪明孔前募銅殿事甚悉、今現在西來、可一顧也、余唯唯、

二十八、晨起寒甚、亟披衣從南樓日觀、即錄碑文於天長善雨之閣、指僧有張憲副二碑最長、獨不及

出、已皎然上昇矣、晨餐後

錄、還飯迦葉殿、仍從北門出、門外岡脊之上、多賣漿瀹粉者、脊之西、皆削厓下覆、豈卽向所謂捨身厓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而西下、過一敝閣、乃南下東身峽、巨石雙逝、中瀦成坑、路由中下、兩厓逼束、而下墜甚峻、宛轉峽中、旁無餘地、所謂束身也、下半里得少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從其前多賣香艸者、其艸生於山脊、循捨身厓東南轉、爲曹溪華首之道、繞庵西轉、盤絕壑之上、是爲禮佛臺、太子過玄關、余乃先過禮佛臺、有亭在臺東、亦中圮、臺峙其前、石叢起中懸絕壑之上、北瞰危厓倒插於深壑中、乃絕頂之北盡處也、其下卽爲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窺耳、其東南壑中、則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塢相對者、木香坪也、是臺當絕頂西北隅懸絕處、凌虛倒影、若浮舟之駕壑、爲一山勝處、而亭旣傾敝、不容無憾、臺之北、厓壁倒懸、磴道斬絕、而西厓之瞰壑中者、蓦辮上逝、若蓆斯陛、遙向無路、乃棧木橫厓端、飛虬接翼於層巒之上、遂分蓆而蹈、如入葯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窅其奧窟、正當佛臺之下、乃外石之附內石而成者、上連上逝、裂透兩頭、側身而進、披隙而出、復登南臺之上、仍東過伏虎、循厓傍壁盤其壑頂、仰視龕厓、忽忽欲墮、而孰知卽向所振衣躡履於其上者耶、東南傍厓者一里餘、有室倚厓、曰曹溪寺、以其側有水一泓在龕厓之下、引流墜壑、爲衆派之源、有似宗門法脈也、稍下、路分爲二、正道東南循厓平去、小徑西下危

坡、余視放光在西南壑、便疑從此小徑是、西循之一里餘、轉而北踰一嘴、已盤禮佛臺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東南壑底終無一處、乃從舊路返二里、出循厓正道、過八功德水、於是厓路愈逼仄、線底緣崖絕壁、仰眺祇覺崇崇隆隆、而不見其頂、下瞰祇覺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懸一幅萬仞蒼厓圖、而綴身其閒、不辨身在何際也、東一里、厓勢上飛、高穹如簷覆、環其下、如丹闕形、其內壁立如掩扉、蓋其石齒齒皆墮、而不盡墮之華、餘所謂華首門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幾幾、凡蓋卽絕頂觀海門下危厓也、門之下、倚壁爲亭、兩旁建小磚塔襄之、卽經所稱迦葉受衣入定處、待六十百千歲以付彌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士性憲副詩偈鐫壁開、而倪按君大書石狀奇絕四字、橫鐫而朱丹之、其効顦顇、點面耶、在東身書石狀大奇、在袈裟書石狀又奇、在兜率峽口書石狀始奇、凡四處各換一字、山靈何罪、而受此耶、又三里、直抵厓東盡、石脊下垂、有寺倚其東、是爲銅佛殿、今倫其門曰傳燈寺、蓋卽絕頂東突、由猢孫梯下墜爲此、再下卽迦葉寺、而爲西南支發脉者、寺東向、大路自下而來、抵寺前分兩岐、由其北峽登寺後猢孫梯、爲絕頂前門道、余昨從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厓西轉過華首門上、東身峽、爲絕頂後門道、余茲下所從來者、蓋寺北爲峽、寺西爲厓、寺後猢孫梯由絕頂垂脊而下、乃厓之所東盡、而峽之所南環者也、寺北有石峯

突踞峽中、有庵倚其上、是爲袈裟石、余初不知其爲袈裟石也、望之有異、遂不入銅佛殿而登此石、至則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紋離披、作兩疊痕、而上有員孔、僧指其紋爲迦葉袈裟、指其孔爲迦葉阜錫之跡、即無遺跡、然其處廻厓外繞、墜壑中盤、此石綴厓瞰壑、故自奇也、僧瀹水花爲獻、甚潤枯腸、余時欲下放光聖峯諸寺、而不能忘情於猢孫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乃自然石紋、有疊磴痕可以啣指而痕閒石芒齒齒、着足甚難、脊左瞰、即華首廻厓之上、右瞰、即袈裟墮壑之端、其齒齒之石、華首門乃垂而下、此梯乃錯而上者、然質則同也、上半里、數折而梯盡、仍從峽上、問去頂迴絕、乃返步下梯、由銅佛殿北東下峽中一里、橫盤峽底、有庵當其中、所謂兜率庵也、已半傾、其後即絕頂、與羅漢壁分支前突處、庵前峽復深墜、循庵橫度、由左峽下半里、厓根有窪內嵌、前有巨樹流蔭、軒窪峋居士詩碑、其前峽遂深蟠、路從其上、又分爲兩、循右峽中西南下者、爲迦葉寺聖峯寺西支大道、循左厓下東向行者、爲西來寺碧雲寺羅漢壁閒道、余時西墜西峽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嘗不神飛羅漢壁閒也、下半里爲仰雲亭、在懸峽中、因圮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峽、爲迦葉寺、其門東向、中亦高敞、此古迦葉殿、近因頂有新構、遂稱此爲寺云、入謁尊者、從其前南向循岐而下、其路峻而大雨丐者覆松爲棚、曲折夾道、數十折、一里餘而至會燈寺、寺門南

向入謁而出、東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東趨、其路坦而大、一里爲聖峯寺、寺東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後有傑閣、其勢甚雄拓、閣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閣稱之、從此北瞻西來寺、高級層歷之上、屏霞亞壁、飄渺天半、其景甚異、出寺東隨隴行二里、過白雲寺、又從其右東行一里半、過慧庵、則左右兩溪合於前、而隴盡、遂度其左峽、東過大覺寺、蔬園一里、從息陰後踰中支之脊、從千佛閣前觀街子、街子者、惟臘底集山中、爲朝山之節、昔在石鐘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覺、爲諸寺之中也、由街子東半里、過西竹寺、又二里餘、入悉檀具餐後、知華野乃翁來叩、尚留待寺閒、亟下樓、而沈公至、各道傾慕之意、時已暮、寺中具池湯候浴、遂與四長老及沈公就浴池中、池以磚甃、長丈五、闊八尺、湯深四尺、炊從隔壁釜中、竟日乃就浴者先從池外挽水滌身、然後入池坐水中、浸一時、復出池外擦而滌之、再浸再擦、浸時不一動、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盤浴後、入滇、祇澡於温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二十九、飯於悉檀、同沈翁及體極之姪同遊街子、遍大覺、遍周亦出遊、欲拉與俱、余辭歲朝往祝、蓋以其屆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別去、余食市麵一甌、一里餘、從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見其額爲福寧寺、問道而出、猶不知其幻住也、由其右過峽西北行一里、而入蘭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東樓、艮一師出迎、

問殿前所臥石碑、曰此先師所撰迦葉事跡記也、昔暨華首門亭中、潘按君建絕頂觀風臺、當事者甲之、頂將磨鐫新記、艮一師聞而往止之、得免、以華首路峻不得下、因紆道置此、余欲錄之、其碑兩面鐫、而前半篇在下、艮一指壁閒挂軸曰此即其文、從碑謄寫而出者、余因低懸其軸、以案就錄之、艮一供齋、沈翁亦至、齋後、余度文長不及竟、令顧僕下取臥具、沈翁別去、余訂以明日當往叩、迫暮、錄猶未竟、顧僕以臥具至、遂臥蘭那禪榻、顧僕傳弘辭安仁語曰明日是除夕、幸爾主早返寺、毋令人懸望也、余聞之、爲悽然者久之、

三十日、早起盥櫛而華野至、相見甚慰、同飯於蘭陀、余仍錄碑、完而華野已去、遂由寺脩脊北上、其道較夷、一里轉而東、一里出華野廬前小靜室、又半里而入華野樓、則沈公在而華野未還、沈公爲具餐、華野亦至、遂燕其樓、父子甚樂也、華野懇令顧僕取臥具於蘭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靜室爲分、余從之、遂停寢其樓之北楹、其樓東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兩峯、甚舒而稱、樓前以杪松連皮爲欄、製朴而雅、樓窗疎楞潔淨、度除夜萬峰深處、此一宵、勝人閒千百宵、薄暮凭窓前、瞰星辰燈燈下垂、塢底火光遠近分拏、皆朝山者、徹夜熒然不絕、與瑤池月下又一觀矣、

己卯正月初一、在雞山獅子林華野靜室、是早天氣澄徹、旭日

當前余平明起禮佛而飯乃上陰寧蘭宗二靜室又過野愚靜室野愚已下蘭宗處遂從上徑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爲白雲師禪棲之所獅林開創首處也先是有大力師者苦行清修與蘭宗先結靜其下後白雲結此廬與之同棲乃獅林最中亦最高處其地初無泉以地高不能刳木以引二師積行通神忽一日白雲從龕後龍脊中垂閒攙石得泉其事甚異而莫之傳余入龕見石脊中峙爲厓厓厓左有穴一龕高二尺深廣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簷泉從簷上循簷下注簷內穴頂中空而水不從空處溢簷外厓石峭削而水不從削處墜倒注於簷如貫珠垂玉穴底滙方池一函旁皆菖蒲葦葦白雲折梅花浸其閒清冷映人心目余掬厓得之以爲奇因詢此龍脊中垂非比雨脥何以泉從其隆起處破石而出白雲言昔年剜石得之至今不絕余益奇之後遇蘭宗始徵其祥乃知天神供養之事佛無誑語而昔之所稱卓錫虎跑於此驗矣（涓其徵）龕前編栢爲欄葦翠環繞若短屏迴合階前繡墩草獨高員如壘跏趺其上蒲團綿茵皆不如也龕甚隘前結松欄方供佛禮懺白雲迎余茶點且指示余曰此西尚有二靜室可娛乞少延憩當煮山蔬以待也余從之西過竹閒見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闢者前甃石爲臺勢甚開整佛龕花供皆極精嚴而不見靜主詢之曰白雲庵禮懺者（同）鼓者是余謂此僧甚朴何以有此乃

從其側又上一龕、額曰標月、而門亦扃、乃返過白雲而飯、始知其西之精廬、卽悉檀體極師所結、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飯後又從念佛堂東上躡二龕、其一最高、幾及嶺脊、但其後純厓無路、其前則旋厓層壘、路宛轉循之、就厓成臺、倚樹爲磴、山光懸繞、眞如躡鸞巔而上也、龕前一突石當中、亦環倚爲臺、其龕額曰雪屋、爲程還筆、號二游、昆明人、有才藝、而門亦扃、蓋皆白雲禮懺諸淨侶也、又東稍下、再入野墨愚廬、猶未返、因循其東、扳其東峽、其峽自峰脚狹障不可見、余昔自一衲軒登嶺、從其東扳岩隙直上、惟此未及經行、乃扳險陟之路、漸窮、抵峽中、則東峯石壁峻絕、峽下積壑崩懸、計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從來徑過簾泉翠壁下、再入蘭宗廬知蘭宗與野愚俱在玄明精舍、往從之、玄明者、寂光之裔孫也、其廬新結、與蘭宗東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葦野山樓之上、余先屢過其旁、翠條蕃映、俱不能覺、從蘭宗之徒指點得之、則小閣疎櫺、雲明雪朗、致極清雅、閣名雨花、坐嘯其中、余至共爲清談淪茗、日旣晏、野愚輩乃上採白雲、余乃下憩葦野樓、薄暮蘭宗復來與談山中諸蘭若緣起、併古德遺疏、日暮不能竟、

初二、飯於葦野、朗再過蘭宗、欲竟所徵、而蘭宗不在、愛玄明雨

花閣精潔、再過之、仍淪茗劇談、遂扶笻西一里、過望臺嶺、此嶺在獅林之西、蓋與梅檀嶺爲界者、亦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大覺寺所倚之岡也、自獅林西陟其嶺、卽可望見絕頂西懸、故以望名、與其西一嶺、又夾壑爲塢、諸淨室緣之、層累而下、是爲梅檀嶺、先是雞山淨室、祇分三處、中爲獅子林、西爲羅漢壁、東爲九重厓、而是嶺在獅林漢壁之間、下近於寂光、故寂光諸裔、又開建諸廬、遂繼三而爲四焉、蓋其諸廬在峽間、東爲望嶺、西爲梅檀嶺此嶺又與羅漢壁爲界者、又自嶺脊南向而下、卽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爲中支、蓋羅漢壁之東迴厓、自嶺脊分隕南下、既結寂光、由其前又南度東轉、爲觀音閣、息陰軒、峙爲瀑布東嶺、於是又度脊而南、爲牟尼庵、又前突爲中嶺、若建標於中、而大士閣倚其端、龍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脈絡、皆以茲爲綰轂云、踰望臺西三里、由諸廬上盤壑而西三里、又盤嶺而南、而北轉一里、北厓皆插天盤空、如列霞綃、而西皆所謂羅漢壁也、東自梅檀嶺、西至仰高亭、峽倒插於衆壑之上、當其東垂之摺者、幻空師結廬處也、眞武閣倚壁臨其下、曲徑縱橫、石級層疊、師因分箐爲籬、點石爲臺、就閣而憩焉、其下諸徒闢爲叢林、今名碧雲者也、余前已訪幻空而返、憶其閣間有陳郡侯天工詩未錄、因再過錄之、師復款談甚久、出果餉之、榻閣閣兩旁俱有靜室、旁通、皆其徒所棲、而無路達西來寺路、必仍下碧雲、由山

門西盤厓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脚則陝西僧明空所結庵也今名西來寺北京陝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陝之名幾並重以余品之明空猶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張代巡鳳翮同鄉命其住持絕頂迦葉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銅殿移而畀之故聲譽赫然然在頂而與河南僧不協在西來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婦其識見猶是碧雲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後塵也然其寺後倚絕壁雲幔霞標屏擁天際巍然大觀此爲第一寺西有萬佛閣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厓倚壁深四五尺闊如之瀦水中涵不盈不涸萬峯之上純石之閒匯此一脉固奇但不能如白雲龕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爲神異耳觀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餐但遥引之西峪之上固益知其不如白雲也寺東有三空靜室亦倚絕壁三空與明空俱陝人爲師兄弟然三空頗超脫有道氣留余飯其廬已下午矣自西來寺東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厓逆成洞其中崆峒僧惡以遊騎填駐其中不可攔入深爲悵悵又有峽自頂剖窪而下若雲門劍壁嵌隙於中亦爲偉觀僧取薪於頂俱自此隙投厓下留爲捷徑不能藉爲勝概也既飯復自寺西循厓而去二里厓盡而爲峽即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絕頂經此下並從大道入迦葉寺不及從旁岐東趨羅漢壁然自迦葉迴眺厓端一徑如線痕衆竇如雲蓋心甚異之故此不憚其晚以補所未竟然其上歷盾雖飛嵌空懸皆如

華首之類、無可深入者、乃返、從西來碧雲二寺前、東過梅檀仍入獅林、至白雲龕下、尋玄明精舍、悵入其旁、又得一龕、則翠月師之廬也、悉檀法眷前環疎竹、右結松蓋爲亭、亦蕭雅有致、乃少憩之、遂還宿華野樓、已暮矣

初三晨起、飯荷行李將下悉檀、蘭宗邀來、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過其廬、爲具盒具餐、遍徵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誠過其廬、欲邀留一飯、蘭宗乃輟所炊、同余過念誠、路經珠簾翠壁下、復徙倚久之、蓋蘭宗所結廬之東、有石厓傍峽而起、高數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厓外飛懸垂空灑壁、歷亂縱橫、皆如明珠貫索、余因排簾入嵌壁中、外望蘭宗諸人、如隔霧牽綃、其前樹影花枝、俱飛魂濯魄、極眷映之妙、厓之西畔、有綠苔上翳、若絢綵鋪茵、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點染、非石非嵐、另成幻相者也、厓前山木合沓、瑤枝瓊榦、連幄成陰、襍花成彩、蘭宗指一木曰、此扁樹曾他見乎、蓋古木一株、自根橫臥丈餘、始直聳而起、橫臥處不貟而扁、若側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爲石也、至是循視其端、乃信以爲樹、蓋石借草爲色、木借石爲形、皆非故質矣、東半里、飯於念誠廬、別蘭宗南向下之字曲、行半里、又入義軒廬、義軒大覺之派、新構靜於此、乃獅林之東南極處也、其上爲念誠廬、最上爲大靜室、即野愚所棲、是爲東支華野樓爲西南極處、其上爲玄明精舍、最上爲體極所構新廬、是爲

西支而珠簾之屋當峽之中傍峽者爲蘭宗廬其上爲隱空廬
最上爲念佛堂卽白雲師之廬也是爲中支其閒徑轉屋分綴
一室卽有一室之妙其盤旋迴結各成境正如巨蓮一朵瓣
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無欠缺也從義軒廬又南向之字
下一里餘過天香靜室至天香幻住庵僧也其年九十餘初上覓
莘野廬首過此問道者又南一里過幻住庵其西卽蘭陀寺也
分隴對衡獅林之水界於左右而合於其下焉又南下一里餘
二水始合渡之卽爲大乘庵由澗南東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
復踰澗東南下一里過無我無息二庵其下卽爲小龍潭五華
庵已在悉檀寺右廊之外而岡隴閉隔復踰澗南過迎祥寺乃
東向隨澗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卽前暗中摸索處也其支自蘭
陀南來至迎祥轉而東橫亙於悉檀寺之前東接內突龍砂兜
黑龍潭於內爲悉檀寺第一重案其內則障獅林之水東向龍
潭其外則界梅檀之水合於龍潭下流而脉遂止於此焉於是
又北踰澗半里入悉檀寺與弘辨諸上人相見若幷州故鄉焉也
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獅林時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攜之
上既下則寺前桃亦繽紛前之杏色愈淺而繁後之桃靨更新
而艷五日之閒芳菲乃爾睹春色之來自天地益感浮雲之變
古今也
初四飯於悉檀卽携杖西過迎祥石鐘二寺共二里於石鐘西

竺之前踰澗而南、卽前山所來大道也、余前自報恩寺後渡溪分道、悮循龍潭溪而上、不及過大士閣、出此而行李從此來、顧僕言大士閣後有瀑甚奇、從此下不遠、從之、卽踰脊、其脊甚狹而平、脊南、卽瀑布所下之峽、脊北、卽石橋所下之澗、脊西、自息陰軒來過此、南突而瘦、爲牟尼庵、盡於大士閣者也、脊南、大路循東南循嶺、觀瀑布亭倚之、瀑從西南透峽、玉龍閣跨之、由觀瀑亭對厓、瞰瀑布從玉龍閣下隕、墜厓懸練而墜、深百餘丈、直注峽底、峽逼箐深、俯視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絕頂浮嵐、中懸九天、絕厓隕雪、下嵌九地、兼之霽色澄映、花光浮動、覺此身非復人閒、天台石梁、庶幾又向曇花亭上來也、時神飛玉龍閣、遂不及南下問大士閣之勝、於是仍返脊南、陟循峽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龍、其閣跨瀑布上流、當兩山峽口、乃西支與中支二大距湊泊處、水自羅漢華嚴來、至此隕空下搗、此一閣正如石梁之橫翠鵲橋之飛空、惜無居人、但覺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樓爲楊冷炤師孔所題、與觀瀑亭俱爲蔣賓川爾第所建、有一碑臥樓板、偃臥而錄之、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陰軒、從其左北踰澗、又北半里、入大覺寺、叩遍周老師、師爲無心法嗣、今年屆七衰、德齒兩高、爲山中之耆宿、余前與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獅林遲下、又空手而前、殊覺怏怏、卽留餐於東軒、飡中水由亭沿中射空而上者、沿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錫管、水自管

倒騰空中、其高將三丈、玉痕一縷、自下上噴、隨風飛洒、散作空花、前觀之、甚奇、卽疑雖植沼中、必與沼水無涉、況既能倒影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彼之下從此墜、故此上從此止、其伏機樓當在沼底、非沼之所能爲也、至此問之、果軒左有屋高三丈餘、水從屋墜、以錫管承之、承處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從地中伏行數十丈、始向沼心豎起、其管氣一絲不旁洩、故激發如此耳、雁岩小龍湫下、昔有雙劒泉、其高三尺、但彼則自然石竅、後爲人斫竅、而水不湧起、是洩氣之驗也、余昔候黃石齋於秣陵、亦見洪武門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員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黃類、既飯、錄碑於西軒、軒中山茶盛開、余君急、不及細勘、當亦此物、別遍周西半里過一橋、又北上坡一里、前已見之、至是折一枝、

入寂光寺、寺住持先從遍周東軒同餐、至此未返、余錄碑未竟、暝色將合、携紙已罄、乃返悉檀、又從大覺東一探龍華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詳也、

初五、暫憩悉檀寺、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諸禪侶、以初六日供齋獅林、是日遂不之出、

初六、悉檀四長老、飯後卽約赴沈君齋、沈君亦以獻歲週甲、余乃錄除夕下榻四詩爲祝、仍五里至天香廬側、又躡峻二里而登華野樓、則白雲翠月玄明諸淨侶皆在、進餐後、遂同四長老、遍探林中諸靜室、宛轉翠微閒、天氣清媚、茶花鮮嬌、雲關翠隙、無所不到、先過隱空、爲留盒茗、過蘭宗野愚俱下山、過玄明、

啜茗、傳松實、過白雲、啜茗傳茶實、茶實大如茨實、中有白肉如榛、分兩片而長、入口、有一陣涼味甚異、卽吾地之茗、而此獨可食、聞感通者最佳、不易得也、閱有油者辣口、過體極靜廬、又預備茶盒以待、下午、仍飯於莘野樓、四長老強余騎從西垂下、二里過蘭陀寺西、從其前東轉、仍由幻住前下坡、四里歸悉檀、初七、晨起、大覺遍周令其徒折柬來招、余將赴之、適艮一蘭宗至、又有本寺復吾師自摩尼寺至、復吾窪慶公以庠士爲本無四長老之兄行也、高足、令主摩尼、閱歸本刹、乃有子現在雀庠、野愚師又至、逐共齋本刹、下午、野愚蘭宗由塔盤往大士閣、余赴大覺之招、小食後、腹果甚、逐乘閔往寂光、錄前所未竟碑、仍飯於大覺而返悉檀宿、初八、飯後、四長老候往本無塔院、蓋先期以是日祭掃也、余從之、由寺左龍潭東下一里、又過一東腋水南行半里、則龍砂內支自東而西突、與中支大士閣之峯、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緊、悉檀前後左右諸水俱由此出、路由嶺幽南度、余同弘辨莘野特西探其嶺、隔峽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盡、大士閣倚其下、乃天然鎖鑰也、爲悉檀而設、者也仍還由大路循東嶺而南半里、爲靜聞瘞骨處、乃登拜之、又南一里、則龍砂外支、又自東嶺分突而西、與西支傳衣之峯對、亦夾持於悉檀之前、其勢甚雄、大士閣西瀑布諸水、悉由此而出、此嶺爲一山之龍砂、而在悉檀爲尤近、卽雞足前三距中之東南支也、其脉自絕頂東亞、屏立空中、爲羅漢壁、獅子林點頭峯九重、屋後脊、中支由羅漢壁下隧、

而止於大士閣東支由九重厓東南環爲此嶺若臂之內抱先分一層爲內砂與中支大士閣對又紆此層爲外砂與西支傳衣後峯(對)後其勢自東而西突其度脊少四如馬鞍昔以馬鞍嶺名之余初入雞山抵大覺四顧山勢重重迴合叢林靜室處處中懸無不恰(稱)合獨此處欠一塔爲山中缺陷及至惡檀遙顧此峯尤奇以爲喬得阿育王大現神通於四萬四千中分一靈光於此既晤弘辨問仙陀何在曰在塔盤問塔盤何在則指此正山也時尚未豎塔心不能遙矚自後則瞻顧如對矣人謂雞山前伸三距惟西支長而中東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獨懸於中今外支環拱西支固長然其勢少低蓋虎砂正欲其低也若東支之所謂短者自其環抱卉墜處言之則短自其橫脊後擁處言之則甚長而崇非西支之可並也蓋西支繚繞而卑虎砂也而即以爲前案東支夭矯而尊龍砂也而兼以爲後屏皆天造地設自然之奇擬議所不及者也塔盤當峯頭在馬鞍之中凹之西有大路在馬鞍之開則東南下雞坪關者有岐路在馬鞍之東則東南(北)向本無塔院者時塔盤工作百餘人而峯頭無水其東峯有水甚高以中凹不能西達乃豎木柱數排於凹中架橋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餘架木爲溝橫接松杪昔聞霄漢鵲橋以渡水也今反爲水渡抑更奇矣(大覺則抑之地中以使交通皆所謂倒射此則浮之空中顛倒造化也)由東(四)向循峯則雞山大脊之南盡處也其前復

開大陽分支環抱又城一向可謂靈山面面奇矣共二里登謁本無塔塔甚偉三塔並峙中奉本公舍利左右則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爲塔院有亭有廡而無守者可憩可棲諸淨侶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則享餕焉時同祭者四長老外則白雲復吾沈公及莘野諸後裔俱集若蘭宗良一則本公雁行故不至云祭後仙陀純白又携祭品往祭馬鞍嶺北三塔遂及靜聞下午還過塔盤叩仙陀謝其祭靜聞也

初九晨餐後余卽携杖西行三里過息陰軒軒在中支之脊大覺寺之前案也爲本無師靜室處額爲僉憲馮元成時可所書軒亦有扁息陰軒以本無從笻竹披荊也其前有三岐從左渡澗趨大覺寂光從右渡澗趨傳衣下接待從後直上則分渡右澗或由慧林而上聖峯或陟西支而抵華嚴焉余乃先半里從右渡轉而東上南嶺半里盤其東厓之上卽瀑布之西峯也於是循之南行東瞻中支之大士閣在其下東支之塔盤嶺對其上平行三里乃東轉隨坡下一里則傳衣寺東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庵嘿庵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祔矣八角開祔於嘉靖間爲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卽爲傳衣寺寺基開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坊題曰大機大用禪師之友也又南爲靜雲徹空眞炳所建傳衣禪寺者而八角之名又南有彌陀員通八角三庵皆連附於傳衣寺者而八角之名眞語所建傳衣禪寺基開爽規模宏拓前有大坊題曰竹林清隱乃直指毛堪蘇州毛具茨也所命頗不稱上又一直指大書

所題古松詩、止署曰白岳古松、當坊之前、本大三圍、乃龍鱗非
五鬣也、山閒巨松、皆五鬣、聳榦參天、而老龍鱗頗無大者、遂以
糾拏見奇、榦丈五以上、輒四面橫枝而出、枝大侔於榦、其端又
倒垂斜攫、尾大難掉、榦幾分裂、今築臺擁榦、高六七尺、又植木
支其橫枝、僅免於裂、亦幸矣、由梯登臺、四面橫枝倒懸於外、或
自中躍起、或自顛垂颺、其紛糾翔舞之態、不一而足、與天台翥鳳、其一類耶、坊聯曰、花爲傳心開錦繡、松知護法作虯龍、爲王元
翰聚洲筆、門聯曰、峯影遙看雲蓋結、松濤靜聽海潮生、爲羅汝
芳近溪筆、差可人意、然羅聯濤潮二字連用、不免墨牀之病、何
不以聲字易濤字乎、寺昔爲員信庵、嘉靖閒李中谿元陽爲大
機禪師宏祕成爲寺、其徒印光、孫法界、戒律一如大機、萬曆辛丑
元日燬於火、法界復鼎新建之、視昔有加、先是余過止止庵、一病
僧留飯、坐久之、見其方漸米、乃去、飯於諍雲僧覺心、遂入參寺
中、入其西藏經閣、閣前山茶樹小而花甚盛、爲折兩枝而出、乃
東北下峽中一里、有垣圍一區、濬山爲池、畜金魚於中、結茅龕
於上者、亦傳衣之裔孫也、雲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覺潭影空
心、又東北下半里抵峽底、則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
從瀑上瞰、不見其底、今從峽底涉、亦不見其瀑、峽西有草廬藥
畦、則猶傳衣之蔬圃也、峽中之水、至是如引絲、反不如懸瀑之
勢巨矣、渡澗、乃東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則大士閣之側也、閣倚

罗罩云

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樓、歷級甚峻、後爲閣、飛甍鬱棟、上
供大士、左右各有樓、其製亦敞、乃萬曆丙午直指沈所建、選老
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錄碑閣下、忽一僧慇懃款曲、問
之、乃拙公之徒虛宇也、虛宇又爲蘭宗之派、今拙公沒、虛宇當
事、昨野愚蘭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虛宇一見、惓惓、且留宿、余以
日暮碑長許之、命顧僕返悉檀、余下榻於西樓之奧室、
初十晨起盥櫛、而顧僕至、言弘辨師遣僧往麗江、已啓行、蓋爲余
前茅者、余乃候飯、卽從寺後大道北上、陟中支之脊、有庵踞其
上、曰年尼庵、其前松影桃花、恍有異致、庵後卽觀瀑亭、迴瞰瀑
布、眞有觀不足之意、乃仍溯中支二里、過息陰軒、從其後直西
一里、又南下渡澗西行、已在大覺寺蔬圃之南矣、蓋大覺蔬圃、
當中支之後、中支至是自北東轉、其西有二流交會、卽瀑布之
上流也、一自羅漢壁東南下、一自華嚴東北流二水之交、中夾
一支、其上爲慧林庵、乃西南支東出之旁派、聖峯白雲寺所倚
者也、華嚴之路、又從圃東渡其下流、乃從澗南泝之西上、一里
半、漸踰支脊、其南復有一澗、與西支東走之脊隔、又從其澗北
溯之西上、一里餘、見脊上有塚三四、後有軒樓遺構、與塚俱頹、
此脊乃西支餘派、直送而出、無有環衛、理宜然也、由塚西復下
峽、其峽復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炤寺南發源、東下經華嚴寺北、
至此而與北澗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炤寺北發源、東下經毘盧

寺北、至此而與南澗合、二水之交、中夾一支、爲華嚴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東出之旁派、毘盧祝國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澗有二岐、隨澗西行者、爲祝國毘盧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澗南澗之北西行者、爲華嚴道、余乃登脊瞰南澗行一里、有亭橋橫跨澗上、乃華嚴籍爲下流之鑰也、渡橋始爲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華嚴寺、寺當西南支之脊、東北向九層厓而峙、地廻向異、又山中一勝也、蓋雞山中東二支、及絕頂諸刹、皆東南二向、曾無北拱者、惟此寺回看返炤北大山、諸林刹歷歷倒湧、亦覺改觀、規模亦整、與傳衣伯仲、嘉靖閒、南都古德月堂開建、其徒月輪、以講演名、萬曆初、聖母賜藏、後遭回祿、今雖重建、紺宇依然、而法範寂寥矣、寺東有路、東行山脊、乃直透傳衣者由寺前峽上西行半里、復有亭橋橫跨澗上、卽東橋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橋有亭、山中之所僅見、過橋又陟其北向餘支躡岡半里、旋於岡脊過毘盧寺、寺前爲祝國寺、俱東向踞岡、寺北有澗東下、卽前所涉之北澗也、又由其南屆澗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岡脊、是爲法炤寺、蓋西南支自銅佛殿下南墜、至此東轉、寺當轉摺處、又東抽一支、以爲毘盧祝國之脈、而橫亙於華嚴之前者也、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一、法炤之北、又分一岡相夾、無住庵倚之、卽下爲頹冢之支、是爲西南餘支之第二、屢有路直北踰岡度峽、而橫去、皆向聖峰會燈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從峽中溯之

而上、於是南捨法炤、北遶無住之後峽路漸翳叢箐橫柯、遂成幽闃、然已漸逼絕頂之下矣、時路無行人、隨一桃花箐村氓行一里、北循峽中又一里、北躡隴脊又一里、遂踰脊而下、乃西見木香坪之前山外擁、華首門之絕壁高懸、桃花箐之過腋西環、而此脊上自銅佛殿下抵法炤寺、轉而東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則放光寺所倚也、踰脊、更盤西北盤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華首門下厓矣、其路東自聖峯來、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鄧川州、爲大道、余西隨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其寺南向、後倚絕壁、前臨盤壑、以桃花箐爲右關、以西南首支爲左護、其地雖在三距之外、而實當絕頂之下、發光鍾異、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華首門下瞰之、見其寺沉沉直墜壑底、以爲光從官闌中上騰、乃鼈棲虺伏之窟、及至而猶然在萬壑盤拱之上意、而上眺華首、則一削萬仞、橫拓甚闊、其閒雖有翠紋煙縷若繡痕然、疑無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東連銅佛殿、固自有凌雲之路橫緣於華首之前也、然當身歷華首時、止仰上厓之穹崇、不覺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爲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則雞山雖不乏層厓如華首羅漢九重諸處、其境界固高而雄傑之觀、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爲門、門下石金剛二座、鏤刻甚異、猙獰之狀、恍與煙雲同活、其內爲前樓、樓之前有巨石峙於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構亭於上、其北面

正可仰眺華首而獨爲樓脊所障四壁之中獨翳此絕勝一面不爲無憾寺建於嘉靖閒萬曆初燬而復興李元陽有碑範銅而鐫之然鐫字不能無訛其後更建毘盧閣閣成而神廟賜藏余錄銅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餒時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彌在余畀之青蚨乃爇竹爲炬煮蔬爲供既飯東遵大道一里踰垂支之脊又一里餘盤墜峽之上得分岐焉一過峽直東者爲聖峯路一躡巔北者爲會燈路始爲登頂正道余乃北躡上巔數曲而至於會燈寺寺南向昔爲廓然師靜室今其嗣創爲寺由寺西更轉而北上復數曲一里餘而過迦葉寺寺東向此古迦葉殿也今張按君建迦葉殿於絕頂因改此爲寺由其前北向入峽其峽乃西自絕頂東自羅漢壁兩厓相夾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爲羅李二先生遊處羅爲近溪先生汝芳李爲見羅先生材皆江西人同爲司道遊此又上有亭爲仰高亭中有碑爲萬曆閒按君周懋相所立紀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過此見亭中頹不及錄其文而去故此來先錄之風撼雨厓閒寒凜倍於他處文長字冗手屢爲風所僵錄竟日色西傾望其上兜率庵既前卽前所從下而其東橫緣之路出羅漢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頂頭未了之事非可以餘晷盡也乃返步下仍過迦葉殿前見有岐東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聖峯北者必補處庵也乃取道峽中隨壑下蓋緣脊下經會燈者爲正道隨壑東下補處者爲閒道

下二里過補處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峽澗南遂上坡過聖峰寺寺東向前有大坊由坊外東行里餘岡脊甚狹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東里餘有寺新構當坡之中垂是爲白雲寺余欲窮此支盡處遂東下行南澗之上二里則慧林庵踞坡之盡處緣庵前轉下北澗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澗與南澗乃合於路南其東則大覺蔬圃矣東半里過蔬圃北又東一里過息陰軒南又東一里過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澗又西行中東二支盤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十一飯後覺左足姆指不良爲皮鞋所窘也而復吾亦訂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從之弘辭安仁出其師所著書見示禪宗讚誦老子

玄覽碧雲
山房稿弘辭更以紙帖墨刻相畀本公所勒且言遍周師以青蛱

相贐余作柬謝之甫令顧僕持去而大覺僧復路遇持來余姑納之筍中上午赴復吾招出茶果皆異品有本山參以蜜炙爲脯又有豬兒參頗具人形皆山中產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棗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菌之類雞宗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於木如半蕈形不員而薄脆而不堅黔中謂之八擔柴味不及此此閒石蜜最佳白若凝脂視之有肥膩之色而一種香氣甚異因過安仁齋中觀蘭蘭品最多有雪蘭花白玉蘭花綠最上虎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心中一點如舌外吐最

習齋

易開、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寸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闊共五六分、此家蘭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與吾地無異、而葉更細、香亦清遠、其地亦種牡丹、悉檀無山茶而芍牡丹、元宵前、蓋已大如雞卵矣、

十二、四長老期上九重厓、赴一衲軒供、一衲軒、爲木公所建、守每歲首具供一次、僧歲支寺中栗百石、故以雨不能行、飯後坐齋頭、抵午而霽、乃相拉上厓、始由寺左半里、上弘辨靜室基旁、又西半里、過天柱靜室旁、又北躋一里半、橫陟峽箐、始與一西來路合、遂東盤峽上半里、其北又下墜一峽、大路涉峽而踰東北嶺、乃北下後川、向羅川之道小路板脊西北上、乃九重厓之東道、其路甚峻、卽余前所上者、

第此時陰晴未定、西南望木香坪一帶、積雪崢嶸、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澈、與前之麗日澄空、又轉一光明法界也、一里餘、抵河南師靜室、路過其外、問而知之、雨色復來、余令諸淨侶先上一衲軒、而獨往探祕、師爲河南人、至山、卽棲此廬、而曾未旁出、余前徙九重厓登嶺、不知而過其上、後從獅林、欲橫過野愚東點頭峯下、又不得路、躊躇至今、恰得所懷、比入廬見師、人言其獨棲、而見其一室三侶、人言其不語、而見其條答有敘、人言其不出、而見其把臂入林、亦非塊然者、九層厓靜室得師、可與獅林羅漢壁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軒僧來邀、雨陣大至、既而霽、師爲挽留、稍霽、乃別、躡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橫陟之、遂入一

祠軒、厓中靜主大定拙明輩、皆供餐絡繹、迨暮不休、雨雪時作、

四、長老以騎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從點頭峯下橫盤脊峽、時嵐霧在下、深厓峭壑、茫不可辨、二里、與獅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後、西與大覺塔院隔峽相對矣、至此始勝騎、從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構燈作楊趙州書、

十三、晨起飯、卽以楊趙州書畀顧僕、令往致余、追憶日記於東樓、下午、雲淨天皎、

十四、蚤寒、以東樓背日、余移硯於藏經閣前桃花下、就暄爲記、上午、妙宗師以雞蒙茶果餉、師亦檢藏其處也、是日晴霽如故、迨晚、余忍病嗽、

十五、余以嗽故、臥遲遲、當午而起、日中雲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燈臥、弘辨諸長老邀過西樓觀燈、燈乃閩中圍紗者、佐以柑皮小燈、或掛樹閒、或浮水面、皆有焚焚明星意、樓下採青松毛鋪籍爲茵蓆、去桌跌坐、前各設果盒注茶爲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本堂諸淨侶環坐滿室、而外客與十方諸僧不與焉、余因憶昔年三里龍燈、一靜一鬧、粵南滇西、方之異也、梵宇官衙、寓之異也、惟佳節與旅寓無異爲黯然而起、則殿角明蟾、忽破雲露鬼矣、

十六、晨餐後、復移硯就暄於藏經閣前桃花下、日色時翳、下午、返東樓、嗽猶未已、抵暮、復雲開得月、

十七、作記東樓、雨色時作、

十八濃雲密布、既而開霽、薄暮顧僕返自趙州、

十九、飯後晴霽殊甚、遂携臥具、由悉檀而東越大乘東澗、一里

上脊、卽迎祥寺、從其南上寺後半里、爲石鐘寺、又後爲員通極

樂二庵、極樂之後卽西竺、西竺之後卽龍華、從龍華前西過大

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鐘又一里矣、龍華之北坡上、卽大覺寺、

龍華西臨澗、又有一寺、前與石鐘同東南向、從其後渡澗、卽彼

岸橋下流、卽息陰軒、已爲中麦之脊矣、從軒左北向上、過觀音

閣、爲千佛寺、其前卽昔之街子、正當中脊、今爲墟矣、復北渡澗、

從大覺側西北上、寺僧留入、謝之、仍過澗橋、上有屋、額曰彼岸

同登、其從水望臺嶺東下、界於寂光大覺之間者、龍華至此、又一

里矣、過橋、復躡中支上半里、中脊爲水月庵、脊之東腋爲寂光、

脊之西腋爲首傳、僧靜方、年九十矣、留而未入、由寺右盤一嘴、

東覷一庵、桃花嫣然、松影歷亂、趨之、卽積行庵也、其庵在水月

之西、首傳之北、僧覺融、留飯、後乃從庵左東上、轉而西北登脊、

從中支登脊上二里、有靜室當脊、是曰煙霞室、克心之徒本和

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羅漢壁、由其東盤峽上栴檀嶺、嶺從峽西

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靜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

持寂光、今新構此退休其地、當垂脊之左、東向帶南、又以西支

外禾字孔大山爲虎砂、以點頭峯爲龍砂、龍近而虎遠、又與獅

林之砂異、其東有中和靜室、亦其徒也、克心留余、點茶稠豐、久之別、已下午、遂從右上、小徑峻極、令其徒偕上、半里得西來大道、隨之東上、又半里、陟梅壇嶺脊、而西南行、經煙霞室、漸轉東南、爲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盤一嘴、有一廬在嘴上、余三過、皆鑰門不得入、其下卽白雲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盤突嘴而上、卽慧心靜室、慧心爲幻空徒、始從野愚處會之、前曾過惡檀來叩、故入叩、方禪誦會燈庵、其徒供茶而去、其後卽碧雲寺、不入、從其側又盤嘴兩重二里、北上西來寺、西經印雪樓前、又西循絕壁行一里、爲一眞蘭若、其上覆石平飛、又西半里、厓盡而成峽、其峽卽峯頂與羅漢壁夾持而成者、上自兜率宮、下抵羅李二先生坊、兩壁夾成中溜、路當其中溜之半、厓腳內嵌、前聳巨木、有舊碑刻峭壁詩、乃題羅漢壁者、中橫一岐、由其上陟溜半里、過玄武廟、又半里、過兜率宮、已暮、而宮圮無居人、又上一里、扣銅佛殿、入而棲焉、卽所謂傳燈寺也、前過時、朝山之履相錯、余不及入、茲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啓戶、宿、

二十、晨起、欲錄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錄、遂置行具於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鋪、蓋以登絕頂二道、俱從寺而分、還必從之也、出寺、將北由架梁石上、念猢孫梯前已躡之、登其厓端而下、東身峽向雖從之下、猶未及仰升、茲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覽無偏、乃從寺右循厓西行、遂過華嚴首門而西、厓石上下俱峭甚、路緣其

閒止通一線下瞰則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則峯頂之捨身厓
即其端而莫能竟也共西一里有岐懸厓側余以爲下放光道
又念層厓開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厓側樹根開刳木盛之
是爲八功德水刳木之外無餘地水即飛洒重厓細不能見也
路盡仍上即前西來入大道處有草龕倚厓閒一河南僧習靜
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爲曹溪寺寺止三楹倚
厓門爲無人其水較八功德稍大其後危厓稍前抱如玦余扳
石直躋厓下東望左厓前抱處忽離立成峯員若卓錐而北並
厓頂若即若離移步他轉即爲厓頂所掩不可辨惟此處則可
盡其離裏之妙而惜乎舊曾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蓋雞山
無拔地之峯此一見眞如閃影也又西半里餘過東身峽下轉
而南過伏虎庵又南過禮佛庵共一里再登禮佛臺臺南懸桃
花箐過脉之上正與木香坪夾箐相對西俯桃花箐東俯放光
寺如在重淵之下余從臺端隊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復有聲
石攢隙成臺其下皆危厓萬仞棧木以通即所謂太子過玄關
也過棧即臺後禮佛龕昔由棧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棧其憑眺
雖同然前則香客駢趾今則諸庵俱倘寂無一人覺身與灝靈
同其游衍也棧西沿厓端北轉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逐過桃
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窮乃樵徑也仍返過伏虎庵由東身厓上
峽勢逼束半里透其上是爲文殊堂始聞有老僧持誦聲路由

其前躡脊、乃余前東自頂來者、見其後有小徑、亦躡脊西去、余從之、蓋文殊堂脊處、乃脊之凹、從東復聳而起者、卽絕頂之造而爲城者也、從西復聳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叢木蒙葺、雪痕連亙、遂造其極、蓋其山自桃花箐北渡、卽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二十里、而盡於大石頭、所謂後距也、其橫亙而東者、至文殊堂後少遜而中伏、又東而復起爲絕頂、又東而稍下、遂爲羅漢壁、栴檀巔、獅子林以後之脊、又東而突爲點頭峰、環爲九重厓之脊、皆迤邐如屏、於是捋尾而南轉、隆爲塔基馬鞍巔、則雞山之門戶矣、垂脊而東、直下爲雞坪關、則雞山之脛足矣、故設山北之水、北向而出於大石東、山西之水、其南發於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橋西發於河底橋者、由南北衙、皆環會於大石之下、東環牟尼山之北、與賓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龍大脈、自麗江之西界、東走爲文筆峯、是爲劍川麗江界、抵麗東南丘塘關、南轉爲朝霞洞、是爲劍川雀慶界、又直南而抵腰龍洞山、是爲雀慶鄧川州界、又南過西山灣、抵西洱海之北、轉而東、是爲鄧川太和界、抵海東隅、於是正支則遵海而南、爲青山太和賓川州界、又東南峙爲烏龍壩山、爲趙州小雲南界、遂東度爲九鼎、又南抵於清華洞、又東度而達於水目焉、分支由海東隅北峙、爲木香坪之山、從桃花塢北度、是爲賓川鄧州界、是雞足雖附於大支、而猶正脊也、登此

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見、惟西北有山一帶自北而南者、雪痕皚皚、卽腰龍洞南北衙西荷之山也、其下麥畦浮翠、直逼雞山之麓、是爲羅川、若一琵琶蟠據、雖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襲人衣、四顧他麓、皆平楚蒼蒼也、西南洱海、是日獨滴蕩如浮盌在掌、蓋前日見雪山而不見海、今見海而不見雪山、所謂陰晴衆壑殊、出沒之不可定如此、此峯之西盡處也、東還一里、過文殊堂後脊、於是脊南皆危厓凌空、所謂捨身厓也、愈東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卽東身峽、東抵曹溪後東峯、向躋其下、今臨其上、東峯一片、自厓底並立而上、相距丈餘、而中有一脈聯屬、若拇指然、可墜四上、其巔也、余扳躡從之、顧僕不能至、時罡風橫厲、欲捲人擲向空去、余手粘足踞、幸不爲捨身者幾希矣、又共一里入頂城門、實西門也、入多寶樓、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菜豆粥並蘇鹽爲餉、余再錄善雨堂中未錄之碑、下午、其徒復引余觀其師退休靜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卽前所登西峯之北坳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當北垂之脈、室三楹、北向環拱亦稱、蓋雞山迴合之妙、俱其南、當山北者僅有此、亦幽峻之奧區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連、匯水不多、亦不竭、頂城所供、皆取給焉、還抵城北、竟從城外趨南門、竟不及入迦葉殿、由門前東向懸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東向、額曰萬山拱勝、而戶亦扃、由其前下墜、級甚峻、將抵猢孫梯、過一人、乃悉檀僧、令來候

余者、以麗江有使来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銅佛殿、余初擬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過碧雲寺前、直下五里、過白雲寺北、由寺北渡一小澗、又東五里過首傳寺後、時已昏黑、又三里過寂光寺西、候者腰閉出一石如栗、擊火附艾、拾枯枝燃之、遵中支三里、叩息軒(陰)門、出火炬為導、又一里餘、踰瀑布東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弘辨師引麗府通事見、以生白公招東來致相與期遲一日行、

二十一、余約東行李、為行計、通事由九重厓為山頂遊、將午、復吾邀題七松冊子、弘辨又磨石、令其徒雞仙書靜聞碑、

二十二、晨餐後、弘辨具騎候行、余力辭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擔輕裝從、而重者姑寄寺中、擬復從此返也、十里過聖峯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過放光寺、入録其藏經聖諭、僧留茶不暇啜而出、問所謂盤陀石靜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厓之下、仰視寺後層厓、矼華首上下合而為一、所謂九重厓者、必指此而名、開山後人但知為華首、覓九重故迹而不可得、始以點頭峯左者當之、誰謂陵谷無易位哉、由寺西一里餘、始躡幽而上、又一里餘、其工甚峻、乃踰脊、脊南北相屬、東西分坑、下墜、所謂桃花箐也、脊有兩坊、俱標為賓鄧分界、其處陟歷已高、向自禮佛臺眺之、直(似)自重淵之底云、由箐西隨箐下二里、有葉舍夾道為歲底朝山賣漿者所托處、今則寂然為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

爲鄧川州道、直西者爲羅川道、乃通麗江者、遵之逶迤下二里、
有庵當路北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連有二澗、俱自東
而西注、卽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橋跨之、連越橋南、始循南
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聖寺、寺西向、乃從其前
踰脊而南下、又值一澗、亦西流、隨之半里、澗與前渡二橋之流、
俱轉峽北去、路乃西半里踰南山北突之坳、坳西其坡始西懸
而下、路遵之四里、有村在南山塢閒、是爲白沙嘴、隨嘴又西下
二里、忽下見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貫之、有梁東西跨其上、乃墜
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謂和光橋也、雞山西麓、至此而止、其
水自南洱海東青山北谷來、至此頗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於大
石頭者也、麗府生白公建悉檀之餘、復建此梁、置屋數楹跨其
上、遂就而飯焉、橋之西、有小徑自北而南、溯流循峽者、乃浪滄
徼通大理道、與大道十字交、大道隨流少北、卽西上嶺盤旋而
上、或峻或夷、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爲羅武城、
其處塢始大開、自此山之西、開東西大塢、直至千戶營、塢分爲
二、始轉爲南北塢、皆所謂羅川也、向自山頂西望、翠色龍衣人者、
卽此、皆麥與蠶豆也、羅武無城、一小村耳、溪北有溪、西自千戶
營來、卽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東北墜峽、合和光橋下流、而東
北經大石頭者也、於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村在溪北山
下、曰百戶營、又西五里、有村在溪北縣岡上、曰千戶營、營之西、

有山西自大山分支東南下、突於塢中、塢遂中分、當山之西南者、其塢迴盤、其水小、爲西山灣、新廠在其東南、而路出其西北、當山之東北者、其塢遙遠、其水大、爲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其西北、而路則由山之西南、逾坳以入、於是從千戶營溪南轉入南塢、一里餘至新廠、皆煎銀者、又北一里餘抵分界山之陽、渡一小瀧、循山陽西北行三里北踰坳、於是稍下、稍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東又成南北大塢、卽千戶營之上流也、北一里、有村倚西山之坡、是爲中所屯、乃鄧川窪慶分界處、悉檀寺莊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傳諭之、故守僧不拒云、

二十三、晨飯於悉檀莊、天色作陰、乃東下塢中、隨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岡自西山橫突而東、乃躡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爲南衙道、腰龍洞在焉、北向踰坳者、爲北衙道、窪慶之大道隨之、地名大道托宿處、余先是聞腰龍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從大道行、期會於松檜、余同顧僕策杖携傘、遂分道從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轉而南、復有岐緣南箐而去、余惑之、候驅驢馬者至、問之、曰此往雞鳴寺者、問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夾厓開者是、然此岐陡不可行、忽一人後至、曰此亦奇勝、卽此從夾踰南坳、亦達南衙、余亦往南衙者、大路從此西踰嶺下約十里、余問南岐何路、曰由岐南行里許、轉入夾厓下、扳厓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厓端與此路由岬坳者同也、余聞之、甚喜、曰此可兼收也、謝其人、遂

垂下、外插厓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門、穿門、即由峽中上躋、亦猶雞山之東身焉、登峽上、則上厓岈然横列、若洞若龕、若樓若棧者駢峙焉、洞皆不甚深、僧依之爲殿、左爲眞武閣、又左爲觀音龕、皆東北向、下危壁殿閣之間、又垂厓兩重、俱若象鼻、下插厓底、而中通若門、有僧兩人、皆各踞一龕、見客至、胡麻方熟、輒邀同飯、余爲再啜兩盂、見龕後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跋而躡之、復有洞懸其上層、中空而旁通小穴、厓之左右、由夾中升巔、即南峪道、而厓懸不通、復下由穴門出、即轉厓左而西南上、仰見上厓、復懸亞而中岈然、有岐細若蟲跡、扳條從之、又得一大穴、其門亦東北向、前稅石爲臺、樹坊爲門、曰青蓮界、其左

藥竈碑板俱存、而無字無人、棘籬旁翳、無可問爲何人未竟之業、其右復有象鼻外垂之門、透而南、復有懸綃高捲之障、障之右、上厓有洞巍張、下厓即二僧結庵之處、然磴絕俱莫可通、乃仍由青蓮界出東夾、再上半里、而厓窮夾盡、山半坪開、又有泉自南峪東出、由坪而墜於厓之右、又分而交潴坪塍、墜於厓之左、厓當其中、瀦靈滌竅、遂成其幻、由坪上湖流半里、北向入峽、峽中之流、傾湧南向、溯之一里、溜形不改、而有巨石當其中、石之下、則湧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礫石堆溜、絕無水痕、又溯枯溜北行半里、路窮茅翳、蓋其溯自西峽來、路當北去也、乃東向躡巔、扳厓履棘又半里、得南來路、遂隨之北半里、西陟一塢、復升隴

而西有岐入西南峽中者頗小其直北下隴者頗大余心知直北者爲南衙道疑腰龍洞在西南峽中遂望峽行半里不得路遙聽西北山巔有人語聲乃竭蹶扳嶺上一里得東來道又一里得驅犢者問之則此路乃西向踰脊抵焦石峒者問腰龍洞何在曰卽在此支嶺之北然嶺北無路須隨路仍東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蓋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爲焦石峒脊之東一支東突其北腋中則腰龍洞所在南腋中卽此路也余乃悵然遂隨路返東下一里乃轉而東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南衙之村不甚大倚西山而東臨大塢其塢北自北衙南抵中坳其中甚寬蓋此中大塢凡三曲凡三關最北者爲北塢塢南北亞以坳東隘爲峽口其南卽中屯所塢亦南北亞以江陰村爲峽口其南卽千戶營百戶營塢塢東西亞以羅武村爲峽口總一溪所貫皆謂之羅川云由南衙之後西南上山磴道甚闢一里半有亭有室當山之半其旁桃李燁然亭後躡級而上有寺門榜曰金龍寺門內有樓當洞門其樓前臨平川後瞰洞甚勝也樓後卽爲洞門洞門與樓俱東向其門懸嵌而下極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崆峒南與北漸環而轉惟東面可累級下下五丈一石突起當洞之中西聳而東削甃以爲臺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東向屢級架木橋以登西瞰洞底則潴水環其下沉紺映碧光怪甚異亟由橋

返級穿橋下、緣臺左西降十餘丈而後及水、水西嵌厓腳、西面約闊三丈、南北二面漸抱而縮、然三面皆絕壁環之、無有旁竇、水渟涵其閒、儼若月牙之抱鼈也、水中深淺不一、而澄澈之極、煥若映彩、極似安寧溫泉、淺者浮綠、深者沉碧、掬而嘗之、甘冷異常、其洞初名金龍、後以其在山之半、改名爲腰龍洞、神龍之宮也、洞口如仰盂、下員如城、水澦三面如玦、石脊中盤如垂舌、其異於石城者、石城旁通無極、而此則一水中涵、蓄其光瑩中之異、又非他水之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樓、則前楹後軒、位置俱備、而僧人他出、扃鑰不施、仍一里餘下南衙、問松檜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蹙而趨由南衙後傍西山而北二里、是爲北衙、有神廟當北衙之南、門東向、其後大脊之上、駢厓直廳夾、有小水出其中、廟之北、有公館市舍、夾道甚盛、折而東共半里、而市舍始盡、蓋與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銀礦之廠、獨以衙稱者、想其地爲盛也、東與南來大道合、復北行一里餘、市舍復夾道、蓋烹煉開爐之處也、過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餘而及其底、始知南北兩衙、猶山半之塢也、其峽既深、有巨澗流其閒、自南而南、是爲河底、蓋即羅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峽來入、其派頗小、置木橋於上、越之、又北有石梁跨巨澗、澗中有巨石、梁東西兩跨之、就其中爲閣以供白衣大士、越橋之東、溯澗北向上、危厓倚道、盤級而登、右厓左澗、下嵌深淵、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澗墅

山頭亦有石梁渡之梁北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予入亭飯一僧以新瀹茶獻曰適通事與擔者久待於此前途路遙托言速去蓋此殿亦麗江所構以施茶者故余亟飯行竟忘其地爲熱水橋而殿前所流即熱水也既從其側又過一石梁梁跨山頭與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墜巨澗過梁從中脊北向而行東西俱有巨山夾之蓋西界大山自崔慶南來至七坪老與魯擺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爲名焉中脊與魯擺老脊夾成西峽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蓋源於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東亦盤爲中窪之岩脊懸西峽東窪之中狂風西來欲捲人去又三里乃西北上嶺一里又躡嶺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塢中是爲七坪即中界所度之脊與西界大山夾而成此坪爲河底之最高處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爲度脊隘口脊南有兩三家當道脊西有村落倚山桃李燦然時日已下舂尚去柏檜二十里亟踰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東界亦漸夾而成窪窪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窞路循東脊行又數里有數家之村當北峽之口曰金井村始悟前之下窞累累者皆所稱金井者耶臨口桃花夾村嫣然若笑由村北東向下坡一里漸東乃東行嶺脊脊左右漸夾而成塢由脊行三里復

由脊北墜坑東下一里抵其麓、於是塢乃大開、有三楹當麓之東、亦麓龕也、由其前東向徑平塢而馳、望東峯南北高聳者、日光倒映其尖、丹葩一點、若菡萏之擎空也、蓋西山屏亞甚高、東峯樵眷而起、日啣西山、反照東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尚映而成流丹、丹者得碧者環簇其下、愈覺鮮妍、世傳崔慶有石寶之異、西映爲朝霞、東映爲返照、即此意也、東馳二里、過數家之舍、又東一里、漸墜壑成澗、向東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隴、又一里、有公館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西村落、知其爲松檜矣、而猶未知其居停何處也、又北半里、擔者倚閭門而呼、乃入之已就晦矣、其家何姓、江右人、其先爲監廠委官、遂留居此、

二十四、昧爽飯於松檜、北向入山峽、松檜之南、山盤大壑而無水、溝澗之形、似亦東南去、松檜之北、山復旋夾爲塢、小水猶南行、五里登坂、爲波羅莊山、從此自西大山度脊而東、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塢村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爲山莊、於是北下、隨小溪北行、五里開村廬錯出、桃杏繽紛、已而直抵北山下、有村倚南山者、是爲三莊河底村、村北有溪自西而東、其水一自三莊西谷來、一自河底村南谷來、皆細流、一自西北大山夾中來、俱合於河底村北東流而去、有亭橋跨之、橋北即龍珠山之南麓矣、龍珠山、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東分支東亞、直接東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即老龍之脊、皆自北

而南、其北之東大山、卽峯頂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夾成大塢、
共之江、亦自麗江南下、瀠雀城之東而南、至此爲龍珠所截、水
無從出、於是自峰頂之麓、隨龍珠西轉、搜得龍珠骨節之穴、遂
搗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掘乡
雀川一帶、俱水滙成海、無所通洩、乃發願攜錫杖念珠下山、意
欲通之路、遇一婦人、手持瓢、問師何往、師對以故婦人曰、汝願
雖宏、恐功力猶未、試以此瓢擲水中、汎汎而去、已而果不獲通、復還峯頂、以
力也、師未信、携瓢棄水中、汎汎而去、已而果不獲通、復還峯頂、以
修二十年、以瓢擲水、隨擲隨獲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隨珠所至、
用杖戳之、無不應手通者、適得穴一百零八、隨珠數也、今土人
感師神力、立寺衆穴之上、以報德焉、○統志作掘乡土人作摩伽陀、衆水於山腹合而爲一、同泄
於龍珠之東南麓、大路通河底橋、卽踰龍珠而北、與出入諸水
洞皆不相值、以其俱在其東也、余乃欲從橋北隨流東下、就小
徑窮所出洞、令通事及擔者從大路往、擔者曰、小徑難覓、不若
同行、蓋其家在水洞北、亦便於此也、余益喜、遂回東向、隨溪行
龍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夾溪
皆有居者、又東半里、楓密河東南瀉峽去、路東北踰龍珠支嶺、
兩下兩上、東北盤嶺共四里、其路漸上、俯瞰東南深峽中、有水
破峽奔決、卽合衍出峽之水也、其水南奔峽底、與楓密之水合、
而東南經峯頂山之南峽以出、下金江大沙然行處甚高、水穴
在重厓下出、俯視不見其穴、令通事及擔者坐待道旁、余與顧
僕隆窿東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躑躅草石間、轉向東箐半里、又
南迂半里、始下至硼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則巨石磊

落、堆豐硼中、水從石隙迸溢交湧、止見水與石爭隙、不見有餘穴、余坐巨石上、見雪躍雷轟交於四旁、而不知其所從來也、久之、復從舊道一里餘迂上、既近、復扳石亂躍又半里、登大道、遂東北上半里轉一峽、見後有呼者、乃通事與擔夫也、於是北半里上攢石閧、北過脊、始北望兩山排闥、一塢中盤、樣共江絡其東、又一小水緯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見、其兩山之北、夾而遥接於東北隅者、是爲麗府丘塘關所踞、樣共水所從出也、乃北下山一里餘而及其麓、有寺懸麓閧、寺門北向、其下即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問水先見一穴、乃西來小流所入、其東又有乎土又餘隔之、東來之樣共江、屢經穴而屢分隊、至是亦遂窮、然則所謂一百八穴者俱在東也、余因越水北東向溯其流見其從厓下過一穴、輒旋穴下灌、如隊壑口、其聲鳴鳴、每穴遠者又餘、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復上寺前、乃北下渡西來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村當平岡之閧、是曰甸尾村、擔者之家在焉、入而飯於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餘、而入南來大道、即河底橋北上踰嶺者、於是循西山又北五里、是爲長康舖坊、有河流自西南峽來、巨石橋跨之、有碑在橋南、稱爲崔川橋、蓋崔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橋獨擅之、亦以其冠一川也、有岐在橋北、溯流西南爲大理府大道、故於此設舖焉、過橋不半里、爲長康關、有廬舍夾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村落散布、廬

舍甚整、桃花流水、環錯其閒、其西卽爲朝霞寺、峯正東與石寶山對、於是路轉東北、又八里餘而入鶴慶南門、城不甚高、門內文廟宏整、土人言其廟甲於滇中、亦麗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東北行半里、稍東爲郡治、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樓、卽新城之北門也、其北爲舊城、守禦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舊城北門、稍西曲而北一里、復東曲而北四里、爲演武場、在路東、從其西又北五里過一村、又五里爲大板橋、橋下水頗大、而瀦乃自西而東下、樣共江者、時所行路、當甸塢之中、東山下江隨汾之、西山下村廬倚之、自此橋之北、莽路石皆齒齒、如編卻管之半、礫趾難措、又北六里、爲小板橋、橋小於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勢似急、又北七里爲甸頭村之新屯、居落頗盛、稍轉而東、有王貢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貢士、今爲四川訓導、其孫爲予言其西北山半有清玄洞甚妙、下有出水龍潭、又北有龍潭、若汾西山行、卽可盡觀、是日欲抵馮密宿、以日暮、遂止於此云、

二十五、昧爽飯而行、北二里爲馮密村、村廬亦盛、甸頭之村止此矣、蓋西北有高岡一支、垂而東南下、直逼東山文筆峯下、江流亦曲而東、高岡分支處、其腋中有黑龍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高岡之南而東注、樣共江、崔慶麗江以入而通事苦請俟回駕、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視事、過此又靜攝不卽出、余乃隨之行、卽北上岡四里、有路橫斜而成乂字交、是此爲界云、馮密之西、有佛宇高擁厓畔、卽清玄洞也、余望之欲

爲三岔黃泥岡、其西南脈中松連箐隧、卽黑龍所托也、於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而東北之山、漸有一二小村倚其下、而岡脊則一望皆茅云、又北一里爲哨房、四五家當岡而踞、已爲麗江所轄矣、又北行岡上八里而下、其東北塢盤水曲、田疇環焉、下一里、有西山（繫倚）、路當其前、是爲七和南村、又北二里有房如宮舍而整、是爲七和之查稅所、商貨出入者俱稅於此、七和北又有大宅新構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盤一支嶺而北、七里乃漸轉西北、始望見丘塘關在北山上、而樣共之江、已嵌深壑中、不得見矣、於是路北有石山橫起、其麓纍纍、雖不高、與大山夾而成峽、遂從峽閒西北上、一里踰其東度之脊、又西北二里餘、乃北下乾壑橫陟之半里、復北上一岡、西北行岡上半里、又北半里、渡一小橋、半里乃北上山、其山當西大支、自西東來、至此又橫疊一峯、其正支轉而南下、其餘支東下而橫亙、直逼東山、扼麗江南北山之流、破東山之峽而出爲樣共江、此江山眞麗之鎖鑰也、麗江設關於嶺脊、以嚴出入、又置塔於東垂、以鎮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東、由塔側上小道、則躡厓直北登、余從其小者、皆峻石纍垂鋒稜峭削、空懸屈曲、一上者二里、始與東來大道合、則山之脊矣、有室三楹、東南向而踞之中闢爲門、前列二獅、守者數家居其內、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遠方來者必止、閽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諸

州守從天朝選至皆駐省中無有入此門者卽詔命之至亦俱
出迎於此無有得竟達巡方使與查盤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
奉迎故得直入入關隨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復登坡
而北一里稍東北下山又東北橫度坡閒者二里始轉而北二
里過木家院東又北二里度一小橋則土岡一支西南自大山
之脊分岡環而東北直抵東山之麓以扼樣共江上流由岡南
陟其上是爲東員里北行巔頭西南瞻大脊東南瞰溪流皆在
數里之外六里乃下隴北平疇大闢夾塢縱橫岡下卽有一小
水西自文筆峯環塢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橋過橋有
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於是西北行平疇閒矣北瞻雪
山在重塢之外雪幕其頂雲氣蠻勃未睹晶瑩西瞻烏龍在大
壑之南尖峭獨拔爲大脊之宗郡中取以爲文筆者也路北一
塢窈窕東北入是爲東塢中有水南下萬字橋水西北來會之
與三生橋下水同出丘塘(東)者也共五里有柳徑抱聳立田閒爲
土人送行折柳之所路北卽萬字橋水瀠流而東水北卽象眠
山至此南盡又西二里歷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廬駢集縈坡帶
谷是爲麗江郡所托矣於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稅駕
於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蓋麗江土著官姓爲木民姓爲和更
無別姓者其子卽迎予之入其父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積
番貨爲業坐余樓上獻酪爲禮余不便沾唇也時纔過午通事
卽往復命余處其家待之東橋之西共一里爲西橋卽萬字橋

也俗又謂之玉河橋象鼻水從橋南下合中海之水而東泄於
東橋蓋象鼻之水土人名爲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凡立與象
眠南盡處夾溪中峙其後卽闢爲北塢小山當塢若中門之標
前臨橫壑象鼻之水夾其東中海之流經其西後倚雪山前拱
文筆而是山中處獨小郡治踞其南東向臨玉河麗江諸宅多
氣也後慕山頂而上所謂黃峯也俗又稱爲天生寨木氏居此二
千載宮室之麗擬於王者蓋大兵臨則殷士臣服師還則夜郎
自雄故世代無大兵燹且產鑛獨盛宜其富冠諸土郡云

二十六晨飯於小樓通事父言木公聞余至甚喜卽命以明晨
往解脫林候見傳諭諸從者備七日糧以從蓋將爲七日款也

二十七微雨坐通事小樓追錄前記其地杏花始殘桃猶初放
蓋愈北而寒也

二十八通事言木公命解駕午後向解脫林解脫林在北塢西山
支本郡諸之半蓋雪山南下之
刹之冠也

二十九晨起具飯甚早過西橋由郡
治前北上挾黃峯東麓而北中北塢而行五里東瞻象眠山始
與玉河上流別又五里過一枯溝石橋西瞻中海柳岸瀠波有
大聚落臨其上是爲十和院其後卽十和山雪
道北去者爲白沙院路西北度橋者爲解脫林路橋下溝頗深
而無滴瀝既度橋循西山而行五里爲厓腳院其處居廬交集

屋角俱插小雙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溯自西山峽中下、木梁跨其上、度橋西北陟嶺、爲忠甸大道、由橋南溯溪西上嶺者、即解脫林道、乃由橋南西向躡嶺、嶺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峽半里、則寺倚西山上、其門東向、前分一支爲案、即所謂解脫林也、寺南岡上、有別墅一區、近附寺後、木公憩止其閒焉、通事者引余至其門、有大把事二人來揖、俱姓和、一主文、嘗入都上疏、曾見陳芝臺者、一主武、其體幹甚長壯而面黑、眞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門迎入其內室、交揖而致慇懃、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極重禮也、敘談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廳事門、令通事引入解脫林窩藏經閣之右廂、寺僧之住持者爲滇人、頗能體主人意款客焉、

二月初一、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鍮十兩來餽、下午、設宴緞、銀盃二兩、綠綢紗一疋、大餚八十品、羅列甚遥、不能辨其孰爲異味也、抵暮乃散、

初二、乃入其所棲林南靜室、相迎設座如前、既別、仍還解脫林、昨陪宴許君來、以白鍮易所餽綠綢紗去、下午、又命大把事來求作所輯雲遊淡墨序、

初三、余以敘稿送進、復令大把事來謝、所餽酒果、有白蒲萄、龍眼荔枝、諸貴品、酥餅油線、細若髮絲中纏松萬縷、合揉爲一、以細子肉爲片、甚鬆脆、髮糖、白糖爲絲、細麵勒之、合而不膩、諸奇點、

初四、有雞足僧以省中録就雲遒淡墨繳納木公、木公卽令大把事傳示、求爲較正、其所書洪武體甚整、而訛字極多、既舛落無序、而重疊顚倒者又甚、余略爲標正、且言是書宜分門編類、庶無錯出之病、晩乃以書繳入、

初五、復令大把事來致謝、言明日有祭丁之擧、不得留此盤桓、特令大把事一人聽候、求再停數日、煩將淡墨分門標類如余前所言、余從之、以書入謝、且求往忠甸觀所鑄三丈六銅像、既午、木公去、以書答余、言忠甸皆古宗路、多盜不可行、蓋大把事從中沮之、恐覘其境也、是日傳致油酥麵餅甚巨而多、一日不能盡一枚也、

初六、余留解脫林校書、木公雖去、猶時遣人餽酒果、有生雞大如鵝、通體皆油色黃而體員、蓋肥之極也、余愛之、令顧僕酬爲臘雞、

解脫林倚白沙塢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後山之北、連擁與東界翠屛象眠諸山夾白沙爲黃峯後塢者也、寺當山半東向、以翠屛爲案、乃麗江之首刹、卽玉龍寺之在雪山者不及也、寺門廡階級皆極整、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飾莊嚴、壁宇倩潔、皆他處所無、正殿之後、層臺高拱、上建法雲閣、八角層甍、極其宏麗、內置萬曆時所賜藏經、焉閣前有兩廡、余寓南廡中、兩廡之外、南有員殿、以茅爲頂、而中實磚盤、佛像乃

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緻中止一像而無旁引甚得清淨之意
其前卽齋堂香積也北亦有員閣一座而上格層窓閣前有樓
三楹雕窗文檻俱飾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處扃而不開其前
卽設宴之所也其靜室在寺右上坡門亦東向有堂三重皆不
甚宏敞四面環垣亦僅及肩然喬松連幄頗饒煙霞之氣聞此
以上有拱壽臺獅子座以迎於校讎俱不及登
初七校類分標分其門爲八以大把事候久余不安乃連宵篝燈
丙夜始寢是晚旣畢仍作書付大把事言校核已完聞有古岡
之勝不識導使一遊否古岡者一名獼猴在郡東北十餘日程
其山有數洞中透內貯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異常自生
光彩池上有三峯中峙獨凝雪瑩白此閒雪山所不及也木公
屢欲一至其地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數年乃得至圖其
形以歸今在解脫林後軒之壁北與法雲閣相對余按圖知之
且詢之主僧純一言其處眞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絕粒休糧
其爲首者有神異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頓坡成窪年甚少而前
知木公未至時皆先與諸土人言有貴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
故余神往而思一至也
初八昧爽大把事齎冊書馳去余遲遲起飯而天雨霏霏純一
餽以古磁盂薄銅鼎餅茶爲烹澹之具備馬別而下山稍北
遂折而東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澗自雪山東南下隨之

東半里、有木橋度澗、西北踰山、爲忠甸道、余從橋南東行半里
轉而東、是爲厓腳院、倚山東向、其處居廬連絡、中多板屋茅房、
有瓦室者、皆頭目之居、屋角俱標小旗二面、風吹翩翩搖天桃
素李之閒、宿雨含紅、朝煙帶綠、獨騎穿林、風雨淒然、反成其勝、
院東南有窪池、在村處閒、中涸無水、尚有亭臺堤柳之形、乃舊
之海子、環爲園亭者、今成廢墟矣、又南三里、有枯澗、敞地甚深、
乃雪山東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東行塢脊、無涓滴下
流澗中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東、卽南隨引水行四里、望十和
村落在西甚盛、其南爲中海、望之東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
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澗東西橫塢中、小石梁南跨之、又東五
里、東瞻象眠山已近、通事尚許導觀象鼻水、至是乃東南行田
閒二里、抵山下、水從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爲大溪、
折而南去二里、折爲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塢中倒峽過小
石橋、又折爲二夾路、東西行五里、至黃峯山北、所引之水、一道
分流山後而去、一道東隨黃峯而南、始知黃峯之脈、自象鼻水
北坡垂塢中南下、至此結爲小峯當塢之口、東界象眠山、亦至
此南盡、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環繞而北、接十和後山、南復橫開
東西大塢、南龍大脊、自西而東、列案於前、其上烏龍峯獨聳文
筆於西南、木家院南峯迴峙雄關於巽位、衆大之中、以小者爲
主、所以黃峰爲木氏開千代之緒也、從黃峰左腋南上西轉又

一里出其南則府治東向臨溪而峙象鼻之水環其前黃峰擁
其後聞其內樓閣極盛多僭制故不於此見客云先是未及黃
峯三里有把事持書挈一人荷酒獻胙衝雨而至以余尚未離
解脫也與之同過府治前度玉河橋又東半里仍稅駕於通事
小樓讀木公書乃求余乞黃石齋敘文幷索余書將令人往省
邀吳方生者先是木公與余面論天下人物余謂至人惟一石
齋其字畫爲館閣第一人品爲海宇第一文章爲國朝第一其
學問直接周孔爲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見亦不易求因問可
以親炙者如陳董之後尚有人乎余謂人品甚難陳董芳躅後
來亦未見其繼卽有之豈羅致所及然遠則萬里莫儔近則三
生自遇有吳方生者余同鄉人今以成僑寓省中其人天子不
能殺生死不能動有文有武學行俱備此亦不可失者木公慮
不能要致余許以書爲介故有是請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使
者以復東返前繳冊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謝且言古岡亦難
於行萬萬無以不貲蹈不測蓋亦其託辭也然聞去冬亦曾用
兵土蕃不利傷頭目數人至今未復獵獵古宗皆其北境相接
中途多恐外鐵橋亦爲焚斷是日雨陣時作從樓北眺雪山隱
見不定南窺川甸桃柳繽紛爲之引滿
是方極畏出痘每十年逢寅出痘一番互相牽染死者相繼然
多避而死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窮谷不令人

知、都鄙聞一有染瘟者、即徙之九和、絕其往來道路爲斷、其禁甚嚴、九和者、乃其南鄙、在文筆峯南大脊之外、與劍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出者居半、然五六十歲猶惴惴奔避、木公長子之襲郡職者、與第三子俱未出、以舊歲戊寅、尚各避山中、越歲未歸、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者俱出過公令第四者啓來候、求肄文木家院焉、

初九、大把事復棒禮儀來致謝、酬校書之役也、鐵皮褲一、黃金四兩、再以書求修雞山志、幷懇明日爲其四舅郎藝文木家院、然後出關、院有山茶甚巨、以此當折柳也、余許之、是日仍未霽、復憩通事樓、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宵後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後、大把事設讌讌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餘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其地田畝三年種禾一番、本年種禾、次年則種荳菜之類、第三年則停而不種、又次年乃復種禾、○其地土人皆爲麼些、國初漢人之成此者、今皆從其俗矣、蓋國初亦爲軍民府、而今則不復知有軍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麥、自漢至國初、太祖乃易爲木、民姓和、無他姓者、其北鄙爲古宗、古宗之北、鄙爲土蕃、其習俗各異云、○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絕無雷聲、其人南來者至麗郡乃聞雷、以爲異、○麗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岩高關、皆三丈厓石、皆白色而東向、當初日東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則滿厓浮彩騰躍、煥然奪目、而紅色尤爲鮮麗、若鏡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則不復然矣、

初十晨餐後大把事復來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騎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東向半里街轉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南去乃大道半里過東橋於是循溪南岸東南行三里有柳兩三株在路右勝閒是爲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塢東北闢甚遙蓋雪山之支東垂南下者兩重初爲翠屏象眠與解脫十和一夾而成白沙塢再爲吳烈東山與翠屏象眠再夾而成此塢其北入與白沙等其北度脊處卽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東者東山之外則江流南轉矣脊南卽此塢中有溪自東山出灌溉田疇更廣由此塢東北踰脊渡江卽香羅之道也塢中溪東南與玉河會於三生橋之東又有水西南自文筆山沿南山而東轉隨東員岡之下經三生橋而東與二水會於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東員岡者爲麗郡東南第一重鎖鑰蓋南大脊自西來穹爲木家院後高峯大脊從此南趨崔慶其東下者爲丘塘關其東北下者環轉而爲此岡直逼東山之麓東三水爲一沿東山南下而出丘塘東峽自七和馮密而達崔慶岡首迴環向郡南山之溪經其下羣橋度之曰三生橋橋北有二坊兩三家爲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疇而南則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巔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內抱下闢平塢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東下與東山夾溪南流坡閒每有村廬就窪旁坎桃花柳色掩映高下三里稍下就窪有水成痕

自西而東下於溪、又南踰一坡、度板橋而南、則木家院在是矣、
先是途中屢有飛騎南行、蓋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屢
令人來示其款接之禮也、途中與通事者輒啷啷語、余不之省、比
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門、其門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獅、
四面牆垣之外、俱巨木參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門、兩重廳事、亦
敞、從其右又入內廳、乃拜座進茶、卽揖入西側門、搭松柵於兩
廡之前、下藉以松毛、迤西重禮也、大把事設二桌、坐定、卽獻紙
筆、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進諸生、雖事筆硯、而此中
無名師、未窺中原文脈、求爲賜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爲終身
佩服、余頷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幷爲其子斧正、書後寫
其題曰雅頌各得其所、余與四君卽就座拈毫、二把事退候階
下、下午文各就、余閱其作、頗清亮、二把事復以主命求細爲批
閱、余將爲舉筆、二把事曰、餓久矣、請少遲之、後有茶花爲南中
之冠、請往一觀而就席、蓋其主命也、余乃從之由其右轉過一
廳、左有巨樓、樓前茶樹盤蔭數畝、高與樓齊、其本徑尺者三四
株、叢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不能中窺其花、尚未全舒、止數十
朵高綴叢葉中、雖大而不能近覩、且花少葉盛、未見燦爛之妙、
若待月終、便成火樹霞林、惜此閒地寒花較遲也、把事言此樹
植與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餘、余初疑爲數百年物、而豈知
氣機發生、其妙如此、已還松柵、則設席已就、四君獻款、復有紅

毡麗鎖之惠、二把事亦設席坐階下、每獻酒、則趨而上焉、四君年二十餘、修皙清俊、不似邊陲之產、而語言清辨可聽、威儀動盪、悉不失其節、為余言北歷紅映之異、時余欲由九和趨劍川、君言此道雖險而實近、但此時從諸出痘者在此、死穢之氣相聞、而路亦絕行人、不若從窪慶便、餚味中有柔猪氂牛舌俱為余言之、縷縷可聽、柔猪、柔肥全體炙之、乃切片以食、氂牛舌、如猪舌而大、甘脆有異味、惜余時已醉飽、不能多嘗也、因為余言其地多氂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負重、此地山中人無田可耕、惟納氂牛銀為稅、蓋窪慶以北多氂牛、順寧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異獸、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騰越、其西漸狹、中皆人民、而異獸各不一產、騰越之西、則有紅毛野人、是亦人中之氂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領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燈下乞細為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領之、四君送余出大門、似亦馳還郡治、仍以騎令通事送余、東南二里、宿村氓家、余挑燈評文、就臥其西廡、

十一、昧爽、通事取所評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飯至、已上午矣、見負擔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東南一里下、而越一坑底、仍東南上二里、出丘塘關、關內有數家居之、有把事迎余獻茶、其關橫屋三楹、南向俱嶺上、第南下頗削、而關門則無甚險隘也、其嶺自西大脊分支東突、與東山對夾漾共江於下、關門東脊臨江之嘴、豎塔於上、為麗東南第二重鎖鑰隔

江之東山至是亦雄奮而起若與西大峯共爲特角者關人指
其東麓即金沙江南下轉而東南趨浪滄順州之閒者此地半
日有路逾此嶺又一日半而東南抵浪滄衛出關辭通事以騎
返余遂同擔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純石嵯峨踐隙抵
峰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橋橋西有坡南向隨之半里
復下坡西有塢南開而中無水又半里橫涉之由西坡上半里
依西大山之麓轉而東南行一里餘路左復起石山與西山對
夾路行其中二里踰脊南下脊右有石屋下瞰嵌而東半石峯
尤爲截業南一里東峯始降復隨西坡盤而西南二里其支復
東突再南踰之下半里還顧東突峯南有屋嵌空成門返步探
之雖有兩門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餘有三四家倚
西山下於是復見瀾共江出峽而下盤其麓峽中始環疊爲田
村之前西已引水爲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盤渠隨西山東突之
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麗郡之外郭也聚落倚西山頗盛
其下塢中水田夾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東向由其前又
南半里爲稅局收稅者居之又南漸下一里復過一村乃西南
上坡一里陟坡頂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數家居
坡脊是爲七和哨則麗江南盡之鄙也故設哨焉哨南又半里
有路自東南橫過西北者爲三岔黃泥岡蓋是坡自西大山下
垂由此亞而東南橫路隨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峽黑龍潭

當其下焉大道由峽東直南崔慶麗江之界隨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處自西盤而南至馮密其下已屬崔慶脊東盤亙處南下馮密東其內猶屬麗江此東西兩界大山內之橫界也於是西瞰峽內松箐遙連路依東脊南下(向漸)六里而至馮密纔過午覓宿處漫投一樓上乃陳生某家也向曾於悉檀相晤者擔人卸擔去余炊飯其家欲往清玄洞陳生止予曰明日登程可即從此往今日晚可一探東山之麓乎遂同東陟塢塍蓋此塢即自黑龍潭南下至此東向而出者塢北則黃泥岡之坡直垂而逼東山之麓江亦東遶若逼而出於門者故塢東之界直以此門而分由塢東行一里即與漾共江過溯之東北半里有木橋橫江上從橋東度木凡四接循東岸溯之而北半里登東隴其上復盤隴成畦疇田甚廣又北一里直對黃泥之嘴東界**巉**峯最聳是爲筆架峯正西與馮密後彀堆峯相對焉陳生父塚正在其隴之上時將議遷故來相度余勸其勿遷惟來脉處引水開渠橫截其後若引從墓後右環流於前是即旋轉之法陳生是之仍從木橋渡江共三里還寓陳生取酒獻酌余囑其覓遠行擔夫言明日可得不必囑也

十二陳爲余覓夫皆下種翻田不便遠去已領銀復來辭既飯展轉久之得一人曰趙貴遂行余以純一所餽甌二鼎一酬陳生之貲酒從其居之西涉一澗即截塢而西北一里餘登西坡

已逼堆穀峯下、坡上引水爲渠、南注、架木而渡、卽南循東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岡、由岡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廟臨岡而峙、廟南東下、臨底有廟祀龍王、南臨一池、甚廣而澄澈、乃香水龍潭也、廟南西上層厓、有洞東向、關門其上、迴厓峽凡、卽清玄洞也、二廟俱不入、西躡山直上半里、抵厓下、則洞門有垂石中懸、門闢爲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結廬其外、又環石於左門之下、以爲外門、由環石竇閉入、登左門、其門大開、西向直入、置佛座當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頂上透引天光、一縷下墜、高蓋數十丈也、其右、則外懸之壁當其前、中旁達、而南卽豁爲右門、門稍東南向、下懸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蓋佛座之前、懸石外辟、既覺迴環、而旁達兩門、上通一線、竅更爲明徹、此其前勝也、佛座以後、有巨碑中立、刻詩於上、由此而內、便須秉燭、乃令擔人持炬前、見內洞亦分兩門、則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扳左隙上躋、既登一厓、其上夾而成隙、披隙入、轉而南向、有穴下墜甚深、先投炬燭其底、以爲窅也、乃撐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見有光遙透、以爲別通竇矣、再三前締視、光自東入、始悟卽右門所入之大竇也、復轉而西入、內有小門漸下、乃伏而窮之、數丈、愈隘不能進、乃倒退而出、循右厓之壁、從其西南復得一門、初亦小、其內稍開、數丈後、亦愈隘而漸伏、亦不能進、復倒退而出、卽前之有光而遙透處也、向明東蹈、左右審顧、石雖

蜿蜒而厓無別竅遂至大碑後錄其詩訖出前洞以梯懸垂石
內後厓亦錄其詩僧瀹茶就引滿而出下洞前則有桃當門猶
未全放也是洞前後分岐窈窕前之掩映透漏後之層疊峥嵘
擅斯二美而外有迴厓上擁碧浸下涵亦勝絕之地既下至平
岡余欲北探黑龍潭檐者言黑龍潭路當從黃泥岡西下不然
亦須從馮窑後溯流入此山之麓無通道可行蓋此中有二龍
潭北峽爲黑龍潭此下爲香水龍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匯爲
潭其勝如一軌不煩雨探余然之遂南向趨香水其潭大數十
畝淵然澄碧蓋卽平岡之脊東向南環與西山挾潭於中止西
南通一峽容水去路從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厓忽逝水從中溢
於潭乃橫石度厓口厓前巨石支門水分瀠巨石之隙橫石亦
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東瞰澄波西懸倒壁洞流漱其下厓樹
絡其上幽趣縈人不暇他顧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騫分
流偃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交錯上如懸幕下若分蓮蹈其
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頂上又覺亢元同入數丈後壁猶有餘光而
水自下穴出無容捫入矣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數家倚山
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轉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復南行
二里則西山中斷兩厓對夾如門上下逼湊其中亦有路緣之
上蓋此厓乃麗江南盡之界川內平疇霍慶獨下透而北兩界
高山麗江俱前踞而南以兩山之後猶麼些之俗耳自此而南

東西界後亦俱獮羅獮屬窪慶土官高千戶矣又南二里一溪自
西山下出余溯而窮之稍轉半北里其水分兩穴東向出皆溢自
石下無大竅也乃踰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
連裂三門倚崖東向洞深丈餘高亦如之三門各峙中不相通
而石色殷紅前有桃花點綴頗有霞痕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
透爲可惜耳崖右其支峯自上東向環臂而下腋中衝砂墜礫
之嘴是爲四莊其南腋中有龍潭一圍大百餘畝直逼西山西
北轉而傾於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環臂之脊始迴眺見之
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盤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東岸南繞之
似亦不深乃舍之南踰臂東南下半里有村廬十數家倚西山
泄水之堰在其東南懸坑下墜即東出而注於小板橋者也其
西北腋崖迴轉石腳倒插復東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結檻其
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
然其境水石瀠迴峯崖倒突而水猶晶瑩晃漾更勝肴水之景
惜已從潭東一里抵泄水之崖不便從西崖踰險而上矣由其
南循西山一支自西山東向突川中其西南轉
腋處有古廟當其閒前多巨石嶙峋如芙蓉簇鑠其色青殷而
質麤麗不似北來之石色赭而質厲也入叩無人就廡而飯既
乃循東突之峯東行半里轉而南盤其嘴其嘴東臨平川後聳
石峯嘴下石骨稜稜如側刃剡鐫水流一線窄於其閒汩汩南

行、心異之、仰眺其後聳石峯、萬萼雲叢千葩蹙結、以爲必有靈境擔者曰、近構一寺、曰雀鳴、不識有人棲否、余乃令擔僕前行、獨返而躡其上、披綃蹈瓣、半里陟峯頭、而庵在焉、其門東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樓、祀文昌、俱不大、而飾壁未完、有一道者棲其閒、蓋二年前居人見山頭有鳴鶴之異、而道者適至、募建此庵、故鄉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遲一宿、余以擔僕已前力辭之、不待其炊茶而別、其庵之南、村廬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餘、又有危峯自西山東突、與雀鳴之峰、南北如雙臂前舒、但雀鳴嶙峋而繚繞、此峯聳拔而拱立爲異耳、是峯名石寨、前有村名石寨村、有一龍泉自峯下出、匯水爲潭、小於四莊、東乃環堤爲堰、水從堰東注、經去、卽東出於大板橋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復循西山南行、其地漸荐、無田塍、村廬之托、想無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東注、路東轉而南渡之、於是東望爲潢武場北村、西望爲西龍潭大村、蓋此水卽西龍潭所分注者也、西龍潭亦當西山東突之腋、涯水頗大、東北流者爲此水、中爲城北大路口水、東南引者爲城中之水、其利爲一郡之冠、云、又南二路里出大路、正當大路東向之處、其東有竹叢村廬、卽來時所遵道也、從大路南四里餘而抵雀慶北門、托宿於關外、乃入北門、是爲舊城、南半里轉而西、爲禦前守禦所在焉、摩尼山、復吾師之子張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轉南、宜再入城門、

是爲新城、始知崔慶城二重、南新北舊、南拓而北東入新城、即
從府治東南向行半里、東轉郡治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頗盛、已
乃仍出兩北門、入寓而飧始熟、遂啜而宿、

崔慶西倚大山、爲南龍姚脊、東向大山、爲石寶高峯、石寶山、高
爲桹多尊者道場、此山自麗江中夾平川、自七和之南下、但七和
東山南向下、南盡於金沙江、麗江自
之南、又有三岔黃泥岡自西而橫過東山、故其川以馮密南新
屯爲甸頭、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西大脊東屬於
石寶山、石寶山、西與劍川同名、一統志稱爲峯頂山、從志爲是、
象眠山、與麗江同名、一統志稱爲龍珠山、亦從志爲是、
漾共江貫於中川、南抵象眠、分注衆竅、合於山腹、南泄爲一派、
合楓木之水、東南入金沙江兩旁、東有五泉、出石寶之下、西有
黑龍西龍諸潭、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豐美甲於諸郡、馮密之麥、
亦甲諸郡、稱爲瑞麥、
其粒長倍於常麥、

十三、早飯、平明抵北門、從門外循舊城而西一里、轉而南半里、
其南則新城復拓而西出、隨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轉半里、過
西門、乃折而西向行、渡一橋、西三里、乃躡坡、二里踰坡西稍下、
其坡自西山東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峯舒臂前抱、土
人稱爲旗鼓山、而坡上塚纍纍、蓋即郡城之來脈也、土人言昔
土官高氏之塚當此岡、國初謂其有王氣、以大師挖斷其後脈、
即今之伏處也、不知起伏乃龍脈之妙、果挖之、適成其勝耳、宜
郡城之日盛也、由伏處即上躡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墜坑

成峽、又一里南度西峽之上、從南坡躡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緣南坡折而上一里、復隨峽西入一里、抵西嶺下、轉而北向躡峽中、峽乃墜水枯澗、巨石磊磈而纍磴因之、中無滴瀝、東西兩厓、壁夾駢湊、石骨稜稜、密翳蒙蔽、路緣其中、白石爲冷、二里餘、有巨石突澗道中、若鷁首之浮空、又若蹲獅之當戶、由其右厓橫陟其上、遂循左厓上、其峻東愈甚、二里始平而行峽中一里、稍轉分爲二岐、一由脊門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門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適、得牧者遙呼而問之、知西北乃樵道也、

遂從其西南行半里、有峯山縣磬中兩山、茅舍當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從其南平行峽中、西望天峯聳立高出衆頂、余疑路將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窪中半里、抵天峯東麓、其處窪而無水、西北西南之峽、似俱中墜、始悟脊門西來平墜、至此皆中窪、而非外泄之峽矣、從窪西南上、遂披天峯東南峽而登、密樹蒙葺、高峯倒影、二里循峯西轉、遂踰其東度之脊、西半里盤天峯之南、西北半里又踰其南度之脊、此脊高於東度者、然大脊所經、又似從東度者南轉、而脊門猶非其度處也、遂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天峯之西、至此蓋三面挾天峯而行矣、乃西向隨峽下墜、一里峽始開、一里遂轉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

西下三里抵盤壑中、其處東北西三面皆崇峯、西北東南二面皆墜峽、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踰前岡、有廢舍踞岡頭、是爲汝南哨、其東南塢中有村落、倚東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爲虞臘播箐、由哨南下行塢中一里餘、遂南入峽、東西皆土峯逼(交)其下頗峻、二里出峽、乃飯、復見東南有墜壑、乃盤西峯之南、復西陟其塢、一里餘、復陟其西峰而南盤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峰南壑、路從深樹疊石間下甚峻、四里、轉崚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賣漿、岡頭、乃沽以潤枯腸、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峽來、竟壑中北透峽去、是爲清水江、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南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猶瀲艷細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下流北出當西轉南下、而合於劍川之上流、然則劍川之源、不第始於七和也、清水江東岸有數家居壑中、上有公館、爲中道涉水西來、從西坡南向上、迤邐循西山西南三里餘、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踰嶺脊、卽南從東大脊西度北轉者、當北盡於清水江西透之處者也、越脊西下峽中二里、峽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餘、始就夷行圍壑開、又一里餘、乃循南盤(峯)之西而南盤之一里出其口、始見其西羣峯下伏、有峽下嵌甚深、南去稍闊、而東南峽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則劍光川(湖)也、西南羣(層)峯高峙、雪色彌瑩者、則老君山也、南盤二里、又見所盤之厓、其西石峯倒湧、峽岈嵯峨、駢錯於趾下、

其下深壑中始有居廬環倚似有樓閣瞻依之狀不辨其爲公館爲廟宇也從其上南向依東崖下二里西度峽脊已出居廬之南遂循西峯南下一里則東峽已南向直趨劍湖矣於是南望湖光杳渺當東山之麓其北帶壑連青環眸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閒而隨峽無路路反從峯頭透峽西去一里稍下又轉西峯而盤其南又一里於是南面豁然其前無障俯見南湖北塢而州治依西山當其交接處去此尚遙路盤坡西行一里餘乃從坡西峽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轉半里則村居倚山臨塢環堵甚盛是爲山塍塘問距州尚十里而擔者倦於行遂止

十四昧爽飯於山塍塘平明乃行於是俱西南向平疇中行矣二里餘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從其北西轉而挾之復西南行平疇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淺沙湯湯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塍已不可見矣隨溪南行又半里有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蓋北自甸頭來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頂有山頂泉廣可半畝爲劍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麗江南界七和後大脊實此川發源之所則此山卽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東山清水江之流亦合併之其盤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則清水江亦其源可知從橋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東則山塍塘之東山南隆而爲川又東則東山乃南北之山盤夾之山塍塘

下而屏其東與西界金華山爲對是山勝塘者實川之北盡處其東南闢而爲川以瀦湖其西北夾而爲峽以出水者也過橋風雨大至隨溪南行半里避於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復行勝閧一里餘有一小水西來乃湖之西一里抵劍川州州治無城入其東街抵州前乃北行稅行李於北街楊貢士家乃買魚於市見街北有祠入謁之乃祀死節段公者段名某州人萬曆末以進士爲重慶某縣令閣門死奢酋之難故奉詔立祠今其長子蔭錦衣在都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頗盛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碗出祠東還寓以魚異顧僕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乃郎令擔者挈飯一包爲金華之遊出西郊天色大霽先眺川中形勢蓋東界即大脊南下分爲湖東之山者是爲東山西界則金華山最高北與屏場諸山南與羅光峻嶺頡頏西峙是爲西山其金華之脈實西南從老君山來老君山者在州西南六十里楊村之北其山最高爲麗江蘭州之界出鑛極盛倍於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劍川屬二十年前土千戶某姓者受麗江賄以其山獨畀麗江麗江以其爲衆山之脈禁鑛不採然余按一統志金華山脈自西番羅均山來蓋老君即羅均之訛也其山猶在蘭州之東西番在蘭州西瀾滄江外其山即非劍川屬亦麗江蘭州界內胡以有西番之稱然即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屬劍川土人賄畀言不足信其後則山勝後嶺自東山北轉西亞而掉其尾其南則印崔山自東山南下西顧（環迴）而迴其領中圍平川東西闊十里南北長三十里而湖匯其中湖源自西北來向西南破峽去而湖獨衍於東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崔慶之西而稍偏於南在麗江

之南而稍偏於東在蘭州之東而稍偏於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於西此四境之準也州脉自金華北嶺東環而下田州西行一里餘及其麓有二寺並列而東向俱不宏敞寺後有亭有軒在層崖盤磴之上水泉飛灑竹影桃花掩映有致爲鄉紳楊君之館由其北躡崖西上有關帝廟亦東向而其處漸高東俯一川甸色湖光及東山最高處雪痕層疊甚爲明媚由廟後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爲桃花塢南分岐而上爲萬松庵而直西大道則西踰嶺而抵莽歇嶺者也乃隨楊君導遂從北坡下數百步而桃花千樹深紅淺暈倏入錦繡叢中穿其中復西上大道橫過其南其上卽萬松庵其下卽段君墓皆東向段墓

中懸塢中萬松高踞嶺上迂桃花塢其初皆爲土官家山墓爲段氏所葬而桃花萬松猶其家耆萬松昔爲庵聞今亦營爲馬鬣門倘莫由入遂仍從關廟側約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峽甚深自後山環夾而出澗流嵌其下是爲崖場兩崖駢立其口甚逼自外遙望不知山之中斷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於金華遂循山南行一里餘有岡如堵牆自西山而東亙州南乃引水之岡也踰岡又南一里餘有道宮倚西山下亦東向其內左偏有何氏書館何鄉紳之子讀書其中宮中焚修者非黃冠乃瞿曇也引余就館中看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於登山乃出從宮右折而西上坡一里有神廟當石坡上爲土

主之宮、其廟東向、而前有閣、閣後兩古柏夾立、虬藤夭桃、連絡上下、流泉突石、錯落左右、亦幽閑名區也、與何公子過、欲拉余返館、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見、蓋其父好延異人、故其子欲延余相晤、余約以來山來卯、後詢何以進士起家、乃諱可及者、憶其爲魏黨故削奪、後乃不往、逐從廟右西上、於是崇杈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轉突厓之上、其厓突兀坡方、下臨深峽、峽自其上石門下墜、甚深、從此工眺雙厓、駢門高倚、峯頭、其內環立掩翠、彷彿有雲莊羽棠出沒、益賈勇直上、路曲折懸徙、又一里而登門之左厓、其上有小石塔、循厓西入、兩厓中闢、上插雲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當其中、楹左右恰支兩厓、而峽從其前下墜、路由左厓入由右厓、棧石壁而盤其前、以登玉皇閣、佛宇之後、有池一方、引小水從後峽滴入池上、有飛岩嵌右厓、閒一僧藉岩而棲、當兩厓夾立之底、亭午不見日色、惟有空翠冷雲、綢繆牖戶而已、由厓底坡幽而登內塢、有三清閣、由厓右歷棧而躡前厓、有玉虛亭、咫尺有幽曠之異、余乃先其曠者、遂躡棧盤右厓之前、棧高懸數丈、上下皆絕壁、端聳雲外、腳插峽底、棧駕空而橫倚之、東度前厓、乃盤南厓西轉北上而凌其端、則峽門右厓之絕頂也、東向高懸、三面峭削、凌空無倚、前俯平川、煙波村樹、歷歷如畫、幅倒鋪後、眺內峽、環碧中迴、如蓉城蓮闕、互相掩映、窈窱莫測、峯頭止容一閣、奉玉宸於上、余憑欄久之、四顧無路、將由前道下棧、忽有一僧至、

曰此閒有小徑可入內峽、不必下行、余隨之、從閣左危厓之端、
挨空翻側、踐厓紋一線、盤之西入、下瞰、卽飛棧之上也、半里而
抵內峽之中、峽中危峯內簇、瓣分蕾綰、中空如蓮房、有員峰獨
穹於後、當峽中峙、兩旁俱有峯攢合、界爲兩峽、合於中峯、前旁
峯外綴連岡、自後脊臂抱而前、合成厓門、對距止成線峽、外圍
中簇、此亦洞天之絕勝矣、岡上小峯、共有五頂、土人謂上按五
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過求之論、卽不藉五行、亦豈輸三
島哉、中峯前結閣奉三清、前有古栢一株、頗巨、當兩峽中合之
上、余欲上躡中峯、見閣後路甚仄、陟左峽而上、有路前蹈左厓
峽門之頂、乃陟峽而北躡之、東出西轉、有塔峙坡閒、路至此絕、
余猶扳巉踐削、久之不得路、而楊氏之子（與担夫在下遙呼、乃返）從內
峽三清閣前下墜峽底、共一里、而至峽門內方池上、就岩穴僧
棲敲火沸泉、以所携飯投而共啖之、乃與僧同出峽門、循左厓
東行、僧指右峽壁閒突厓之下、石裂而成峽、下臨絕壑、中嵌巉
厓、其內直逼山後、莽歇峽中、從來皆虎豹盤踞、無敢入者、余欲
南向懸厓下、僧曰、既無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試也、且外
阻危厓、內無火炬、卽不遇虎、亦不得入、楊氏子謂急下山、猶可
覓罷尤溫泉、此不測區、必不能從也、乃隨之東北下山一里、路
分兩岐、一循山北下、爲入洲便道、一直東隨坡下、卽來時道、僧
乃別從北去、余仍東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當坡東向而峙、下

瞰土神廟後石高三丈、東面平削、鐫三大天王像於上、中像更大、上齊石頂、下踏厓腳、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殺之、土人言土宰猶羊夜祭之、祭後、猪羊俱烏有、戰必有功、猪是爲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廟南、乃踰澗南上坡、循西山之東、踰坡陟塢、南向而行、村之依坡臨川者、籬舍屈曲、竹樹扶疎、綴以天桃素李、光景甚異、三里餘而得一巨村、則金華之峯至此南盡、又下爲盤嶺迴亙南去、蘭州之道、由是而西踰之、從楊村而達焉、由村南東盤東突之嘴、共里餘、南轉而得羅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處有温泉在村窪中出、每冬月、則沸流如注、人爭浴之、而春夏則涸成汙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熱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環堵之內、今觀之、與行潦無異、土人言其水與蘭州温泉彼此互出、溢於此則彼涸、溢於彼則此涸、大意東出者在秋冬、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閒隔重巒絕箐、相距八十里、而行往來有時更代不爽、此又一異矣、村中有流泉自西峽出、人爭引以灌、與温池不相涉、其工有石龍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越一橋、橋北有居廬爲水寨村、從村北折而西、望金華山石門之峽、高懸雙闕、如天門夐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餘而還寓、

十五、余欲啓行、聞楊君橋梓言莽歌嶺爲一州勝處、乃復爲一日停、命檐者裹飯從遊、先從厓場入、厓場者、在金華北峰之下、有澗破重壁而東出、剖層峯爲二、其內背雲舂水碓、極幽寂之

致、莽歇正道當從南厓上、余意披峽而西、由峽底覓道上、更可兼盡、遂溯流入、始緣澗北不得入、仍渡澗南西入南厓之上、即昨桃花迷塢處、而此當其下嵌、矯首雨厓逼霄、但謂澗底流泉、別有天地、不復知峯頭春色更占人閒也、曲折三里、止容一溪宛轉、亂春亙答、既而峰迴峽轉、前嶺西亙、夾澗北來、中墜稍開、環厓愈嵌、路亦轉北而迴、眺西南嶺頭、當是莽歇所在、不應北入、適有樵者至、執而問之、曰此澗西北從後山來、莽歇之道、當從西亙之嶺脊、南向躡其脊、可得正道、余從之、遂緣西亙嶺西南脊、東南之路、亦逾此轉南矣、遂從之、此峯自金華山北向橫突、

從此下墜、前盡於厓塲峽口、後盡於所踰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南北向橫突、夾金華山之後而爲北山之峽、蓋二山俱從西南老君山來、分支並馳、中夾成箐、石厓盤錯、即所謂莽歇嶺也、於是循金華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漸下、着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來、東厓即金華山北之後、西厓是爲莽歇、皆純石危亙、駢峽相對、而路當其下、先有一厓北向橫障箐中、懸下嵌成屋、懸覆二丈餘、而東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無隙、從象鼻卷中、傍東厓上透、遂歷覆厓之上、望東西兩厓俱有石度壁覆雲、而西厓尤爲突卩、上有雨露亭焉、因西向躡危登之、其亭皆東向、倚厓綴壁、浮嵌敲仄、而南列着較大、位佛像於中、而左

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厓通路摭虛而過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懸削其路遂絕此反北凌箐口高出象鼻覆厓之上矣憑眺久之聞木魚聲甚亮而厓迴石障不知其處復東下箐底溯細流北入則兩厓轉嘴削骨霞蒸幛壓其勢彌異半里矯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剖旁裂或層堆或直劈各極蹇騰有大書其上爲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懸穹亦甚高或云以篾籮藤索從峯頂倒掛而書者西厓有白衣大士東厓有胡僧達磨皆摩空粘壁而成似非人跡所到者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閣當箐中由此板西厓捱石磴有僧嵌一閣於厓隙其閣亦東向其厓上下陡絕中嵌橫紋而閣倚之挨橫紋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厓逼不用青蓮座也其北橫紋併絕矣前聞鯨聲遙遞即此閣僧其師爲南都人茹淡闢幽棲此有年昨以禪誦赴厓場而守廬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愛其幽險爲憩閣中作紀者半日僧爲具餐下午而師不至余問僧此處有路通金華山否僧言金華尚在東南隔大脊一重箐中無路上東向直躡東厓乃南趨踰嶺而東下之蓋東厓至是匯石而土但峭削之極直列如屏其上爲難余時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閣遂東向扳嶺上時有遊人在玉皇閣者交呼此處險極難階余不顧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緣峰腰自南而北擔者欲從北去余強之南半里此路乃南通後嶺非東南踰嶺頂者乃復

東向躡峻擔者屢後呼之不至余不能待竭蹶上躋一里餘即東踰其脊從脊上俯視見州治在川東北矣乃即從脊南趨半里又東南躡峻上一里始凌其頂於是北眺麗江西眺蘭州東眺雀慶南眺大理雖嵌重峯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東之大脊分支處南之雀慶橫環處雪痕雲派無不歷歷獻形正如天際眞人下辨九州俱如一黍也復從頂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漸西轉向老君余知乃楊莊道乃轉而北瞰東向之路得一線垂箐下遂從之下里餘路窮箐密傾厓倒坎敲仄蒙翳下嵌莫測乃扳枝橫跌跌一重復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險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無涯際

既而審視忽見一塔下瀕雖隔懸壑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門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扳墜之法又一里有線徑伏箐閒隨之亟行半里得中窪之峽又半里出三清閣之後即昨來審視而難從者於是下峽門過昨所飯處皆闃無一人乃前趨過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險道矣乃從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則擔夫猶未歸也

南街出七里至羅尤邑余以爲將瀕湖十六平明炊飯而行遵南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見波光渚影途中屢涉岡越澗皆自西向東而岡澗俱不巨皆有村廬八里一村聚落頗盛從其南又一里大路將東轉而趨海門橋有岐西南入乃鑽石山

道也從此始與大道別南瞻印崔山夫聳而當湖之南爲一湖
之南屏其脉自湖東南下伏而西度復聳故榆城大道過海門
橋繞湖南而東由其東伏處南踰而出觀音山湖流所注由海
門橋繞山北而西由其西盡處南搗而下沙溪石寶山又在印
崔西南東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駝強江北流故其路始從此溪
北峽入又從駝強江東峽度然後及石寶之麓焉由岐路循西
岡峽中曲折三里始南踰其脊南下里有水自西南峽來至此折
而東去是爲駝強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橋南環塍連阡南陟之
半里有村廬倚南坡下頗盛是爲駝強村從村南復隨篝南上
一里餘登嶺脊從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崢嶸在東峯夾澗之
西始知石寶之脉猶從金華南下而盡於駝強北轉之處若老
君之脉則南從橫嶺而盡於黑會瀾滄之交矣平行脊上一里
餘稍南下度峽幼半里東望海門橋之溪已破峽嵌底而南有
路隨篝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岐南上盤西峯之南此石
寶道乃南上盤峯一里餘凌峯之南遂西轉而飯從嶺頭西向
行二里稍下而踰脊西隨之南轉西向一里又西南踰其北突
之厓始平望石寶之北與西峯並峙而白塔高懸其閒南一里
遂墜壑直下一里抵厓麓則駝強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厓峽中

而兩厓東西夾峙、巉石飛騫、古木盤聳、懸藤密箐、蒙蔽山谷、祇覺綠雲上幕、而仰不見天日、玉龍下馳、而旁不露泮涯、蓋西即石寶之麓、東乃北繞之峯、駢夾止容一水、而下嵌上逼、極幽異之勢、循東崖南行三里、夾壁稍開、有一石梁西度、立梁上四眺、尚不見寺托無何處、而梁南兩厓湖水而上、已無纖徑、而橋東有路南踰東峯、則沙溪之道也、渡橋西半里、西壁稍開、中墜一坑甚峻、有巨閣當其口、已傾圮不蔽風雨、而坑中亦無入路、惟仰見其上盤厓層甍、雲迴障擁、如芙蓉十二樓、令人目炫心駭、路循坑右盤、厓磴曲折上、一里餘而入石寶寺山門、門殿三四層、俱東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階殿址、故自雄也、余停杓李於後殿之右、一老僧棲其後、初不延納、余不顧、即從殿左北盤左腋窮北厓二重、復下、從殿南盤右腋窮北厓一重再下、則老僧已炊黃粱相待、時已下午、復從右腋上玉皇閣窮塔頂、既暮始下、蓋後殿正嵌厓腳、其層亞之厓、重重上盤、而路各從兩重、路從南腋轉、俱迴臨殿上、而中開不通、其上又環為第二層、殿後仰瞻、不見也、路又從玉皇閣北轉、即凭臨第二層之上、從突厓北陟、躡北支西上、三里餘、凌後峯之頂、頂頗平、西半里、有白塔當坪開、又中窪為土塘者二、而無水、窪之南、皆石坡、外突

平度如塘堰、而石面有紋如龍鱗、有小窪嵌其上、皆淺而有水
其頑卽西並大峯、其峯橫列上聳、西擁如屏、欲躡其上、路絕目
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俳不竭石池、余所睹頗不一、
亦少就雕刻、不能竟成天成也
十七、由石寶飯而下山、二里度橋東上、既轉東南、二里東踰其
脊、乃轉而南行、漸下轉而西南、三里又轉而東、一里循山南轉、
持而南、中夾大塢、而劍川湖之流、合駝強江出峽、貫於川中、所
謂沙溪也、其塢東西闊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穀甚

盛、劍川州皆來取足焉、從嶺南行又二里、峯頭石忽湧起、如獅
如象、高者成屋、卑者爲級、穿門蹈瓣、覺其有異、而不知其卽鐘
山也、去而後知之、欲再返觀、已無及矣、又一里、遂東南下三里
及其麓、從田塍閒東南行二里、得一大村、曰沙腮、遇一僧、卽石
寶山之主僧也、欲留余還觀鐘山、且言從此而西四十里、過巖
食坪、卽通楊村蘭州、由蘭州出五鹽井、徑從雲龍州抵永昌、甚
便、余將從之、以浪穹何巢阿耒晤、且欲一觀大理、更聞此地東
去、卽觀音山、爲崔慶大理通道、若捨此而西、卽多未了之願、乃
別僧東南行塍閒三里、至四屯、村廬甚盛、沙溪之水流其東、有
木梁東西架其上、甚長、涉橋、又東南望峽坡而趨二里、由峽坡

東向而上者五里、得一坡頂、踞而飯、又東一里餘、見路右有峽
西墜如劃、墅其南有厓北向、一洞亦北向、關門鄰於墜峽、惟隔
厓眺望、不及扳也、又東里餘、抵東脊之下、有澗自北來、小水流
其中、南注西墜峽間大路、涉澗而東、踰脊、已乃知其爲三營道、
如欲趨觀音山、當溯澗而北入塢、余乃復返澗西北向溯之入、
行夾中徑甚微、兩旁石樹漸合、二里出夾、乃東北躡坡而上、坡
閒萬松森列、馬纓花映日燒林、而不聞人聲、五里轉而東、又上
五里始躡其脊、脊南北俱峯、中反窪而成峪、穿峪一里、始東北
向而下、望見東界遙山屏列、上干雲漢、而其下支撐隴盤、猶不
見下關之塢也、墜峽而下二里、又見東麓海子一圍、水光如黛、
浮映山谷、然其境在蕪塞、第望之東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頂而下、
隨之岡東北降又五里、始及山麓、麓之東、平壑內圍環小山外繞、
自西大山北麓分支、迴環東抱、又轉而西夾於南、麓四圍如城、
中闢如規、北半衍爲平疇、北半瀦爲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
大山之麓、破峽墮去、其中蓋另一天也、當壑之中、有居廬駢集、
是爲羅木哨、其北岡峯、如負扆獨擁於後、而前有廬室倚其陽、
是爲李氏之居、李名某、以進士任吏部郎、今家居、地靈人傑、信有徵矣、東行塍
疇間二里、過羅木哨村、又東一里餘、有大道自西北向東南交、
過之、又東半里、抵東岡下、稍而北半里、乃東向踰岡而上、又半
里乃下、及其東麓、有數家瀕東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澗峽發

源、經觀音山、過此而西南繞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鳳羽悶江而同入於普陀腔、南經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時將暮、擔者欲止、問村人不得、乃悮從村南渡小橋、由溪東大道北行二里、得觀音舖村、已日暮矣、遂宿、十八昧爽促飯而擔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賄、爲送浪穹、遂南行二里、過一石橋、循東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循山南去、爲三營大道、由岐西南過熱水塘、行塢中、爲浪穹閉道、蓋此地已爲浪穹窘處犬牙錯壤矣、於是西南從支坡下一里過熱水塘、有居廬繞之、余南行塍閉、其塢擴然大開、西南八里、有小溪自東而西注、越溪又南東眺三營居廬甚盛、倚東山之麓、其峯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疇更沃、過此中橫之溪、已全爲浪穹境矣、三營亦浪穹境內、余始從雞山聞其名、以爲山陰光寒、以其地險要、特立三營以控扼之、土官呼營也、而何以營當山之西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爲陰、遂不免與會稽之鄰縣同一稱爲莫解也、

大溪自西而東向、由其西南渡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又南十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陟之頗危、梁三里、於是其溪西逼西山之麓、其疇更沃、過此中橫之溪、已全爲浪穹境矣、三營亦浪穹境內、余始從雞山聞其名、以爲山陰光寒、以其地險要、特立三營以控扼之、土官呼營也、而何以營當山之西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爲陰、遂不免與會稽之鄰縣同一稱爲莫解也、

大溪自西而東向、由其西南渡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又南十里、則南渡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又南十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陟之頗危、梁三里、於是其溪西逼西山之麓、其疇更沃、過此中橫之溪、已全爲浪穹境矣、三營亦浪穹境內、余始從雞山聞其名、以爲山陰光寒、以其地險要、特立三營以控扼之、土官呼營也、而何以營當山之西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爲陰、遂不免與會稽之鄰縣同一稱爲莫解也、

大溪自西而東向、由其西南渡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又南十里、則南渡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又南突之嘴、路東南陟隴而行四里、則大溪又自西而東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陟之頗危、梁之南、居廬頗盛、有關帝廟東南向、是爲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東南又有一山、南自東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針、東西交對、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搗出洞鼻之東垂、

又曲而南環、東橫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兩山既分懸塢中、塢亦若界而爲二、於是又西南行塍閒三里、轉而西三里、過一小橋（石）梁、其西則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達於城、乃遵堤西行、極似明聖蘇堤、雖無六橋花柳、而四山環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魚刀汎汎、葦艸新蒲點瓊飛翠、有不盡滄茫無邊瀲灩之意、湖名莁碧、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懸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龜、北有一迴岡、高四尺長十餘丈、東突而昂其首、則亦石也、龜與蛇交盤於一阜之閒、四旁沸泉騰溢者九穴、而龜之口向東南、蛇之口向東北、皆張吻吐沸、交流環溢於重湖之內、龜之上建玄武閣、以九穴環其下、今名九氣臺、余循龜之南、見其噲（中）其沸水、其上唇覆出、爲人擊缺、其水熱不可以濯、有僧見余遠至、遂留飯且及夫僕焉、其北蛇岡之下亦新建一庵、以入城急、不暇遍歷、由臺西復行堤閒一里、渡一平橋、又二里、（浪穹）入東門、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轉入護明寺、憩行李於方丈、寺東向、其殿久敝、僧方修飭之、寺之南爲文昌閣、又南爲文廟、皆東向、而溫泉則即洋溢池之北、既憩行李、時甫過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見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仍命其長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鳴鳳、以經魁初授四川鄖縣令、陞浙江鹽運判官、嘗與眉公道桑素履欲有死婉黃紫芝生婉徐霞客之句、余和詩、余即西遊出門、至滇省後公轉六安州知州、余心愧之、亦不能忘、

得仕籍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訊東來者又知六安已爲流寇所破心忡忡至晉寧會教諭趙君爲陸涼人初自杭州轉任至晉寧問之知其爲杭州故交也來時從隔江問訊知公已丁艱先歸後余過雞足大覺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歸以憂離任即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十九何君復具餐於家携行李於文廟西廡乃其姻劉君飽石讀書處也上午何君具舟東關來拉余同諸郎四人同登舟舟小僅容四人兩舟受八人遂泛舟而北舟不用櫂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東北三里湖心有漁舍兩三家斷埂垂楊環之何君將就其處結樓綴亭綰納湖山之勝命余預題聯額余唯唯慫恿之仍從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蘆而中束如葫蘆之頸焉橋湖大而淺海小而深湖名菰碧海名洱源東爲出洞鼻西爲瀝頭村北爲龍王廟三面山環成窩而海子中溢南出而爲湖海子中央底深數丈而水色澄瑩有琉璃光穴從水底噴起如貫珠聯璧結爲柱幢上躍水面者尺許從旁遙觀水中之影千花萬蓋噴成珠樹粒粒分明絲絲不亂所謂靈海耀珠也山海經謂洱源出罷谷山卽此楊太史有泛湖窮洱源遺碑沒山閒何君近購得之將爲立亭以志其勝焉從海子西南涯登陸西行田閒入一庵卽護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餐庵中爲之醉飽仍下舟西南汎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爲姻戚拉去兩幼郎留侍令兩長君同余還晚飧而宿文廟西廡

二十、何君未歸、雨長君清晨候飯、乃携盒抱琴、竟堤而東、再爲九氣臺之遊、擬浴於池、而池無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雜沓、乃已、遂由新庵、捫蛇口溫泉、憩弄久之、仍至九氣臺、撫琴命酌、何長君不特文章檀藻、而絲竹俱精、就龜口泉瀹雞卵爲餐、味勝於湯羹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觴、下午乃返、西風甚急、何長君抱琴向風而行、以風韻弦其聲泠泠、山水之調更出自然也、

二十一、何君飯余于前樓、以其集示余、中有爲余咏者、余亦作二詩以酬之、

二十二、何君特設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暫臥懨懨不獲、強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眞蹟、楊升庵手卷相示、

二十三、何長君聯騎、同爲佛光寨之遊、佛光寨者、浪窖東山之最高而險者、東山北自觀音山南下、一穹而爲三營、後山再穹而爲佛光寨、三穹而爲靈應山、其勢皆崇雄如屏、連障天半、遙望雖支隴、其中實多崩厓疊壁、不易扳躋、故佛光寨宿稱天險名勝志謂孟獲首寨、然載於鄧川、而不載於浪穹、悞矣、浪穹國初既平滇西、有普顏篤者、復據此以叛、久征不下、數年而後克之、今以其地建靈光寺、從寺後而上、有一女關、最險、言一女當關、莫之能越也、顏篤據寨、以諸女子分守諸峰頭、遙望山下無所不見、從關而上、即通後山之道、至山下無所不見、從關而上、即通後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厓者也、余聞其勝、故與長君先及之、仍從九氣臺共十里、過大屯石橋、其橋已折而重建、橫木橋以渡、遂從東北行五里、轉而東、從徑路又三里、直抵東山下、乃沿山東北上又二里、而及靈光寺、寺門東向、下臨遙川、其前坡雖峻而石

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樓後殿、兩廡爲炊臥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別駕所建、今且就圮矣、余至、先有三客在、皆呂姓、一少而麻衣者、爲呂揮使子、其二長者、即其叔也、具餐相餉、爲余言一女關之勝、欲即登之、諸君謂日晚不及、迨下午、諸呂別去、何長君亦往三營、戚家、余獨留寺中、爲明晨遍歷之計、諸呂留蔬米於僧、令供余、且導余遊、

二十四晨起、索飯、即同寺僧從寺後躋危坡而上、二里餘、有岐北盤入峽者、問峯址道也、歷級直上、而南越峯頭者、向一女關道也、余從其上者一里餘、凌坡之脊、隨之南轉、俯瞰脊東盤峽中、有遺址圍牆、即普顏篤之舊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峯頭始有石纍纍、從其下東轉、南突危厓、北臨寨底、線徑橫腰下缺

三月初一、何長公以騎至、文廟前再具餐爲包、乃出南門一里、過演武場、大道東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盡、有水自西峽出、即鳳羽之流也、其水頗大、南即天馬山橫夾之、與西山南盡處相峙若門、水出其中、東注菰碧湖、南坡陡閉、抵練城而南入普陀峪、路循西山南盡處、溯水而入五里、北厓忽石峯壁立、聳首西顧、其內塢稍開、有村當聳首下塢中、是名山關、聳首之上有神宇踞石顛、望之突兀甚、蓋即縣後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盡處也、其內大脊稍西曲南與天馬夾成東西塢、循溪北厓閉又三里餘、西抵大脊之下、於是折而南一里

渡瀕東循東山南行一里爲閘江門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
二里有小山當峽而踞扼水之吭鳳羽之水南來鐵甲場之瀕
西出合而搗東厓下路乃緣厓襲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村居
當坡東若綰其口者由是村南山塢大開西爲鳳羽東爲啓始
後山夾成南北大塢其勢甚開三流貫其中南自上駟北抵於
此約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綰谷成村曲峽通幽入靈臬夾水居
古之朱陳村桃花源寥落已盡而猶留此一奧亦大奇事也循
東山而南爲新生邑共五里折而西度塢中截塢五里抵西山
鳳羽之下是爲舍上盤古之鳳羽縣也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土
尹姓名忠爲呂揮使夢熊之壻呂夢熊先馳使導爲居停而尹以捕緝往後

山其內人出飯待客甚豐薄暮尹返更具酌設鼓吹焉是夜大
雨迫曉而雪滿西山
初二晨餐後尹具數騎邀余遊西山蓋西山即鳳羽之東垂也
條岡數十支俱東向蜿蜒而下北爲土主坪南爲白王寨是日
飯於白王寨北支帝釋寺中其支連壘三寺而俱無僧居言亦
以避寇去也從土主廟更西上十五里即關坪爲鳳羽絕頂其
南白王廟後其山更高望之皆雪光皚皚而不及登鳳羽一名
某月烏千萬爲羣來集坪閒皆此
地所無者土人舉火烏輒投之
初三尹備騎命四人導遊清源洞晨餐後即行循西山而南行五里
過一村有山橫亞塢南大塢至是南盡而分爲二峽西峽路由

馬子哨通漾鼻有一水出其中東峽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蓋南自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東降而涉塢過上駟村度三澗三里東抵一村復上坡循東山南行一里餘度東澗之西乃南躡坡岡則東之蠟坪廠山其廠出鑛山之東即鄧川州與西之橫亞山又夾成小塢南行里餘乃折而東踰一幽洪一里東向下忽見一水自壑底出即東澗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湧而北流成溪其上厓間一穴大僅三尺亦北向上書清源洞三字爲鄧州鄉紳楊金南筆水不從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見水或曰行數里後乃聞水聲其入處偪仄深墜恰如茶陵之後洞導者二一人負松明一筐一人燃松明爲炬以入南入數丈路分爲二下窄者爲穴上躋者爲樓樓之上復分二穴窄右穴而進其下甚削陷峽頗深即下窄所入之峽也以壁削路阻不得達乃返窄左穴而進其內曲折駢夾高不及丈闊亦如之而中多直豎之柱或連枝剖楹或中盤旁叢分合閒錯披隙透竅頗覺靈異但石質甚瑩白而爲松炬所熏皆黑若烟煤着手即膩不可脫蓋其洞既不高曠煙霧莫散而土人又慣用松明便於傴僂而益增其煤膩先是有識者謂余曰是洞須歲首即遊爲妙過二月輒爲煙所黑余問其故曰洞內經年人莫之入煙之舊染者既漸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漸垂而長故一當新歲人競遊之光景甚異從此至

二月遊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採折再染之垢愈益熏蒸但能點染衣服無復領其光華矣余不以其言爲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採遂折取無餘其煤易染遂熏蒸有積其言誠不誣也透柱隙南入漸有水貯柱底盤中其盤皆石底迴環大如盎盎頗似粤西洞中仙田之類但不能如其多也約進半里又墜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復夾而南北平扯湊高與闊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餘丈亦窘縮不能進乃復出升墜穴之上尋其南隙更被隘以入入數丈洞漸低乳柱漸逼俯膝透隙前闢愈難復返而出由樓下坑內桃隙東轉又入數十丈其內高闊與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勝既窮乃西從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覺崆峒即入時由樓上俯瞰處既下穴出漸見天光乃升厓出口滿身皆在染淄蒙垢中矣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水亂從穴中汩汩而出遂成大溪北去清冷徹骨所留二人炊黃粱於洞外者亦熟以所携酒脯箕踞啖洞前仰見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愜幽興飯後仍踰西坳稍南遵花甸路遂橫涉中溪西上橫亙山之東坡沿山陟隴五里下出上馳村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過一村遂由小徑遵西山隴半搜剔幽興上下岡阪十餘里抵暮還宿於尹宅

初四尹備數騎循西山而北三里盤西山東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見山麓有數樹撐空出焉足下其下水聲淙淙出樹則泉穴

自東山底東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脊坑自北山陷墜成峽、涉之稍東、又盤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倚西山而聚廬、亦此閧大聚落也、由村北墜坑而下、橫涉一溯、又北上踰岡三里而下、是爲鐵甲場、有溪自西山東注、村廬夾之、前閧江門、南當峽口、南北環山、兩支復交於前、又若別成一洞天者、過溪上北山、此山自西山橫拖而東、爲鐵甲場龍砂、實鳳羽第三重砂也、東東溪流最爲緊固、其西南之麓、卽鐵甲東北之麓、卽閧江門、鳳羽一川、全以此爲鎖鑰焉、騎登其上、還飯於鐵甲場居民家、置二罇於架上、下煨以火、插藤於中、而遞吸之、屢添而味不減、其村派俱慣走緬甸、皆多夷貨、以孩兒茶點水餉客、茶色若臙脂而無味、下午仍從波大邑盤泉穴山嘴復西上、探其腋中小員山、風雨大至、沾濕而返、

初五、晨起欲別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於塋山、卽土主山廟北新塋也、坐廟前觀祭掃者紛紛、奢者携一猪就塋閧火炕之而祭、貧者一雞就塋閧弔殺之、亦烹以祭、回憶先塋已三違春露、不覺憮然、亟返而臥、

初六、余欲別而尹君謂前邀其岳呂夢熊、期今日至、必再屈暫停、適村有諸生許姓者邀登鳳羽南高巔、隨之下午返、而呂君果至、相見歡然、

初七、尹君仍備騎同夢熊再爲清泉洞之遊、先從白馬村截川

而東五里遵東山南行山麓有騎龍景帝廟廟北有泉一穴自
厓下湧出厓石嵌磊巨木盤糾清泉漱其下古藤絡其上境甚
清幽土人之耕者見數騎至以爲追捕者俱仆耜而趨山走險
呼之趨益急又南去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復深入攬洞前形勢
仍西渡中溪遍觀西山形勝而返

下午
初七余苦索別呂君代爲尹留甚篤是日宴張氏雨公子客去
猶與呂君洗盞更酌陳樂爲胡舞日緊急鼓

初八同夢熊早飯後別君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門夢熊別去
期中旬晤榆城余入文廟命顧僕借炊於護明寺而後往候何
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前一日趨榆城矣余乃促何長君定夫
爲明日行計長君留酌書館復汲湯泉爲浴而臥

初九晏飯於何處此行陰雲四合大有雨意何長君次君仍以
盒餞於南郊南行三里則鳳羽溪自西而東注架木橋渡之又
南里餘抵天馬山麓乃循而東行風雨漸至東里餘有小阜踞
峽口之北曰練城置浮屠於上爲縣學之案此縣普陀峰水口
既極逼束而又生此一阜以鎖鑰之茫碧湖洱源海及觀音山
之水出於阜東鳳羽山之水出於阜西俱合於阜南是爲三江
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四里將南入峽先有木橋跨其上流渡
橋而東應山舖之路自東北踰橫山來會遂南入峽口是峽東
山卽靈應山西下之支西山卽天馬山東盡之處兩山壁湊急

流搗其中爲浪穹諸水所由出路從橋東即隨流南入峽口有數家當峽而居是爲巡簡司時風雨交橫少避於跨橋樓上樓圮不能蔽寒甚南望峽中風陣如舞北眺凌雲諸峯出沒閃爍坐久之雨不止乃強擔夫行初從東厓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峽轉而西曲路亦西隨之一里復轉而南一里有一家倚東厓而居按郡志有龍馬洞在峽中疑即其處而風甚不及問又南江流搗崆中愈驟崆中石聳突而激湍或爲橫檻以扼之或爲夾門以束之或爲齟齬或爲劍戟或爲犀象或爲鸜鵒百態以極其搏截之勢而水終爲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過之或挾而濺之百計以盡超越之觀時沸流傾足下大雨注頭上兩厓東臯一線透脫轉覺神旺二里顧西厓之底有小穴當危厓下東向與波流吞吐心以爲異過而問熱水洞何在始知即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熱水洞門甚隘而中頗寬其水自洞底湧出如沸湯人入洞中爲熱氣所蒸無不浹汗有疾者輒愈九氣臺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時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過不及下也又南一里峽乃盡前散爲塢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塢是爲下山口蓋崆東之山即靈應南垂至是南盡餘脉遯而東乃南衍爲西山灣之春崆西之山南自鄧川西逆流而上中開爲南北大塢而彌宜佶江貫其中焉峽口之南有村當塢是爲鄧川州境於是兩岸夾堤垂楊路從東岸行六里餘而抵中江

所、時衣已澄透、風雨不止、乃覓逆旅沸湯爲飯、入叩劉陶石、名一金、父以鄉薦爲涿州守、辛於任、前宿其來鳳莊者、劉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樓、出楊太史二十四氣歌相示、書法帶趙吳興、而有媚逸之致、初十、雨止、而餘寒猶在、四山雪色照人、迫飯而負擔之夫逸去、劉君乃令人覓小舟於江岸之西、覆鐘山下、另覓夫肩行李從陸行、言西山下有湖可遊、欲與余同泛也、蓋中所當彌宜佶江出峽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築隄導江爲中流、所東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東山、經龍王廟前、匯爲東湖、流爲悶地江、是爲東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鐘山石穴中、東出爲綠玉池、南流爲羅蒔江、是爲西流、故其地有三江之名、雖同南而共注洱海、然未嘗相入也、余與劉君先西過大石橋、乃跨彌宜佶江上者、西行塍中一里、有小橋跨小溪上、卽羅蒔江也、橋之北、水塘瀲灩、青蒲蒙葺、橋之南、溪流如線、蛇行兩畦閒、因踞橋坐而待舟、北望梅花村綠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遥、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東山之東、羅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卽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雞方西下、所托宿處、大約此地正東與雞鳴寺西與鳳羽舍工盤相對、但各閉一山脊耳、橋西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時多崩圮、鐘山峙橋西北、溪始峙橋正西、蓋鐘山突而東、溪西環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圍、匯絕頂閒、東南墜峽而下、高挈衆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隨溪、遵其東麓南行、兩旁

勝低於溪壖岸行水於其中其流雖小而急此處小舟如葉止江似河通大舟二里則兩岸漸平而走沙中壖舟膠不前劉君而急流莫從受三人幕彌宜佶與余乃登岸行隴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復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汎汎多有連蕪爲畦植柳爲岸而南結廬於中者汀港相閒曲折成趣深處則曠然展鏡夾處則杳然畫畫脩脩有江南風景而外有四山環翠覺西子湖反出其下也湖中藷田甚沃種蒜大如拳而味異鶯粟花連疇接隴於黛柳鏡波之閒景趣殊勝三里湖盡西南瞻鄧川州治當山腋曲閒居廬不甚盛而無城其右有崩峽倒衝之昔年遷於德源城以艱水復還故處大路在湖之東彌宜佶江西岸若由陸路行不復知此中有湖湖中有此景也又南行港閒一里餘有路自東橫亞於西山即達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連架三橋以洩水舟由堤北東行一里穿橋而南又半里有小橋曰三條橋即北從中所來之大道也水穿橋東路度橋南俱南向行初約顧僕以待於此而不在劉君臨岐踟躕時已過午餒餘揮手別劉君令速迓余遵大道南行始見路東有小山橫亞塢中若當門之楹截塢而出者是爲德源城蓋古跡也（按志昔六詔未一南詔延爲星回會鄧賊詔賊妻蠻夫莫往曰後五詔俱焚死遺屍莫辨復以計紿之得自盡山橫塢中不甚高而東西兩端各不屬於大山山之西與臥牛相夾則羅蒔江與鄧川驛路從之山之東

與西山灣山相夾、則彌宜佔悶地二江從之南三里、從其西峽
傍臥牛東突之嘴行、臥牛山者、鄧川東南下砂之臂也、一大峯
一小峯相屬而下、大者名臥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
大、今俱呼爲象山云、湊峽之開有數十家當道、是爲鄧川驛、過
驛一里、上盤西山之嘴始追及僕擔、遂南望洱海直上關而北、
而德源橫亙之南、尚有平疇南接海濱、德源山之東大山南下
之脊、至是亦低伏東轉而直接海東大山、蓋萬里之脉至洱海
之北而始低渡云、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峽口、其
峽自西山出、橫陟之而上南坡閉又二里、有坊當道、踰坡南行、
始與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東向而突海中、是爲龍王廟、南

厓之下、有油魚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樹、皆爲此中奇勝、而
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遙、急令僕擔先覓寓具餐、余俳探此而
後中食、乃從大路東半里下至海厓、其廟東臨大海、有漁戶數
家居廟中、廟中一坑下墜、架石度其上如橋、從石南墜坑下丈
餘、其坑南北橫二丈、東西闊八尺、其下再欹而下、則水貫峽底、
小魚千萬頭攢聚於內、漁人見余至、取飯一掌撒、則羣叢而噉
之、蓋其下亦有細穴潛通洱海、但無大魚、不過如指者耳、油魚
洞在廟厓曲之閒、水石交薄、厓內遜而抱水、東向如玦、厓下插水
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魚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
俱油、爲此中第一味、過十月復爲有矣、厓之後、石簷片如芙蓉

裂瓣、從其隙下窺之、多有水漱其底、蓋其下皆潛通也、稍西上有中窪之岩當路左、其東厓漱根、亦有水外通、與海波同爲消長焉、從其側交大路而西踰坡、不得路、望所謂三家村者、尚隔一箐、踞西峽開、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陟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趨、一里、漸得路、轉入西峽半里、抵三家村、問老嫗指奇樹在村後田閒、又半里至其下、其樹南臨深岸、而南榦半空、直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閏增一瓣、與省城之說同、但開時香聞遠甚、土人謂之十里香、則省中所未聞也、榆城有風花雪月四大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上關以此花著、按志榆城異產有木蓮花、而不注何地、然他處亦不聞、豈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終、乃謝、時已無餘瓣、不能聞香見色、惟撫其本瓣其葉而已、乃從村南下坡、共東南二里而至沙坪、聚落夾衢、入邸舍而晚餐已熟、劉君所倩擔夫已去、乃另倩爲早行計、

十一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餘、西山之支又橫突而東、是爲龍首關、蓋點蒼山北界之第一峯也、鳳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巔而東北轉者、爲龍王廟後諸山、迤邐從鄧川之臥牛溪始、而北盡於天馬、南峙者爲點蒼、而東垂北顧、實始於始此、所以謂之龍首、一統志列點蒼十九峯次第、自南而北、則是反以龍尾之峯爲首也、當山垂海錯之處、葦城當道、爲榆城北門鎖鑰、俗又謂之上關、以據洱海上

流也。入城北門半里出南門，仍依點蒼東麓南行，高眺西峯，多墜坑而下，蓋後如列扆，前如連袂，所謂十九峯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墜爲坑者也。南二里，過第二峽之南，有村當大道之右，曰波羅村。其西山麓有峽，逼泉之異。余聞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僕擔先趨三塔寺，投何阿巢所棲僧舍而余獨從村南西向望山麓而馳。半里，有流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樹大合抱，倚厓而聳立，下有泉東向漱根竅而出，清冽可鑒，稍東，其下又有一小樹，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匯爲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峽逼，鬚翅栩然，與生逼無異，又有眞逼千萬，連鬚鉤足，自樹顛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遊人俱於（從）此月羣而觀之，五月乃已。余在粵西三里，陸參戎即爲余言其異，至此又以時早未花，詢土人（或言）峽逼即其花所變，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類而來，未知孰是。然龍首南北相距不出數里，有此二奇葩，一恨於已落，一恨於未蕚，皆不過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圖其葉而後行。已望見山北第二峽，其口對峽（逼）如門，相去不遠，乃北上躡之，始無路。二里近峽南，乃得東來之道，緣之西向上躋，其坡甚峻，路有樵者，問何往，余以尋山對，一人曰：此路從峽南直上，乃樵道，無他奇。南峽中有古佛洞，甚異，懸厓絕壁，恐不能行，無引者，亦不能識。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萬里而來，不爲險阻，余

何難前導余仍解長衣行所折蛺蜨枝負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復西向懸躋又二里竟凌南峽之上乃第三峽也於是緣峽上西行上下皆純厓絕壁積雪瞪瞪當石厓閒旭日映之光艷奪目下瞰厓與南峯又駢峙成峽其內隆窐深杳其外東臨大道有居廬當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厓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轉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厓石愈巖巖對厓亦穹環駢繞蓋前猶下厓相對而至此則上峯俱迴合矣又一里盤厓漸北一石橫度足下而上厓飛騫刺空下厓倒影無底導者言上厓腋閒有洞曰大水下厓腋閒有洞曰古佛而四睇皆無路導者曰此度石昔從上厓隆下橫壓下洞之上路爲之塞遂由度石之西扳枝直隆其下果有門南向而上不能見也門若裂罅高而不闊中分三層下層隆若曾井俯窺窅黑而不見其底昔曾置級以下燖燈以入甚深今級廢燈無不能入矣中層分瓣排楞內深三丈石潤而潔洞狹而朗如披帷踐榭坐其內隨峽引眺正遙對海光而洞門之上有中垂之石儼如龍首倒懸寶絡中掛上層在中洞右厓之後盤空上透望頗窈窕而中洞兩厓中削內無從上其前門夾處兩厓中湊左厓前削石痕如猴少刓其端首大如卵可踐猴首飛度右厓以入上洞但右厓敲仄與左厓雖中懸二尺餘手無他援而猴首之足亦僅點半趾躍陟甚難昔亦有橫板之度而今無從

覓余宛轉久之不得度而下導者言數年前有一僧棲此屋閒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壘級架梯亦久廢無存今遂不免閟塞余謂不閟塞不奇也乃復上度石從其石門捫屋直上屋亦迸隙成門閟門亦南向高而不闊與下洞同但無其層壘之異峽左右片下垂擊之作鐘鼓聲北向入三丈峽窮而躡之上有窪當後壁之半外聳石片中刺如蘆白以手摸之內員而底平乃天成貯水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頂下垂其中如玉龍倒影乃滴水之痕白側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飲水者觀玩既久乃復下度石趙著乃取樵後峽去余乃仍循屋東下三里當南屋之口路將轉北見其側亦有小岐東向草石閉可免北行之迂乃隨之下其下甚峻路屢斷屢續東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東出之澗澗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見余自北屋下爭覘眺之不知為何許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村後乃東出半里入夾路之衢則龍首關大路也時腹已餒問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竭廬而趨遙望洱海東灣蒼山西列十九峯雖比肩連袂而大勢又中分兩重北重自龍首而南至洪圭其支東拖而出又從洪圭後再起為南重自無為而南至龍尾關其支乃盡洪圭之後即有峽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東出者為某村又東錯而直瞰洱海中為鵝鼻嘴即羅剎石也不特山從此壘兩重而海亦界為兩重焉十三里過

某村之西西瞻有路登山爲花甸道東瞻某村居廬甚富又南踰東柂之岡四里過二舖又十五里而過頭舖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則何阿巢同小乃郎相望於門僧覺宗出酒沃飢而後飯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橋而坐松陰塔影隱現於雪痕月色之閒令人神思悄然

十二覺宗具騎擎餐候何君同爲溝碧溪遊出寺卽南向行三里過小紙房又南過大紙房其東卽郡城之西門其西山下卽演武場又南一里半過石馬泉一方在坡幽閒水從此溢出馮元成謂其清冽不減慧山甃爲方池其上有廢址皆其遺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見有石馬故名又南半里爲一塔寺前有諸葛祠衍書院又南過中和玉局二峯六里渡一溪頗大又南有峯東環而下又二里盤峯岡之南乃西向竟小徑入峽峽中西望重峯掩映最高高一峯當其後有雪痕一派獨高垂如疋練界青山有溪從峽中東注卽清碧之下流也從溪北躡岡西上二里有馬鬣在左岡之上爲阮尚賓墓從其後西二里躡峻凌厓其厓高穹溪上與對厓駢突如門上聳下削溪破其中出從此以內溪嵌於下厓夾於上俱逼仄深窅路緣厓端挨北峯西入一里餘馬不可行乃令從者守馬於溪側顧僕亦止焉余與巢阿父子同兩僧溯溪入屢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澗旁兩厓巉石俱堆削如夾西眺內門雙聳中劈僅如一線後峯垂雪正

當其中、掩映層疊、如柱幅中垂、幽異殊甚、覺宗輒解簪酌酒、凡三勸酬、復西半里、其水揭峽瀉石間、石色光膩、文理煥然、頗饒煙雲之致、於是盤厓而上一里餘、北峯稍開、得高坪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復與瀙遇、循瀙西向半里、直逼夾門之下、則水從門中突厓下墜、其高丈餘、而下爲澄潭、潭廣二丈餘、波光瑩映、不覺其深、而突厓之槽、爲水所泊、高雖丈餘、滑膩不可着足、時余狎之不覺、見二僧已踰上厓、而何父子欲從瀙北上、余獨在潭上覓路不得、遂躡峯槽、與水爭道、爲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頂、亟躍而出、踞石絞衣、扳北厓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雖高丈餘、其上槽道曲折如削、滑膩尤甚、卽上其初層、其中升降、更無可階也、再踰西厓下觀、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厓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環窩、南北二面石門之壁、其高參天、後面卽峽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腳嵌額突、下與兩旁聯爲一石、若剖半盎、並無纖隙透水潭中、而突顙之上、如簷覆潭者、亦無滴瀝拋厓下墜、而水自潭中輒東面而溢、轉倒槽道、如龍破峽、余緣厓端俯而見之、亟扳厓下墜、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豪一孔、無不瑩徹、亟解溼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滌煩、暖若挾纊、何君父子、亦百計援險至、相叫奇絕、久之厓日西映、衣亦漸乾、乃披衣復登厓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

即潭左環厓之上、其北有覆厓度空、可當庭榭之憩、前有地如掌、平廣若臺、可下瞰澄潭、而險逼不能全見、既前、余欲從以內再窮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峯、何君輩不能從、亦不能阻、但云余輩當出待於休馬處、余遂轉北厓中垂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餘、踰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厓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旁北厓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厓架空、度爲棧道者四五丈、是爲陽橋、亦曰仙橋、橋之下、正門內之第二潭所匯、爲石所虧蔽不見、及度橋北、有疊石貼壁閣稍北、疊石復北斷、乃稱其紱、南墜澗底、底有小水、蛇行堀石閒、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厓又駢對如門、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瀦其中、亦澄碧淵渟、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後塞壁之上、水聲潺潺從上澗垂下、其聲潺潺不絕、而前則從堀石閒東注二潭矣、余急於西上、遂從澗中歷堀石而上、澗中於是無纖流、然堀石經衝滌之餘、不特無汙染、而更光膩、小者踐之、巨者扳之、更巨者則轉夾而梯之、上矚兩厓、危矗直夾、彌極雄厲、漸上二里、澗石高穹、滑不能上、乃從北厓轉陟箐中、厓根有小路、爲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聞人聲在絕壁下、乃樵者拾枯、於此捆束、將返、見余、言前已無路、不復可踰、余不

信、更從叢篁中披陟而西上、其處竹形漸大、亦漸密、路斷無痕、
余（莽）披之、去巾解服、扳以爲經、復踰里許、其下谿底、又環轉而北、
與垂雪後峯、又界爲兩重、無從竟升、聞清碧澗有路可通後嶺、
通漾濴、豈尚當從澗中歷塊耶、時已下午、腹餒甚、乃亟下、則負
芻之樵、猶匍匐篝中、遂從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
二潭、其潭當夾門逼東之內、左厓卽陽橋高橫於上、乃從潭左
扳磴隙上陽橋、踰東嶺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
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馬處、何君輩已去、獨留顧僕（守）
飯於此、遂啜之、東出三里半、過阮墓、從墓右下渡澗、由澗南東
向上嶺、路當南踰高嶺、乃爲感通閒道、余東踰其餘支三里、下
至東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須西南踰高脊乃得、復折而西南
上躋、望厓而登、竟無路可循也、二里登嶺頭、乃循嶺南西行三
里、乃稍下度一峽、轉而南、松檜翳依、淨宇高下、是爲岩山、而感
通寺在其中焉、蓋三塔感通、各有僧戶三十六房、而三塔列於
兩旁、而總以寺前山門爲出入、感通隨厓逐林、各爲一院、無山
門總攝、而正殿所在、與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雲堂、衆俱以
大雲堂呼之、而已、時何君輩不知止於何所、方逐房探問、中一
房曰玻玨山、乃楊升庵寫韵樓故址、初聞何君欲止此、過其門、方
建醮設法於前、知必不在、乃不問而去、後有一人追至留還其
房、余告以欲覓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齋而後行、余

視其貌似曾半面而忘從何處諦審之知爲王膚虞乃衞侯之
子爲大理庠生向曾於大覺寺會於遍周師處者也今以其祖
母忌辰與其父同修薦於此見余過鼓父子相諗而挽留余飯
焉飯閒何君亦令僧來招既暮而暮遂同招者過大雲臺前北
堂上得何君所止靜室復與之席地而飲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十三與何君同赴齋別房同遍探諸院時山鵑花盛開各院無
不燦然中庭院外喬松修竹閒以茶樹樹皆高三四丈絕與
桂相似時方採摘無不架梯升樹者茶味頗佳炒而後曝不免
黝黑已入正殿山門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
賜僧某歸雲南詩十二章前後有御跋此僧自雲南入朝以白
馬茶樹獻高皇帝臨軒見之而馬嘶花開僧遂蒙厚眷後從大
江還帝親灑天翰以江行所過各賦一詩送之又令諸翰林大
臣皆作詩送行今宸翰已不存而詩碑猶當時所鐫者李中谿
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與文獻同輯竟不之錄然其文獻門中亦
有御製文何獨詩不可同輯耶殿東向大雲堂在其北僧爲瀹
茗設齋已乃由寺後西向登嶺覓波羅岩寺後有登山大道二
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峯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與昨清
碧溪所望雪痕中懸處相近即後山所謂筆架山之中峯矣一
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澗之峽北行六里而至波羅岩波
羅岩者昔有趙波羅棲此朝夕禮佛印二足跡於方石上故後

入郡以波羅名、波羅者乃此方有家道人所稱、其石今移大殿中爲拜臺、時余與何君橋梓騎而行、離寺即無樹、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而登、四里踰巔而西、其巔亦南與對山夾澗爲門者、澗底水細不及清碧、而內峽稍開、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橫甕成岩、南臨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失峯齒齒列其上、遙數之亦得十九、又蒼之具體而微者、岩之西有僧構室三楹、庭前疊石明淨、引水一龕貯岩石下、亦饒幽人之致、僧爲瀹茗、炙麵爲餌以啖客、久之乃別、從舊路六里過大雲堂、時覺宗相待於斑山、乃復入而觀寫韵樓、樓已非故物、今山門有一樓、差可以存跡、問升庵遺墨、尚有二篇、寺僧恐損闕藏而不揭也、僧復具齋、強吞一盂而別、其前有龍女樹、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寸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大於玉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止存數朵在樹杪、而高不可折、余僅折其空枝以行、於是東下坡五里東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夾道以出、大道即龍尾關達郡城者也、其南有小村、曰上睦、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過七里五里二橋、而入郡城南門、經大街而北、過鼓樓、遇呂夢熊使者、知夢熊不來、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門過弔橋而北、折而西北二里、暮入大空山而宿、

十四、觀石於寺南石工家、何君與余各以百錢市一小方、何君

所取者有峯巒點綴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因與何公遍
遊寺殿是寺在第十峯之下唐開元中建名崇聖寺前三塔鼎
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層故今名爲三塔塔四旁皆高松
參天其西由山門而入有鐘樓與三塔對勢極雄壯而四壁已
頹簷瓦半脫足發矣樓中有鐘極大徑可丈餘而厚及尺爲
蒙氏時鑄其聲聞可八十里樓後爲正殿殿後羅列諸碑而中
豁所勒黃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其後爲雨珠觀音殿乃立像
鑄銅而成者高三丈鑄時分三節爲範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
完忽天雨銅如珠衆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
迴廊諸像亦甚整而廊傾不能蔽焉自後歷級上爲淨土庵卽
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後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閒各方七尺厚
寸許北一方爲遠方山闊水之勢其波流潑折極變化之妙有半
舟度焉爾煙閒南一方爲高峯疊嶂之觀其氤氳淺深各臻神
化此二石與清眞寺碑趺枯梅爲蒼石之最古者清眞寺在南
碑僻一座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閒門內二門有
石色黯淡而枝痕飛白雖無花而有筆意新石之妙莫如張順
寧所寄大坌山樓閒諸石中有極其神妙更逾於舊者故知造
物之愈出愈奇從此丹青一家皆爲俗筆而畫苑可廢矣張石大徑
二尺約五十堛堛皆奇倶絕妙着色山水危峯斷壑飛瀑隨雲
雪厓映水層巒遠近筆筆靈異雲皆能活水自有聲不特五色
燦然而已其後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
亦如之花尚未盡也淨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內外庭除俱

以蒼石鋪地、方塊、大如方磚、此亦舊製也、而清眞寺則新製以爲欄壁之用焉、其庵前臨玉皇閣道院、而路由殿東輦門入、紺宮三重、後乃爲閣、而竟無一黃冠居此、中空戶扼、令人悵然、

十五、是日爲街子之始、蓋榆城有觀音街子之聚、設於城西演武場中、其來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夷物亦無不至、聞數年來道路多阻、亦減大半矣、晨餐後、何君以騎同余從寺左登其祖塋、過寺東石戶村、此餘環堵數十圍、而人戶俱流徙已盡、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數十家、今惟南戶尚存、取石之處、由無爲寺而上、乃點蒼之第八峯也、鑿去上層、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塋、脈自峰頂連珠下墜、前以三塔爲案、頗有結聚環護之勝、還二里至後寺、轉而南、過李中谿墓、乃下馬拜之、中谿無子、年七十餘、自營此穴、傍寺以爲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爲滄桑耶、由西石戶村入寺飯、同巢阿趨街、且欲入城訪呂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還、余輩亦隨之還寺、

十六、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門入叩呂夢熊乃郎、訊其寓、得於關帝廟前、蓋西城內之南隅也、時已同劉陶石往街相馬矣、余乃仍出西門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場、俱結棚爲市、環錯紛紜、其北爲馬場、千騎交集、數人騎而馳於中、更隊以覘高下焉、時男女雜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場市、巢阿買文已返、劉呂物色無從、遇覺宗爲飲於市、且覓麪爲飯、觀場中諸物、多藥多氈布

及銅器木具而已無足觀者書乃吾鄉所去學堂諸編及時文
數種無舊書也既暮返寺中
十七巢阿別而歸約余自金騰東返仍東盡點蒼之勝目下恐
漸熱先爲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卽南入城遇劉陶石及沙坪
徐孝廉知呂郎已先趨馬場遂與同出已遇呂知買馬未就既
而辭呂觀永昌賈人寶石琥珀及翠生石諸物亦無佳者仍覓
麵爲飯飯後覓僱僕不得乃返寺而僱僕已先在矣
十八由東門入城定巾買竹箱修舊篋再過呂寓叩劉呂二君
呂命其僕爲覓擔夫余乃返
十九晏過呂寓二君留余飯同劉君往叩王廣虞父子蓋王亦
劉咸也王家在西南城角內其前卽清眞寺寺門東向南門內
大街寺乃教門沙氏所建卽所謂回回堂也殿前楹陛窓櫺之
下俱以蒼山石代板如列畫滿堂俱新製而獨不得所謂古梅
之石還寺所定夫來索金加添余不許有寺內僧欲行余索其
定錢仍捐不卽還令顧僕往追抵暮返曰彼已願行矣
二十晨起候夫不至余乃以重物寄覺宗令顧僕與寺僧先行
余乃入西門清眞寺觀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無花白紋黑質
尙不能如張順寧所寄者之奇也出南門遂與僧僕同行遵西
山而南過五里七里二橋又三里過感通寺前其入道南有三四家夾
道曰上睦又南則西山巍峩之勢少降東海瀾環之形漸合十

里過陽和舖又十里則南山自東橫亙而西海南盡於其麓窄
西峽而去西峽者南即橫亙之山至此愈峻北即蒼山至此南
盡中窄一峽西去甚逼而峽口稍曠乃就所窄之溪城其兩厓
而跨石梁於中以通往來所謂下關也又名龍尾關關之南則
大道通自趙州西向漾濞喬既度橋出關南遂從溪南西向行
三里南北兩山俱逼湊水搗其中如線遙睇其內崇峰北繞蒼
山之背壁立灣環掩映殊異破峽而入又二里南峯俱成石壁
倒壓溪上北峯一支如渴兕下赴兩厓相粘中止通一線剖石
倒厓始行峽中繼窄石下峽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橫架其西長
丈五尺而濶僅尺餘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厓亦峻不能通路出南
厓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餘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
北風雨大至北三里餘有數家倚西山下是爲潭子舖其地爲
趙州屬北五里轉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峽來入是爲桃
花箐渡箐溪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爲茅艸房溪雨愈
至此始容鄽厓之勝然猶棕櫚捲之綴於箐底也是日喻道自漾
濞下有趙州大理蒙化諸迎者踵踵雨中其地去四十里橋尚
五里計時纔下午恐橋邊旅肆爲諸迎者所踞遂問舍而託焉
亦以避雨也

二十一雞初鳴促主者炊起而候飯天明乃行雲氣猶勃勃也
北向仍行溪中三里餘有亭橋跨溪上亭已半圮水沸橋下甚急

是爲四十里橋、橋東有數家倚東厓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爲蒙化屬、蓋橋西爲趙州、其山之西爲蒙化、橋東亦爲蒙化、其山之東爲太和、大平之相錯如此、至是始行溪東傍點蒼後麓行七里餘、有數十家倚東山而廬、夾路成巷、是爲合江鋪、至是始望西北峽山橫裂、有山中拔爲隙、其南者余所從峽也、其北來者下江嘴所來瀾漫峽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順寧之峽也、峽形雖遥分、而溪流之會合尚深嵌西北峽中、此鋪所見、猶止南來一溪而已、出鋪北、東山餘支垂而西突、路北踰之、遂俯南來溪亦不可見、蓋餘支西盡之下、即兩江會合處、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嶺者四里、始兩有小流自東北兩峽出、既而盤曲東下、一澗自東北峽來者差大、有亭橋跨之、亭已半圮、是爲亭山水橋、蓋舊山西下之水、此爲巖窮大、亦西南合於南北二水交會處、然則合江之稱實三流、不止瀾水瀦水而已也、從橋西復西北踰一小嶺、共一里、始與瀾水遇、其水自瀾瀦來經此、即南與天生橋之水合、破西南山峽去、經順寧洋山而下瀾滄江、路溯其東岸行、其東山亦蒼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羅坦南下之脈、至此而迤逦西南、盡於順寧之洋山、北行五里、有村居夾而成巷、爲金牛屯、出屯有小溪自東山出、架石梁其上、側有石碑、拭而讀之、乃羅近溪所題石門橋詩也、題云、石門近在橋左、因矯首東望、忽雲氣逛坼、露出青芙蓉兩片、插天拔地、駢立對峙、其內

崇巒疊映、雲影出沒、令人神躍、亟呼顧僕與負僧而二人已前、遙迫之二里乃及、方欲強其還而一僧旁伺、問之、卽石門旁藥師寺僧也、言門上有玉皇閣、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願爲居停主、乃東向從小路導余五里抵山下、過一村、卽藥師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嚴、坐余小閣上、摘蠶豆爲餉、時猶上午、余欲登山、性嚴言玉皇閣躡峰而上、十餘里、且有二洞之勝、須明晨爲竟日游、今無及也、蓋性嚴山中事未完、既送余返寺、遂復去、且以匙鑰置余側、余時慕石門奇甚、餐飯、卽爲其閣東南望石門而趨、皆荒翳斷塍、竟不擇道也、二里見大溪從石門出、溪北無路入、乃下就溪中、盈巨石、多奔流、亦無路入、惟望石門近在咫尺、上下壁湊、駢削萬仞、相距不踰二丈、其頂萬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蓋本一山外屏、直從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難爲陸陟、復無從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從路西出、久之得一徑東向、復從以入、將及門下、復渡溪北、溪中縛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過望、益東逼門下、叢篁覆道、道分爲二、一東躡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則溪水正從門中躍出、有巨石當門扼流、分爲二道、襲之而下、北則漫石騰空、作珠簾狀、而勢甚雄、南則嵌槽搗隙、爲懸雷形、而勢甚東、皆高二丈餘、兩旁石皆逼削、無能上也、乃復上就東岐躡磴、已又分爲二、一北上躡坂、一南凌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

若萬斛之舟高汎溪中其根四面俱淪波瀲激獨西北一徑懸磴而上下瞰即珠簾所從躍出之處上眺則石門兩厓劈雲削翠高駢逼湊眞奇觀也但門以內則石奔水湧路絕不通乃復上就北岐躡磴始猶藤箐蒙葺既乃石厓聳突半里路窮循厓南轉飛厓倒影上逼雙闕下臨絕壑即石門之根也雖猿猱攲鳥翦不能度而入矣久之從舊路返藥師寺窮日之力可僅至玉皇閣姑憩而草紀雷(西)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二十二晨起候飯性嚴東火負鐺摘豆裹米令僧僕分攜乃從寺後東向登山二里轉而(西)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復隨峽轉東一里從峽盡處南轉踰嶺一里路分二岐一東上者爲花椒庵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踰石門之上此石門之北厓也所登處已在門之內對瞰南厓崩削之狀門底轟沸之形種種神往獨所踞厓端危險不能返顧猶覺未能兩盡也東眺門以內峽仍逼東水自東南嵌底而來其正東有山一支巍然中懸恰對峽門而玉皇閣即踞其上尚不能遙望得之蓋其中木石叢密不比外峯可以一覽盡耳於是緣岡脊東上一里南與峽別折而東北上半里幽閒有頹垣遺構爲玉峯寺廢址玉峯者萬曆初僧石光所建藥師乃其下院而性嚴即其後嗣也其後又有一廢址曰極樂庵從其後復轉向東南上半里再與東峽遇乃緣支峽東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峽東盡乃南度其上復北轉共二

里而得玉皇閣、閣南向石門而遙東臨峽壁而逼初刱於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賢擴而大之今前樓之四壁俱頽後閣之西角將仆、蓋岌岌矣、閣東有臺下臨絕壑、其下有洞、爲二道靜修處時二僧及僕俱燃火竟泉、將爲炊余不暇及竟洞先從閣援石獨上、蓋遙望峽後之大山上聳三峯者衆皆指爲筆架山、謂卽東面清碧溪後主峯、孚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陽、茲更欲一窮其陰、以盡石門溯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僕亦不能從余、遂貫勇直前二里、山石既窮、而土峯峻甚、乃扳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層累而上、登一頂、復起一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翳、惟向幽閒峙叢木一區、棘翳隨之、余隨(從)巔脊燒痕處行、虎齒(趾)齒印泥沙土閒連上數頂、始造其極、則猶然外峯也、始知蒼山前後共峯兩重、東峙者爲正峯而形如筆架者最高、西環者、南從筆架、北從三塔後正峯分支西來、臂合而前湊、爲石門、但其中俱崩塵墜派、不復開洋、俱下盤夾箐、水嵌其底、木叢其上、余從峯頭、東瞰筆架山之下、有水懸(搗)倒澗底、其聲沸騰、其形夭矯、而上下俱爲叢木遙掩、不能得其全、此卽石門之源矣、又從外巔北行、見其北又分支西下、卽漾濞馹之巔西盡於漾濞橋者也、時日色正午、開霽特甚、北瞻則鳳羽之西、有橫山一抹、自西北斜亙而來者、向從沙溪南望、斜亙其西南、爲橋後水口者也、劍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則潭子舖西之山、南截漾濞二

水之口、爲合江鋪者、大理之路、隨之北來西攬、則橫嶺鋪之脊、
排闥西界、北接斜亞之嶺、南隨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
惟東面內峯巉巖、榆城卽在東麓、而閒隔莫逾、一以峰高厓陡、
扳躋旣難、一以山劃兩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聞此山北幽中
有大堡、白雲寺可躋南峯絕頂、又南逾筆架、乃東下清碧溪、大堡
之路、當卽從分支西下之嶺、循度脊而上、無此中塹之箐、沐西
平征大理、出點蒼後立旗幟以亂之、卽由此道上也、憑眺久之、
乃循舊跡下三里、忽悞而墜西北支路、絕厓斷壑、無從懸墜、且空
山杳隔、莫辨眞形、竟不知玉皇閣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尚
瀕南澗箐中、而澗中多岐、且峻厓絕阪、橫度更難、有棘則蒙翳、
無棘則流圮、方徘徊閒、雨復乘之、忽聞南箐中有呼噪聲、知玉
皇閣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遙相應、而尚隔一箐、樹叢不可見、
路絕不可通行、盤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厓、於是投隙墜空、始
無流墜之恐、而雨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閣之右、炊飯已寒、
重沸湯而食之、閣左少下、懸厓之閒有洞南向、下臨深澗、乃兩
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闊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約及
數丈、而底甚平、其石質粗糲、洞形亦無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
已、洞前石厓上下危削、古木倒盤、霏煙攬翠、榍輞轟流、令人有
杳然別天之想、時雨已復霽、由舊路轉北而下、三里至玉峯寺
舊址、由岐下北墜、轉峽墜塢一里餘、而得花椒庵、石洞、洞亦巨石

所覆、其下半壁石盤、半虛空中、空處浮出二三丈、上下亦離丈餘、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盤之上、而東西南三面俱虛簷如浮舫、今以碎石隨其厓而窒之、祇留門西向、而置佛於中、其前架樓三楹而反無壁、若以窒洞者窒樓、則洞與樓兩全其勝矣、其北又有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閒若爲之供者、此地境幽塢繞水石錯落、亦棲眞之地、龕中器用皆備、而寂無居人、戶亦設而不關、余愧行覺不能留此爲悵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卽石門北頂北來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藥師、途中遇一老人負桶數枚下山、卽石洞所棲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負下山、鬻以爲餐、亦不能夜宿洞閒也、

二十三、晨起、爲性嚴作玉皇閣募緣疏、因出紙請書、余書而後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厨待之、近午、雨少殺、余換草履、性嚴披氈送之出藥師殿門、卽北行、二里、涉一枯澗、其澗自東北山麓出、下赴甚深、蒼山之後、至此又西北又數里矣、既渡西北、上西行之坡、一里踰其上、始見其西開一東西塢、濼濼之水、從其中東注之、而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數十家當大路、是爲濼濼驛、別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餘、北界山環而稍南抱水直逼南山下、是爲磯頭村、亦有數十家當磯之腋、路南向盤之、遂躡磯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轉北復開南北塢、於是傍東山西麓北行三里餘、抵濼濼街居廬夾街臨水甚盛、有鐵鎖橋在街北上流一

里、而木架長橋、卽當街西跨下流、皆渡漾濞之水、而木橋小路較近、按志、劍川水爲漾濞、洱海水爲濞、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橋去合江鋪北三十里、駄去其北亦十五里、止當漾水、與濞水無涉、何以兼而名之耶、豈濞水非洱海卽點蒼後出之別耶、然余按水出麗江府南者、皆謂之漾、如漾共發源於十和之中海、經七和、下窪慶、合東西諸泉而入宂、故曰漾共、此水發源於九和、經劍川別而南流、故曰漾別、則別乃分別之別、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統志又稱爲漾備、此又與勝備同名、亦非濞字之一徵矣、余乃就木橋東買蔬米、卽由此渡、不及北向鐵橋、渡其中、始覺湯湯倍於洱水、西向又有一峽自西來、是爲永平道、望大塢北去、亦數里而分爲二、而永昌大道、則從此而西、始行塢中二里、漸上又二里、有數家夾道、大坊跨之、曰繡嶺連雲、言登嶺之始也、是爲白木鋪、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閉轉向南一里餘、復轉向西、於是廻眺東之點蒼東北之鳳羽、反愈近然所臨之坡峽則在南、更西躡坡逶運而上、又四里、有寺東向、當坡嘴中懸、是爲捨藥寺、就而飯、由其後又西上、路稍平、其南臨東出之澗、猶故也、又二里、有村當嶺脊、是爲橫嶺鋪、鋪之西、遂西躡夾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嶺幽之脊、其幽夾隘如門、透其西、卽有坑北墜、又有坑西流、路隨西流者下二里、路轉向南峽、而水乃由北峽去、始知猶北流而東入漾濞上流者、又南一里、其峽中平、而水

忽分南北、始知其脉由此峽中、自西而東、度其上所踰夾隘、乃
既度南而北突之峯、非南來之脊也、蓋此脊西北自羅均山分支、
東南至此降度峽底、乃東突崇峰、由其北而東下者爲橫嶺、而
東盡於白木舖、由其南遶迴南去者、東挾碧溪江西挾勝備水、
而盡於兩水交會處、是其脉亦不甚長也、從峽中南行半里、轉
西、有小水自東墜峽來、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隨流南轉、始循水
東厓下、既渡其東、復涉其西四里餘、有水自東峽出、西與南下
之澗合、其流始大、而峽愈逼、東厓直瞰水而西、路乃度而循西
厓下、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二三家倚西坡上、投宿
不得、又南、兩厓愈湊、三里及之、復渡溪東、有數家倚東厓下、是
爲太平舖、乃宿其敞樓。○按志、是水爲九渡河、沿山繞流上跨
九橋者、是其下流、與雙橋河合於黃連堡南入勝備江、
二十四、雞鳴具飯、昧爽即行、越澗傍西山而南、其峽仍逼、五里、
遵西山之厓漸上、五里盤其南突之嘴、遂挾北峯西行、路轉於
上、溪轉於下、又西十里有村倚北山坡峽開、居廬甚盛、是爲打
牛坪、相傳諸葛丞相過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
隨峽流西下十里、有山橫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見有溪自
北而南、漱橫截山之東麓、太平舖九渡河自東注之、有數家當
其交會之處、是爲勝備村、此北來之水、即勝備江也、盤村坡湖
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橋渡江西厓、江流差大於洱水、而不及漾

瀼、其源發於羅武山、下流達於蒙化、入溪碧江、由其西轉而隨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厓峭甚、半里、又隔江與勝備村對、又南一里餘、有小峽自西來、截之、漸南上盤其東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盤其南突之嘴、水從其下西轉南折、而破峽去、路從其上挾北坡西下、蓋其西有峽自西幽下墜而來、又有山從峽南挾之俱東、當突嘴之下、與勝備合、而破其南峽突嘴之路、不能超峽之而度其南挾之東垂、故西折一里餘、而下循其西幽、又東折一里而上盤其東垂、東垂即勝備所破峽之西厓也、半里轉其南、又有一小水自東垂南西峽來入、乃捨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來小流、循東垂南厓西向入一里餘、有村踞小流之北坡、夾路成聚、是爲黃連堡、始知此小河即雙橋河也、飯於其處、山雨驟至、稍待復行、漸轉西北行岡上二里、其下峽直自北來、乃下渡峽中小橋而西、此橋即雙橋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塢中、從橋西即躡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塢倚南峯復上坡二里、西踰岡脊、是爲觀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峯當脊而起、其巔頗聳、有閣罩其上、以遠不及登、拂脊開碑讀之、言昔武侯過此、方覓道、聞犬吠聲、而左右報觀音現、故俗又呼爲娘娘叫狗山、按郡志、即地實藏山也、從脊西遙望、其磼南壑磼皆而下、高山無與爲匹者、當遙通阿祿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磼皆而來、其外遠山自北亞脊南去、北支分而東向、逶迤與此山屬、南抱爲壑頗寬豁、

而坡陀層伏、不成平塢、西山亘脊之半、有寺中懸縹緲雲嵐閒、
卽所謂萬松仙景也、於是從巔頭盤旋西北二里、轉過西下之
峽、由其北乃陟西南(來)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峽路、從其中共二里
西向稍下、樹木樹翳(深)再下再過脊又八里、有數十家倚北坡夾
道而廬、是爲白土舖、又西入峽七里、漸上漸逼西山、山脊東垂、
南北隆墜甚深、松翳愈密、上下虧蔽、有哨房在坡閒、曰松坡民
哨而無居人、此處松株獨茂、瀰山蔽谷、更無他木、聞其地茯苓甚多、鮮吃如
山藥、坡名以松、宜也、其脊蓋自西巔分支東度、觀音山者、第不知
南北之水何(下)耳、於是西上躡磴甚峻、數十盤而登、共五里、有寺
踞東懸之脊、東向憑臨於松雲翠濤閒、是爲萬松仙景寺後有
閣、曰松梵、朱按君泰禎所題、登之東眺甚豁、蒼山雪色、與松壑
濤聲、遠近交映也、由其後再曲折上躋二里餘、登巔頭又一里
餘、西過一脊、以爲絕頂矣、頂脊(過)南北、分墜之峽似猶東出者、
又西上一里、躡南突之巔、榜曰日升天頂、又西一里、穿峽而入、
有數家散處峽窪閒、俱以木皮爲屋、木枝爲壁、是爲天頂舖、先
是土人俱稱爲天井、余以爲在深壑中、而不意反在萬山絕頂
也、問所謂井者、亦竟無有、巔頭之廬、以爲非常站所歇、強之後
可、既止風雨交作、寒氣逼人、且無從市米、得麪爲巴而啖之、臥
二十五、昧爽啖所存巴、平明卽行、霧蔽山頂、茫無可見、西向稍
下一里、山峯簇立成窪、窪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隨

之南行峽中一里、折而隨峽西下、峽南已墜、壑盤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餘、有哨房當坡而西向、亦虛而無人、其北又有一峽、自東下、與南峽會於坡前、路盤坡而北、渡坡北澗、即隨北澗西下、共四里餘、過梅花哨、於是南北兩界山漸開、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脊垂之脊、始全見其南北兩厓下墜之坑、盤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當路、北渡峽中小水、從其西轉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積水東坡下、挾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縣之東街、其處東西兩界山相距八里、北即其迴環之兜、南爲其夾門之峽、相距一十五里、而銀龍江界其中、其水發源上甸里阿荒山、一名太平河、每歲孟冬近曉、有白氣橫江、恍若銀龍、故名、下經打坪諸峯、入於瀾滄江、當縣治東、有橋跨其上、其處即爲市而無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禦所而縣不在其中也、銀龍橋之西、又有橋名普濟橋、橋下小水、東南入銀龍江、大道由縣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村西西南入山、余欲從石洞浴溫泉、當不沿西山而由中塢、蓋溫泉當塢而出也、乃從銀龍橋市蔬米、即從橋東小路隨江而渡其下流、由稅司前西行、過一小澮、即隨之南行塢中、與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則溫泉當平疇之中、前門後閣、西廂爲官房、東廂則浴池在焉、二方池各爲一舍、南客北女、門有賣漿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買豌豆炊飯、余先酌而入浴、其湯不熱而溫、不停而流、不深而淺、可臥而浴、乃舍也一參戎

所搆而成者、然求所謂石洞則無有也、既浴而飯、出眺、由其西向入峽、不二里、即花橋當、橋當道、由其南向踰嶺、爲爐塘道、余時聞有清淨寶臺山者、在爐塘之西、西由花橋抵沙木河大道、其路迂、南由爐塘閒道行、其路捷、余乃即從塢中南向行、二里餘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峽來、東注而入銀龍江峽口、即花橋之水也、渡橋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眞寺、回回所造、由其前東轉半里、爲後屯、有小塢自南來、又東截塢半里、踰橋上坡東南躋一里餘、轉而東、陟其嶺一里、從嶺上懊折而南二里、踰山南下路絕、二里由坑西轉、又二里復轉而北、仍出後屯小塢、乃復上東坡二里、仍過嶺上懊處、乃竟嶺峽而東半里、有峽直東者爲銅鑛廠道、東南踰岡幽者爲門檻爐塘道、乃折而從東南稍上踰岡半里、東向隨峽而下者二里、及峽底、則深峽自北而南、銀龍江搀壑而隨之、路隨其西南行翳屋閒、幽深窈窕、水木陰閟、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峽來、架木橋渡之、依南山東轉二里、轉而南一里、有數家踞西山之半、東向臨江、是爲門檻村、下跨江之橋、爲門檻橋、言江流至此破峽搗空、若門闥之當其前也、宿於村家、買米甚艱、祈得半升、以存米爲粥、留所買者爲明日飯、

二十六、雞再鳴、具飯、平明隨江西岸行、四里餘、南至岔路、有溪自西峽來、東與銀江合、數十家、下絡溪口、乃下涉其溪、緣南山之

北、於是江東折於下、路東折於上、東向上者一里餘盤北突之坡而東、於是江南折於下、路亦南折於上、南折處又有峽自東來入、正與東折之江對、或以爲永平之界、今僅止此、其南折之峽已屬順寧矣、循江西嶺南向漸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緣江岸、已復南折二里餘出峽、峽乃稍開、始見田塍有二三家倚西坡、是爲稻場、山行至是、始有田畦、故以爲名、其江之東南坡閒亦有居廬、其下亦環畦塍、亦稻場之屬、江流其閒、直南去與瀾滄江合、路由西坡村後、卽西南緣坡上一里至嶺頭、正隔江與東坡之廬對、於是緣峽西入、遂與江別、其峽自西脊東下、循北厓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峽南、循南厓緣躋而上、乃西南盤折二里餘、踰北突之岡、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橫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東南度脊、此脊之東水、下稻場南峽中、西南水、下爐塘而南、從脊上卽西望崇山高穹、上聳員頂者爲寶臺山、其北厓復突而平墜者爲登山、閒道其南垂紆繞而拖峽者爲爐塘所依、余初擬從閒道行、至是屢詢樵牧、皆言閒道稍捷而多岐中無行人、莫可詢問、不若從爐塘道稍迂而路闢、以炭道（駝）之行人也、其岐卽從脊閒分、脊西近峽南下、其中居廬甚殷、是爲舊爐塘、由其北渡峽上、卽閒道也、由其東隨峽南下、爐塘道也、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峽底、半里渡小橋、隨澗西岸南行、其澗甚狹、中止通水道一縷、兩旁時環畦如杯棬、四里稍上、陟西厓

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峽自西北來、南陟之、又沿西厓漸上五里、
盤西厓而踰其南嘴、乃見西峽甚深、峽底爐煙板屋、擾擾於內、
東南嵌於峽口者下廠、西北綴於下峽幽者上廠也、緣峽口之
外、南向隨流下者、往順寧之大道也、余從嶺上西轉、見左厓有
竅、卑口豎喉、其隧深黑、既挖鑛之舊穴也、從其上西行二里、越
下廠抵上廠、而坑又中閉之、分兩岐來、一自東北、一自西北、而
爐舍踞其中、所出皆紅銅、客商來販者四集、肆多賣漿市肉者、余以將登寶臺、
齊食於肆、由西峽溯流入一里、居廬乃盡、隨峽北轉、峽甚深、仄
而止、通一水、得無他迷、然山雨傾注、如網大麓、不覺淋漓三里
漸上、又二里、愈峻、見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貫其中、執
而問之、曰芭蕉根也、以餉猪峻上、二里果見芭蕉蔽厓、有掘而
僅者、即挖根處也、其處樹箐當官、山高路僻、幸有炭駝俱從此
赴廠為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東北經脊而來者、乃隨
脊向西南去、從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見路左有峽西北出、
路遂分為兩岐、而所望寶臺員頂、似在西南隔峯、乃悞下、從峽西
南一里餘、度峽中支溯、緣之西北轉一里、盤北突之嘴、復西南
入峽中溯二里、路漸湮、見洞北有燒山者、遙呼而問之、始知
為悞、然不知山在何處、路當何從、惟聞隨水一語、即奉為指南、
復東北還盤嘴處、溯乃北轉、遂沿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東
南來合、即前分岐西北之正道也、蓋寶臺正在西南所悞之峽、

其南即度脊之自東西突者此寶臺東隔之來脉也而其路未開皆深厓峭壑爲燒炭之窑以供爐塘所用峽中之流從其西北向流繞北厓而西出至西北隅始與竹瀝砦南來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東南而其東不能竟達也循東厓又北一里復隨澗西轉循北厓西行二里始見前峽稍開有村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渡澗橋緣其南厓西上又一里餘而抵其村是爲阿牯寨乃寶臺門戶也由寨後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其寺西向前臨一峽隔峽又有山環之而北而終不見寶臺蓋寶臺之頂高穹於此寺東南而其正寺又在臺頂之南尚當從西南峽中盤入也寶臺大寺爲立禪師所建三年前立師東遊請藏久離此山余至省即聞此山之盛比自元謀至姚安途中聞其燼於火又聞其再建再煨余以爲其被災久矣至是始知其災於臘月也計其時余已過姚安矣不知何以傳聞之在先也自大寺災後名流多棲托慧光余至日猶下午僧固止遂留寺中

二十七飯慧光寺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坳此坳乃寶臺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坳西餘支即北轉而環於慧光之前踰坳南見南山前矗與坳東橫亙之頂排闥兩重復成東西深峽南山之高與北頂並皆自東而西夾重於峽中而下不見底距瀾滄於外而南爲之墊蓋南山自爐塘西南轉而西向溯瀾滄北岸

而西行之爲寶臺南郭、於是西距瀾滄之水、東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頂而北盡於沙木河入瀾滄處、此南山外郭之形也、寶臺自爐塘西南、亦轉而西向大脊中懸、南面與南山對夾、而爲寶臺、西面與西度北轉之支對夾而爲慧光、此寶臺中踞之勢也、其內水兩重、皆北轉而西出、其外大水逆兜、獨南流而東繞、此諸流包絡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眞面目、其山如環鉤、其水如交臂、山脉自羅均爲鉤之根把、博南丁當關爲鉤鼻之中正、外與鉤端相對、而江波頂卽鉤端將盡處、寶臺山乃鉤曲之轉折處也、瀾滄江來自雲龍州、爲右臂、東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東盡處而後去、沙木河源、從南山東峽爲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內塢、抵山西垂盡處而後出、兩水一內一外、一去一來、一順一逆、環於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東自西、復自南而北、爲寶臺之護、此又山水交濼之概也、從峪南、於是東轉、下臨南峽、上倚北厓、東向行山脊之南、雨降雨上、三里東至萬佛堂、此卽太寺之前院也、踞寶臺南突之端、其門西向、而堂殿俱南關、前臨深峽之南、則南山如屏、高穹如面牆、其上多木蓮花、樹極高大、花開如蓮、有黃白藍紫諸色、花瓣數二十片、每二月則未葉而花、三月則花落而葉生矣、絕頂有湧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湧出、乃石筍也、其南幽閉、又有陝西老僧結茅二十年、其地當南山奧阻、曾無至者、自萬佛堂望之、平眺可達、而下涉深

峽上躋層屋竟日而後能往返焉由萬佛堂後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寺創於崇禎初元其先亦叢敝之區立禪師尋山見之爲焚兩指募開叢林規模宏敞正殿亦南面八角層甍高十餘丈址盤數畝倚其脈自東北員穹之頂層跌而下狀若連珠而殿緊倚之第其前橫深峽既不開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護砂水復走泄覺地雖幽閟而實鮮關鑰此其所未盡善者或謂病在前山崇逼余謂不然山外大江雖來繞而無此障之則曠山內深峽雖近環而無此夾之則泄雖前壓如面牆而宇內大剎如少林之面少室靈岩之面岱崇皆突兀當前而開拓彌遠此吾所謂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疎也初余自慧光寺來其僧翠峯謂余曰僧少待一同衣當即追隨後塵比至萬佛堂翠峯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葦自京師參方至此能講演宗旨聞此有了凡師亦川僧淹貫內典自立師行後住靜東峽爲此山名宿故同翠峯來訪之時了凡因殿燬募太史閔約庵先鑄銅佛於舊基以爲興復之倡暫從靜室中移棲萬佛堂前樓余遂與一葦同謁之了凡即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觀所模佛胎遂循(從)基左循北屋復東向行盤磴陟坡路極幽峭西過小靜室兩升兩降南下小峽深木古柯藤交竹叢五里而得了凡靜室室南向與大殿基東西並列第此處東入已深其前南山並夾如故而右砂層疊不比大基之西曠矣其脈自直北員穹之頂

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凹、前復小起、員阜、下臨深峽之北、而室則正臨其凹處、橫結三楹、幽敞兩備、此寶臺奧境也、一葦與了凡以同鄉故、欲住靜山中、了凡與之爲禪侶、余旁參之、覺了公禪學宏貫、而心鏡未融、葦公參悟精勤、而宗旨未徹、然山窮水盡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齋、始進麪餅、繼設蔬飯、飯後雨大至、半晌止、下午乃行、仍過寺基、共十五里、還宿慧光寺

二十八、平明飯而行、三里北下至阿古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東來澗、緣北山之南麓、西北上一里餘、盤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古北西二澗合而北流之峽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東坡西北行六里、墜坡而下一里、及澗、仍隨澗東岸北行、望見峽北有山橫亙於前、路直望之而趨五里、有一二家倚東山下、其前始傍水爲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峽自東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卽此舊爐塘西來之道、阿古寨之澗南來北與之合、是爲三岔溪、舊爐塘指答着謂閣道捷而難詢、政指此也、於是其峽轉爲東西夾水合而西去、路北陟之、循北麓西行三里、西降而出峽口、其西乃開南北大峽、蓋南自寶臺南峽來、從南山北轉而界瀾滄於外者、爲此塢西山、從西幽北轉而挾慧光寺於內者、爲此塢東山、東山爲三岔溪西出、而界斷寶臺中脈止、至其北、又舊爐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與西山對峽、而北峽中塢大開、陂陀禾黍、沓底不甚平、南峽與三岔溪水合流北去、是爲

沙木河上流峽中田塍高下盤錯居廬東西對峙是名竹瀝砦
路挾東山北轉行東山之上而北三里鳩中水直嚙東山之麓
路緣厓躡其上又北二里踰馬鞍嶺此嶺乃東山西突之嘴水
曲而西環其麓路直而北踰其幽此竹瀝砦之門戶也北下二
里始爲平川水與路俱去險就夷北行溪東三里有村倚東山
下曰狗街子傍西山曰阿夷村東山乃博南大脊西盤西山乃
寶臺南山北轉者也其中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馹之西
坡自丁當關西突於川之北與西界山湊川中水自沙潭亦過
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緣西厓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
橋跨溪來東者是爲沙木河馹大道其橋有亭上覆曰鳳鳴橋

余南來路經橋西不踰橋也飯於橋西隨西山大路北行三里
盤西山北突之嘴於是北鳩稍闢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貫直北
去透北峽入瀾滄路盤嘴西行又一里爲灣子村數家倚南山
北麓當北突之腋故曰灣子由其西循鳩南入一里峽窮復遵
峽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躋三里陟巔脊此卽寶臺南山北轉至
此者踞巔東望東界卽博南山其所從南環而至者北望峽口
中伏卽沙木河北注瀾滄而此支北盡於此者其外有崇峯另起橫峙於五十里外者曰瓦窯山爲永平北與雲龍州分界昔
王磐踞而爲亂處按騰永圖說崇禎戊辰王磐踞險爲叛燒斷瀾滄江橋又按馬元康粵領兵追搗王磐何某巢穴於曹澗馬亦言先是王何構叛來襲攻永昌幸從瀾滄橋而來故得爲備按曹澗在雲龍州西界瓦窯山在雲龍州

南界曹溪、當永昌北鄙、王何二賊、不直南下、而東燒瀾滄橋、固欲截其東援大路、亦以與瓦窰相近也、蓋瓦窰曹溪、皆二賊之窟穴、西望、則重峽層厓、其下逼簇、不知瀾滄之流已斂其底也、由脊而南、有庵橫跨峪中、顏曰普濟庵、有僧施茶於此、是卽所謂江波頂也、出其南西瞰峽底、濁流一線、繞東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厓萃崖、上截雲嵐而下嚙江流者、卽羅岷山也、江自吐蕃嗟和哥甸、南流經麗江蘭州之西、大理雲龍州之東、至此山下、又東南經順寧龍州之東南、下威遠車里、爲楓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白厓瞼禮社江、是楚雄定邊縣、合瀾滄入元州府爲元江、余按此瀾滄水至定邊縣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陽江二水、非禮社也、禮社至定邊縣東所合者、乃楚雄馬龍祿豐二水、非瀾滄也、然則瀾滄禮社、雖同經定邊、已有東西之分、同下至景東、東西鄙分流愈遠、李中谿著大理志、定瀾滄爲黑水、另具圖說、於順寧以下、卽不能詳、今按鐵鎖橋東有碑、亦鄉紳所著、止云自順寧車里入南海、其未嘗入元江可知也、由巔南行一里、卽曲折下、其勢甚陡、回望鐵橋、散北厓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爲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卽挨東崖下瀾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鐵鎖橋之東、先臨流設關、鞏石爲門、內倚東厓、建武侯祠及稅局、橋之西、鞏石亦如之、內倚西厓、建樓臺幷祀祠橋者、鞏關俱在橋南、其北皆厓石巉削、無路可援、蓋東西兩界山、在橋北者、皆夾石倒壓江面、在橋南者、皆削土駢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厓、

作之字上下而橋則架於其北土石相接處其橋闕於北盤江上鐵鎖橋而長則殺之橋下流皆渾濁但北盤有奔沸之形溯洄之勢似淺此則渾然逝淵然寂其深莫測不可以其狹東而與北盤共擬也北盤橫經之練俱在板下此則下既有承上復高綳兩厓中架兩端之楹閉至橋中又斜墜而下綳之交絡如機之織綜之提焉此橋始於武侯南征故首紀之然其時猶架木以渡而後有用竹索用鐵柱維舟者柱猶尚存或以爲胡敬德或以爲國初鎮撫華岳而胡未之至華爲是然蘭津之歌漢明帝時已著聞而不始於武侯也萬曆丙午順寧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燒燬崇禎戊辰雲龍叛賊王盤又燒燬四十年閒二次被燬今已復建委千戶一員守衛固知逕西咽喉千百載不能改也余時過橋急不及入叩橋東武侯祠猶登橋西臺閒之閣以西厓尤峻爲羅岷之麓也於是出鞏關循羅岷之厓南向隨江而上（按志羅岷山高千餘丈蒙氏時有僧自天竺來名羅岷嘗作戲舞山石亦隨而舞後沒於此人立祠厓下時墜飛石過者驚趨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厓上野獸拋踏而下昔有人於將曉時過此見霧影中石自江飛上甚多此又一異也）五里至平坡鋪數十家夾羅岷東之麓而居下臨瀾滄其處所上猶平故以平坡名從此則躡峻矣時日色尚可行而負僧苦於前遂止（按永昌重時魚其肥出此江亦出此時謂之時魚似鯖魚狀而甚月初一時耳然是時江漲後已不能得矣）二十九雞再鳴具餐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餘轉而西其山復土盡而石於是蒼江東南從大峽去路隨小峽西向入西一

里石厓直壁夾有水自夾中隧先從左厓棧木橫空渡即北向墾磴夾縫閉或西或北曲折上躋甚峻兩厓夾石如劈中垂一雷水搗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捫天水若睜道躍顙雨不相遜者夾中古木參霄虬枝懸磴水聲石色冷人心骨不復知有扳陟之苦亦不知爲馳驅之道也上二里有庵夾道有道者居之即所謂山達關也由其後又西上路分爲二一渡水循南厓一直上循北厓共一里餘而合遂凌石峽上余以爲山脊矣其內猶然平峽水深深由峽中出至是隧峽石東下其外甚峻其內甚平登其峻處回望東山之上露出層峯直東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駙後諸脊所謂博南丁當也東南而遠者亦寶臺

員穹之頂也內平處亦有兩三家當峽而居循之西入塢底成畦路隨澗北二里涉澗而南盤南峯之腋而西一里遶峽西出則其內平窪一員下墜如城而四山迴合於其上底員整如鏡得良疇數千畝村廬錯落雞犬桑麻俱有靈氣不意危厓絕磴之上芙蓉帶裡又現此世界也是爲水寨先是聞其名余以爲將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窪中環山頂之水交注窪中惟是達關一線墜空爲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盤谷皆所不及矣此當爲入滇第一勝以在路旁人反不覺也循窪東稍南上有廬夾道是爲水寨舖按志有阿章寨豈即此耶又南隨峽坡東行二里踰一東坡之脊脊兩旁有二三家脊南水猶東南下瀾滄仍非

大脊也過脊東南二面山皆下伏於是東望寶臺知瀾滄挾其
南去南瞻瀾滄西峙羣峯襍沓已下缺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其時當在永昌府入叩閔人望
諱仲儼乙丑庶吉士與徐石汧晤其弟知愿諱仲侗丙辰進士
城同年寓峩客家故往叩之此時
四月初十閔知愿備盞令徐僕來問夫而昨所定者定不至徐復
趨南關覓一夫來余餉飯已久矣乃以衣四件書四本併襪包等
寄陶道逐同至夫寓候其飯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門門外
有小水自西而東弔橋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峽所出者南行五
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斷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
又南半里坡閒樹色依然頗似吾鄉櫻珠而不見火齊映樹一
二家結綢樹下油碧輿五六肩婦人之遊於林閒者不能近辨
其爲何樹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環繞來登其上則
隄內偃水成塘西浸山麓東築堰高丈餘隨東堰西南行二里
堰盡山從堰西南環而下有數家當曲中南轉行其前又二里
有數十家倚西山下山復環其南是爲臥獅窩蓋其西大山將
南盡支乃東轉其北先有近支東向屢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
又南爲臥獅乃西南幼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峯石厓盤突儼
然一狻猊之首其下峯頗長則臥形也余先望見大路在南坡
之上初不知路之西折而當獅厓盤突之閒但遙見其厓突兀
與前峯湊峽甚促心異之候土人而問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

再問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從其下過石花即其後來之名耳蓋大路上南坡而小路正西折而由過此余時欲從小路上而僕擔俱在後坐待久之俟其至從村南過小橋有碑稱臥佛橋過橋即西折從小路上坡一里餘從坡幽閒渡小水即仰見芭蕉洞在突厓之下蓋突厓乃獅首而洞則當其臥膺之間涉澗又西上而探洞洞門東向高穹二丈正與筆架山遙對洞內丈餘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雖峻而路頗夷下三丈漸暗聞秉炬入深里餘姑俟歸途攜炬以窮也出洞循厓西上一里過突厓下峽透脊而西半里脊以內乃中窪之峽水東挾突厓脊下搗其厓麓無穴以洩水沫洊灑然前所過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厓瀝峽而出者從水上循巔南轉一里踰南坡之脊始見脊南亦下墜成大窪而中無水南坡大道則右窪中西南上而余所從小道則循西大山南行巔閒共五里連踰二坡脊共二里則西界大山南向墜爲低脊此其東轉之最長者也南坡涉窪之水至此而合乃共轉西向循低脊而進脊北亦中窪瀦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窪底舖五六家在坑峽內其峽雖縱橫而實中窪中無滴水隨厓又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復南行窪峽中二里又得東墜之脊脊南塢稍開於是小員峯離立矣然其水猶東行一里又南上坡盤坡南員峯離立取道員峯之隙而南一里轉峯後脇始東南上盤而西南共里餘則南北兩支俱自北大山

之西分支東繞中夾成峽甚深路踰北支從其上西向入峽其
南支則木叢其上箐隊其下雖甚深而不聞水焉西行二里乃
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數家當箐底是爲冷水箐乃飯於鬻腐者
家於是西南隨箐上一里過一脊其脊乃從西而東度之脈也
脊南始見羣山俱伏有遠山橫其西南路又踰岡西上一里登
其南突之厓是爲油草關舊址乃舊建設關而權稅(前)處今已無之
其西則(乃)墜厓西下甚峻下二里漸平又二里西峽漸開有僧新
結樓倚北峰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轉共一里踰
嘴而西又(乃)西北盤其餘支三里而得一亭橋橋跨兩峽閒下有
小溝自北而南已中涸無滴橋西踰坡西北下路旁多黃果即
覆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其西塢大開塢西大山一橫於
西一橫於南而蒲縹之村當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橫大山又
東自油草關南下之支橫度爲低脊而復起者其中水反自南
而北抵羅明而西入怒(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
俱已插秧遍綠又西北行二里餘過蒲縹之東村村之西有亭
橋跨北注之溪曰吳氏輿梁又西半里宿縹(於)蒲縹之西村其地
米頗賤二十文可飽三四人蒲縹東西村俱夾道成街而西村
更長有驛在焉

十一雞鳴起具飯昧爽行從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行隨溪而北
漸高而陟厓共八里爲石子哨有數家倚西山之東北隅又北

二里、乃盤山西轉、有峽自西而東、合於枯飄北注之峽、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來峽口、峽中所種、俱紅花成畦、今花已可採矣、西一里陟西來峽口、其上不多、水亦無幾、有十餘家當峽而居、是爲落馬廠、度峽北復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踰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爲峽北之山、而北盡於羅明者也、踰脊西行峽中甚平、路南漸有澗形、依南屋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有數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館在焉、是爲大坂鋪、從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橋跨澗、於是涉澗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數家居廬當南之峽、是爲灣子橋、有賣漿者、連糟而啜之、即余地之酒釀也、山至是環聳襍沓、一澗自東來者、即大坂之水、一澗自南峽來者、隊峽倒注、勢甚逼仄、北下與東來之澗合而北去、小木橋橫架其上、度橋、即依西山之東北行、東山至是、亦有水從其北峽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峽去、東西兩屋夾成一線、俱摩空夾日、溪嵌於下、蒙箐沸石、路緣於上、鏖壁摵屋、排石齒而北三里、轉向西下、石勢愈峻、愈合、西二里、峽曲而南、澗亦隨峽而曲、路亦隨澗而曲、半里、復西盤北轉、路皆鑿屋棧木、半里、復西向緣屋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屋、題曰、此古盤蛇谷、乃諸葛武侯燒藤甲兵處、然後此險之眞冠滇南也、水築高出衆險之上、此峽深盤衆壑之下、滇南二絕、於此乃見、碑南漸下、峽亦漸開、又西二里、乃北轉下坂、復轉而西一里、有木橋橫澗而北、乃渡澗北屋西行一里、踰南突之脊、於是

西谷大開、水盤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斷、路乃（潞）
隨坡南轉、西望坡西、有峽自北而南、俱有崇山夾立、知怒江當
在其下、而不能見、南行二里餘、則江流已從西北嵌腳下過、東
山南峽之山轉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兩三家倚江岸
而棲、其前有公館焉、乃就淪水以飯、時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
乃至、登舟後、舟子還歷崖而飯、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行、江
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夷地名、據土人言出一統志云、其源出
狗頭國、言水漲時每有狗頭隨水浮下也、注南峽去、或言東與
瀾滄合、或言從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為四瀆之一、以余度之、

亦以為獨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癘甚毒、必飲酒乃度夏秋不
可行、余正當夏孟、亦但飯而不酒、坐舟中櫂流甚久、亦烏睹所
云瘴毒哉、渡南厓、憩雨（暴來急）見厓西有樹甚巨、而鬱葱如盤、急
趨其下、其樹甚異、本高二丈、大十圍、有方石塔聳其間、高與榦
等、榦跨而絡之、西北則榦密而石不露、東南臨江則榦跨而石
出、榦與石已連絡為一、不可解矣、亦窮厓一奇也、已大風揚厲
雨散、復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峯峻極、西南駢厓東突、其南
厓有居廬當峯而踞、即磨盤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陣
復來、已虹見東山盤蛇谷上、雨遂止、從來言暴雨多瘴、亦未見
有異也、稍折而南二里、有村當山下、曰八灣、數家皆茅舍、一行

人言此地熱不可棲、當上山乃涼、從村西隨山南轉一里、過一峽口、循峽西入南陽（渡陽西踰）一屋約一里、遂從南屋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盤屋八里而（始）上凌峯頭、則所謂磨盤石也、百家倚峯頭而居、東臨絕壑、下嵌甚深、而其壑東南爲大田、禾苗芃芃焉、其夜倚峰而棲、月色當空、此即高黎工山之東峯、憶昔諸葛武侯王威寧驥之前後（開）疆、方威遠政之獨戰身死、往事如看鏡浮生、獨倚岩愾然者久之、

十二、雞再鳴、昧爽出門、其處雖當峻峯之上、而居廬甚盛、有公館（在）有村北、路江馹（山）在其上、下東西成大川、已插秧盈綠、怒（路）江沿東山東南去、安撫司依西南川塢而居、由磨盤石而南上、仍峻甚、二里踰其南峽之上、其峽下嵌甚深、自西而東向出、安撫司下峽底無餘隙、惟聞水聲潺潺、在深箐間、峽窮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晝號不絕、峽北則路緣屋上、隨峽西進、上去山頂不一二里、緣峽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臨路、屋深闊丈餘、土人鑿石置山神碑於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屋（漸）旋西、西登臨峽之坡、北峽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峽之下、則有峽自南山夾底而出、與東出之峽會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緣峯頭、又三里、有數家當東行分脊間、是爲蒲滿哨、蓋山脊至是分（支）脊、東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墜峽北下、其南即安撫司後峽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峰當西復起、其西北高脊排穹、

始爲南度大脊所謂高黎工山土人訛爲高良工山蒙氏僭封爲西岳者也其山又稱爲崑崙岡以其高大而言然正崛崙南下正支則方言亦未必爲無謂也（非）由蒲蒲哨西下一里西抵所望尖峯即躡級數轉而上兩旁削厓夾起中隧成路路由夾厓中曲折上升兩岸高木盤空根糾垂厓外其上竹樹蒙密（葦）覆陰掛幔從其上行不復知在萬山之頂但如唐人所咏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情與（境）景合也一里餘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餘有數家倚北脊是爲分水關村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爲潞江安撫司後峽發源處矣南轉西踰嶺脊磚砌鞏門跨度脊上其關甚古頂已中頹此即關之分水者關東水下怒（潞）江西水下龍川江於是西下峽轉而南即西上窄峽踰脊共五里度南橫之脊有數家是爲新安哨由哨南復西轉或過山脊或蹈嶺尖屢上屢下十里爲太平哨於是屢下屢平始無上陟之脊五里爲小歇廠五里爲竹笆舖自過分水關雨陣時至至竹笆舖始晴數家夾路成衢有賣鹿肉者余買而炙舖於是直下三里爲茶庵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閒始盤陛爲田其下即龍川江水不及怒（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墜甚沸西厓削壁插江東則平坡環陛行陛閒半里抵龍江東岸（自北而南）湖江北行又半里有鐵鎖橋架江上其製兩頭懸練中穿板如織法一如瀾滄之鐵鎖橋而狹止得其半由橋西即躡級南上半里爲龍關數十家當坡而居有稅司以榷員販

着、又西向平上四里餘、而宿於橄欖坡、其坡自西山之脊東向
層突、百家當坡而居、夾路成衢、踞山之半、其處米價甚賤、每二
十文、宿一宵、飯兩餐、又有包夾、龍川江發源於羣山北峽、蛾
昌蠻七藏甸、經此東爲高黎工、西爲赤土山、下流爲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
江

十三、平明而飯、由坡而登嶺西北上八里、稍北踰北峽西上二
里、從嶺上平行、望西北有層峯排簇嶺上、初以爲將由其南垂
行一里、忽從嶺頭轉北三里、乃西南下峽中一里、有四五家當
峽而居、竹籬茅舍、頗覺清幽、是爲赤土鋪、其村當西面排簇層
峯之麓、東與橄欖坡夾而成峪、村西有亭橋架小澗上、其水自
南峽來、橋北峽去、橋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東北赤
土山、而此鋪名赤土、而水猶似東北下龍川者、益其西排簇層
峯爲赤土山、而此猶其東麓之水、以其在麓、即以名鋪耶、由橋
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即自排簇峯東南分支下者、又
轉而西南一里餘、有庵施茶、當脊北向而踞、是爲甘露寺、又西一
里、坡閉水北向墜厓、路越之、西向下峽、峽中有水、自北而南、又
與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猶俱東下龍川者、半里、乃從
峽底溯水北入、其峽東西兩厓、俱從排簇層峯分支南下者、西
厓即其本支、東厓乃分支、東南由甘露寺而下者也、第峽水南
出東轉、不知其北合於建安橋、抑直東而下龍川否也、北行峽

底一里餘、水分兩道、來皆細甚、遂從西坡躡峻上一里、北窮嶺
夾半里透脊、其脊自東北度西南、脊以北即墜峽西下、路從峽
端北轉而西、有數家倚村北山之上、是爲亂箭哨、至是始出排簇
層峯嶺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東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則
前之赤土鋪、猶東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飯於嶺哨、西
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塢自南而北、細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
三源、一出赤土山、當即此矣、從此而西出、馬邑河遶州城北、而
西合龍蕊羅生二水、同爲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餘、有
一平家當山坡之南（聚）環堵圍南峽之幽、甚遙、穉植果樹於其中、是
爲板廠、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峽幽有十餘家當幽而居、是爲
芹菜塘、其前小水東北與大盈之源合、村廬不多、而皆有杜鵑、
燦爛血艷奪目、若以爲家植者、豈深山野人有此異趣、若以爲
山土所宜、何他岡別隴、杳然無遺也、由村西復西上（坡）一里餘、轉
峽而平行頂上三里餘、乃出西嶺之端、下望其塢甚深、而中平
如砥、良疇遠村、交映其閒、其塢大而員、乃四面小山環圍而成
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峽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峽東北折、
又折而西三里、乃循東山（北）行、其下稍夷、又二里、有村當東山之
麓、是爲坡腳村、有賣漿者、出酒甚旨、以醋芹爲嗓、與同行崔姓
者連啜二盞乃行、於是西行平疇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即
志所云羅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滕中者也、又西北

二里餘有村曰雷打田、其東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則羅生山之正流也、與前過小流共爲大盈之一源云、是溪東田窪闊土皆黑墳、土人爰其上層曝乾供爨、蓋煤堅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則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廬舍當坡塍閒、曰土鍋村、村皆燒土爲鍋者、於是其西廬舍聯絡一里爲東街、又半街東黔府官舍、時適過午也、時黔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灣遵書姑與店中十四、蚤雨、命顧僕覓潘秀才家投吳方生書、上午雨止、潘來顧、午午余往顧而潘出、乃返、作紀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挾過酌於市、以竹實爲供、竹實大如松子、肉員如蓮肉、土人煮熟以賣、既乃投壺命酌、暢飲月上乃返、冰輪皎然、

十五、晨往晤潘、潘勸無出關、上午潘餽酒餚、下午、店中老人亦來勸余無行、先是余以阮玉灣書畀楊主人、託其覓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勸余無卽行、謂夫瘴正毒、奈何以不賢輕擲也、屈指八月、王君將復來、且入內同之入關最便、余姑諾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憑眺、竟鬱鬱臥、

十六、候主人飯、欲爲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靈異、慫恿余行、故謀先及之、乃以竹箱衫鈷寄楊主家、挈輕囊與顧僕行、從南門外循城西行、半里過新橋、巨石梁也、橋

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過此南流去卽所謂大盈江矣
余既過橋四望山勢迴環先按方而定之當城之正東而頂平
者爲球琊山亂箭哨之來道踰其南脊當城之正西而尖聳者
爲擂鼓山南爲龍光臺爲緬箐道水口西夾直北者爲上千戛
山亂箭哨之脉從之東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爲來鳳
山州治之脉從之北度又西突保祿閣爲水口東夾城西南爲
水口東峽極緊墜空而下爲跌水厓城東南東北俱有迴塢乃
來鳳山自北環度之脉而東北獨伏有高山穹其外卽龍川江
東高良巖工山北來之脉也城西北一峯獨聳高出衆峯爲龍從
山乃北來分脉之統會從此直南爲筆峯峯爲寶峯爲擂鼓而盡
於龍光臺從此西度南轉爲猛蚌從此東度爲上千戛低伏而
東度南起爲赤土山亂箭哨嶺南下西轉爲羅生山支分直北者
爲球琊峙州東而北盡馬邑村支分由西而北南者爲來鳳峙州
南而西夾水口北與水口對此州四面之山也其水一東南出
羅生山北流經雷打田至城東北一東出亂箭哨北流西出馬
邑村西南至城東北一出龍從山溜爲海子流爲高河南至城
東北三水合爲一是爲大盈江由城西而南過二橋墜峽下搗
其深十丈潤三丈餘下爲深潭破峽西南去經和尚屯又名大
車江此州四面之水也其北二日抵界頭與上江對其南一日
抵南甸與龍川緬甸對其西日半至古勇與茶山對其東一日

半至分水關與永昌對、八關自其西北斜抵東南、西四關屬蠻
北而東南一曰神護、二曰萬仞、三曰鉅石、四曰銅壁、東四關屬
隴把守備、自西北而東南一曰鐵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馬、四曰
漢隴八關之外、自神護而出、為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
馬而出、為南路、通猛密、有寶井、自漢隴而出、為東南路、通木
邦、出邦洋布、自鐵壁而出、亦為南路、通蠻莫、為緬甸阿瓦正道、
昔蠻莫猛密俱中國地、自萬曆三十三年、金騰戚道立此八關、
於是關外諸夷俱為阿瓦所有矣。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
干崖、至蠻哈諸關、南向隴川、至隴把諸關、由州西至緬箐分路、
西出神護、通迤西、西北逾嶺至古通。大概逐分華夷之界、此
三宣猶屬關內、而六慰所屬、俱置關外矣

其四鄙之界望也大盈江通河上屯、合緬箐之水南入南甸、為小
梁河、經南甲山、又稱為南甲江、西南入干崖雲龍山下、名雲龍
江、沿至干崖北為安樂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為枧榔江、至北
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一曰合於太公城、此城乃緬甸界。按緬甸金沙江不

注源流志但謂稱其闊五里、然言孟養之界者、東至金沙江南至
緬甸北至干崖則其江在干崖南、緬甸北、孟養東矣、又按芒市
長官司西南有青石山、志言金沙江源出之、流入大盈江、又言
大車江自騰衝流經青石山下、豈大盈經青石之北、金沙經青
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當亦流經而非發軔、若發軔豈能即此
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蠻地、流過緬地、合大盈
江南甸東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源出龍川江、而龍川江在
騰越東、實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與
龍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干崖西、同入緬地、同合大盈、然
二地實無二水、豈麓川即龍川、龍川即金沙、一江而三名耶、蓋

麓川又名隴川、龍與隴實相近、必即其一無疑、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爲龍川江、至芒市西爲麓川江、以其與麓川爲界也、其在司境、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爲金沙江、遂指爲金沙之源、而非源於山下可知、又至干厓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而南流、其勢始闢、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養之界、實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爲界、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厓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既龍川大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即共名金沙者也、分而岐之名愈紊、會而貫之、脉自見矣、此其二水所經也、於是益知高黎工山之脉、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路江之獨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車湖在州南甚廣、中有山如瓊浪山中一點青、今惟城北上千戎龍從山下有二海子、城南並無瀦水、豈洪流盡揚塵耶、過新橋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爲烏沙尖山道、有岐南下者、爲跌水河道、余聞其勝甚、乃南趨出竹塢中一里、涉一東流小澗、南上坡折而東約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橋東西跨新橋下流、從橋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從左峽中透空平墜而下、厓深十餘丈、三面環壁、水分三派飛騰、中闊丈五、左右如柱、勢極雄壯、與安莊白水河瀑觀、但此厓更近而逼、從西厓

遶南厓、平對而立、飛沫倒捲、屑玉騰珠、遙灑人衣面、白日閒眞
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稱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當易旱爲是、
用雨字、則鑾牀架屋矣、其水下墜成潭、散流峽底甚深、因下蹈
之、有屋兩重在夾壑下、乃王氏水舂也、復上西厓、其南一峯高
聳、憑空揖瀑、是爲龍光臺、上建關帝閣、迴盼久之、復下西厓、其
厓甚夾、東卽瀑流墜空、西亦夾坑環屋、俯視屋下坑底、有流泉
鑾碓、亦水舂也、而當環坡開、卽南下緬箐大道、不知水所從出、
細瞰之、水從腳下透出、南分爲二、一隨大道南注、一復入巨
石上入夾坑之屋爲舂、迴眺厓北有峽一線深下五六丈、駢峙
北來、闊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餘、水從其底透入前厓之腹而
出其南、計厓穴之上、高亦三四丈、不識其上透之穴、與上駢
之峽、從何而成、天巧人工、兩疑不
能至此矣、從厓上躡西峯一里、有寺踞峯之東門東向、爲毘盧
寺、由其西二里、直抵擂鼓峯下、見有路直躡峯西上、而路有
二生、指寶峯大道尚在北、乃橫陟田閒半里、得大道、隨而西上
坡二里、西抵擂鼓之北、當西北從岐上、而余悞從西南一里躡
峻一里、漸轉南陟、復向擂鼓行又一里、余心知其悞、遂西踰嶺
脊、則望見寶峯殿閣在西北嶺半、與此脊齊等、而隔箐雨重其
下甚深、皆從西南嶺脊墜下、計隨坡東下、就大路復上、與躡坡
西上、從峯脊轉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頂也、遂西

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擂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來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爲二、一西北沿峯去、一東北扳嶺行、一里再踰頂陟脊、其脊兩旁皆東西下、乃飯於脊、過此路復分爲二如前、然東北者猶非寶峯路、尚隔一層(箐)也、乃復西北上頂一里、躡其最高處、東俯州城東塢、西俯戞隴南塢、皆近夾此脊下、而戞隴之西、又有高峯一重、自北而南、夾戞隴之塢、南出緬箐而與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頂東南深樹密翳、乃從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隨東箐北行嶺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從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二)從東箐中上橫過西北者、(出山腰)知寶峰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東下、木葉覆叢條、閉甚峻而滑、非扳枝、足無粘步、下一里、轉殿角之右、則三清殿也、前有虛亭三楹、東攬一川之勝、而其下亭閣綴懸厓閒、隔箐迴坡、咫尺縹渺、殿西廡爲黃冠(二)所棲、余置行囊令顧僕守其處、乃由亭前東下、道分爲二、一從右下危坡、一從左轉深箐、予先隨箐下半里、右顧厓閒、一亭飛綴、八角重楞高倚懸厓之上、乃參府異君(蜀人名蓋臣)新建、以祀重陽者(純)、由亭左再下緣箐半里、南轉、仰見高穹向空、其南又豎一瓣駢附之、皆純石無纖紋、惟交附處中垂一線、闊僅尺餘、鑿級其中、仰之眞(若)天梯倒挂也、北瓣之工大書眞高山大川五字、亦吳參府筆、其下新構一軒跨路、貌靈官於中、南瓣側有尖特聳、夾級爲門、其下則玉皇閣倚之、環騰多土山、獨

是純石屋危穹夾箐之閒覺耳目頓異玉皇閣南亦懸箐無路靈官軒北又鑿屋爲梯嵌夾石閒北下數丈有石坊當其前大書曰太極懸屋從此北度東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餘則寶峯寺當峯而踞高與玉皇閣等而玉皇閣東向此寺南向寺東龍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閣當環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頗寥落有尼居之此昔爲摩伽陀修道處他處皆釋盛於道而此獨反之已復下箐中躡太極屋過北辮下從一線之級上其級甚峻幾不能留趾幸兩屋逼東手撑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級當純陽亭之南峽始曲折爲梯又三十餘級而抵虛亭閒余擬眺月於此以擴未舒之觀因拭桌作紀令顧僕級水太極下箐東以爨二黃冠止之以飯飯余仍坐虛亭忽狂颸布雲迨暮而月色全翳邵君謂虛亭風急邀余臥其榻

十七余起見日麗山幽擬暫停趨其閒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顧奴入州寓取貴州所買綠紗將鬻以供杖頭而此地離州僅八里顧奴去不返扳下午餐甚胡道以飯飯余既而顧奴至紗仍不携來也

十八録記於虛亭先夜有虎從山下嚙箐戕馬箐戕命軍士搜山覓虎四箐瞭眺者吶聲相應雨箐搜覓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巔堂關南越大山西南繞古勇關北分支東突者爲尖山東南突者爲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爲寶峯又南爲打鼓尖又

南盡於龍光臺其馬鞍正支東度者一起爲筆峯又起爲蘿蔴於是南環爲赤土爲亂箭哨過脊又南爲半邊山而西北環來鳳而結州治此所謂廻龍顧祖也從古勇關北分支南下者爲鬼甸西山又南爲鵝籠西山又南抵於緬箐正支西南下者爲古勇西山而南接於神護焉○八關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巔堂二關乃古關也巔堂之外爲茶山長官司舊屬中國今屬阿瓦巔堂東北阿幸廠北爲妹妹山出斑竹外卽野人寶峯山東向屏立其前下分爲二箐中垂石厓高穹兩旁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環岡一支前繞如堵牆石厓中裂鑿級懸其閒名猢猻梯梯南玉皇閣倚其下梯北純陽閣倚其上舊有榜名爲太極懸厓而吳參戎又大書鐫其上曰眞高山大川純陽閣之上則開軒三楹左右當懸箐之中而下臨絕壁向東北近則環岡前伏平川繞其下遠則東山之外高良黎工北尖峯特出衆山之頂正對其中此峯土人又名爲小雪山遙峯橫亙天半而其上特聳一尖如拱圭蓋在分水關之北二十里關閒無路能上亦不能見至此乃東見之焉鞍山寶藏之徒徑塞昔在戎行時曾從赤土舖北渡龍川至其下爲高蘭槽有居人段姓者導之登其頂其高蓋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後爲三清殿則邵道所棲也三清殿去西頂不遠余前從之下蓋是山之最遠高者爲三清殿東北向當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脊爲玉皇閣東向居北箐之北倚環岡腋閒者爲寶峯寺南向玉皇閣當石壁下兩箐夾之得地脉之正而純陽閣孤懸厓閒從蓮花尖上現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蓋騰陽多土山而此土山又以土山獨裹石厓於中

如穎躍於囊且雨箐中怪樹奇株鬱葱蒙密竹之大者如吾地
之猫竹中者如吾地之觔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無所不有又
非迤東西他處所有也
二十一飯後別邵道下純陽閣東經太極厓其處橫北箐而上
半里而達寶峯寺余以南箐懸峭上所未經乃從大路循玉皇
閣下懸厓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峽從環岡大道復半里
北上寶峯寺問道於尼尼引出殿左峯頭指山下核桃園直北
爲尖山道西北登巔爲打鷹山道聞打鷹山有北直僧新開其
地頗異乃先趨打鷹於是東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餘
有數家倚西山下是爲核桃園其西北有峁頗低乃寶峯之從
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東注踰之直北一里餘乃西
北登坡四里踰坡脊而西是名長坡又西半里乃轉而北挾西
峯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即酒店巔之東度爲筆峯
巃嵸者南下即野猪坡之南出爲鷲巃緬箐者蓋俱從分支之
脊行也西五里巔峁閒路交十字乃西北橫陟之當從北躡坡
悞從西行巔之南二里遇樵者知爲鬼甸道打鷹開寺處已在
直北雙峯下然此時已不見雙峯亦不見路影乃躡棘披礫直
上者三里霧氣襲峯或開或合上又二里乃得亂坪小峯環合
之中多迴壑竹叢雜布見有撐架數柱於北峯下者從壑中趨
之仍無路柱左有蓬一龕僧寶藏(為見余)迎入其中言開山緣起因與(始知即之人也)

余遍觀形勢飯後霧稍開余欲行寶固留止一宿余乃從其後
山中垂處上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後復下大山自後迴環之
上起兩峰而中凹遙望之狀如馬鞍故又名馬鞍山據土人言
其上多鷹舊志名爲集鷹山而土音又訛爲打鷹云其山脈北
自冠子坪南聳從頂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東北二峯之支
如抱臂前環西南者下當壑右而伏過中復起小阜而爲中案
南墜而下復起一峯爲前案東北者下當壑左而伏結爲東窪之
鑰兩峯凹處正其環窩高處前蹲一峯當窩中其脈復自東北峯
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在盤中其前復起兩小阜如二乳之列
於胸其脈即自中蹲之峯從左度右又從右前度而復起一阜
於中與雙乳又成鼎足前列爲中峯近案即南與中案並峙稍
度而東又起一峯阜即北與東窪之鑰對夾故兩乳之前左右俱
有窪中凹中峯之後左右亦有峽中爲其脈若甚平而一起一
伏隱然可尋其兩峯之高者左右皆環而止惟中之伏而起者
一線前度其東爲筆峯籠從南爲寶峯籠光者皆是脈也土人
言三十年前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無隙中有龍潭四深莫能
測足聲至則湧波而起人莫敢近後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斃羊
五六百及牧者數人連日夜火大樹深篁燎無子遺而潭亦成
陸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從山根分逗云山頂之石色赭赤而
質輕浮狀如蜂房爲浮沫結成者雖大至合抱而兩指可攜然

其質仍堅、眞劫灰之餘也、寶藏架廬在中峯之下、前臨雨乳、曰後有擴而大者、後可累峯而上、前可跨乳爲鐘鼓之樓云、今諸窪雖中凹、而不受滴水、東窪之上、依石爲窩、有瀦水一方、豈龍去而滄桑倏易、獨留此一勺以爲開山之供者耶、寶藏本北直人、自雞足寶臺來見兵山中懸而無重裹、與其徒徑空覓山至此、遂龕坐蓬處者二年、今州人皆爲感動爭負木運竹、先爲結此一楹、而尚未大就云、徑空四川人、向從戎爲先鋒、復重慶援遼援黔、所向有功、後爲騰越參府旗牌、薙髮於甘露寺、遂師覓山、師獨坐空山、徑空募化山下、爲燃一指、開創此山、俱異人也、是晚宿龕中、有一腳僧、亦留爲僧薙地者、乃余鄉張涇橋人見之、如見故人焉、姓蕭、號無念、名道明

二十二、晨起、宿霧淨盡、寶藏先以點餉茶、與余周歷峯前、憑臨而南、其爲南甸、其外有橫山前列、則隴川後之界也、近嵌麓西爲鬼甸、其外有重峯西擁、則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東度爲筆峯、其外有高巔東穹、則高良黎工後聳之脈也、惟北向則本山後屏焉、然昨已登巔北眺、知東北之豁處爲龍川所合、西北之叢處爲大山所懸、而直北明光六廠之外、皆野人之棲焉、久之乃飯而別、寶藏命其徒徑空前導、從東北行、皆未開之徑也、始逾東環之臂、即東北下、雖無徑而頗坦、三里餘有路循巔北西去、往鬼甸道、蓋是山前後皆向鬼甸道也、於是交之仍東下、甚

峻一里、又有路自東南來、西北逾嶺去、此鄧州中趨冠子坪之道、蓋冠子坪從北南度、穹起打鷹之頂、自北望之、不見雙峯如鞍、祇覺層起如冠、踰脊西下、是爲坪村所託、有龍潭西湧、乃鬼甸上流、經鵝籠而南下者也、余過之、其路仍東北下、行莽棘中一里餘、北向下、傍西小峽漸有微徑、徑右峽中亦有叢竹深藤、東轉再踰一峽、一里、乃北行環岡上岡之西大山、始有峽中盤岡之始東隨坡東下、共二里、抵坡麓、則响水溝之峽在其東矣、有溪自西峽出、北涉之、隨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開、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餘、稍下、又有小水從西塢出、是爲王家壩、以此水爲界、南俱沐府莊、又北半里、遂與南來大路合、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下、至是中塢稍開、其塢南從酒店脊來、北至此東西乃闢、溪沿東麓北下、村傍西山東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許、有岐東北往界頭、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峽、半里、西轉、其南谷爲灣腰村、蓋王家壩之後山也、其北塢爲左所屯、乃龍從北又起十峰、其餘支西北而環者、塢中始有田疇下闢、响水溝之流亦西北貫之、而路從南山西向行一里餘、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餘、有結茅賣漿在南山下、於是巨松錯立、高影深陰、午日俱碧、又西二里、爲馬站、其北坡下頗有隔林之廬、而當路左者止一家、州來者皆飯焉、其西始田塍環坡、從田中西北行一里餘、抵北山下、稍西復北一里、逾其幽有墟場、爲馬站街房、其北山坡襍沓、石齒

高下東岡與西山逐夾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橫於前乃西隨之半里北透其幽其北則山開而下盤環壑溪從西山透南峽來繞壑北去固知透幽之山乃自南而西轉幽西一峯即西盡於溪者也盤壑而西北一里餘逐循溪東岸行其西岡松檜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飯於溪旁又北半里爲丘坡有兩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則羣山中遊爲峽有岐西入之爲古勇道其東則谷口橫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於是北行田塍閒二里屢踰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餘爲順江村古之順江州治也西山始是中斷復起其特聳頗屬是爲三清山村多環石爲垣連竹成陰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峽來東向而注是爲順江有木橋跨其上順江村之東山塢東闢過橋復北上坡行竹徑中半里北下過乾海子一里餘北上坡有虛茅在坡北是爲順江街子復西北行坡阪閒其坡西倚三清山東臨夾壑壑之東則江東山南下而橫亙焉從此三清西亞江東東犀又成南北之塢行坂閒三里北向稍下忽聞水聲則路東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東轉去想順江之分流而至者蓋江東山之西已有兩江自北而來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東路遂北盤東垂之坡二里是爲雞茨坪踰坪北下一里餘復得平疇有賣漿者當路右於是東北行田塍閒一里餘有江自西北注東南長木橋（橫）跨之是爲西江其東又有一江自東北注東南沿東山與西江並南行塢中是

爲東江、既渡西江橋、遂北行江夾中一里、而至固棟、宿於新街、
固棟、一名谷東、聚落當大塢中、東西二江夾之、其北則雅烏山南
垂橫亙兩山間、至此而止、其南則兩江交合於三里外、合流東
南去、至曲尺入龍川江、東則江東山北自石洞東南向而下、西
則三清山北又起一峯、南與三清雁行而峙、其中有峽如小門、
而小甸之路從之、是峯卽雲峯尖山東下之脈、北轉雲峯正在其西、
爲彼所掩、故固棟止西見此山、而不見雲峯也、其地直東與瓦
甸對、直北與熱水塘對、直南與馬站對、有新舊
二街、南爲新、北爲舊、
二十三、命主人取園筍爲晨供、味與吾鄉同、八九月閒有香筍
薰干、頗貯味有香
氣、北一里、過舊街、買飛松一梆於劉姓者家、飛松者、一名狐實、
亦作梧實、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
生密樹中、一見斬伐樹、乃可得、遲則樹卽存、而子俱飛去、成空
株矣、故曰飛松、惟巔堂關外野人境得之、有野人時以茶蠟黑魚
飛松四種、入關易鹽布、其人無衣與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陰、上
體以被一方、幃而裹之、不復知有衿袖之屬也、此野人、卽茶山
之夷、昔亦內屬、今非王化所及矣、然謂之紅毛、則不然也、又北
二里餘、橫岡後亞、望之若東西交屬於兩界崇山、不復知其內
有兩江之嵌於兩旁也、此岡卽雅烏山南垂盡處、東西二江、皆
從其兩腋南出、卽挨河之稱、而土人訛爲雅烏耳、陟岡而北、又

二里、岡左漸突而成峯、岡右漸嵌而成坑、路漸踰坑傍峯而上、於是坑兩旁皆峰、復漸成峽、循峽西峰行二里、陟其北坳、遂挾西峯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樹一株、頗巨、而大空其中、路左則西江自西壑盤曲東來、破峽而東南去、於是出囿棟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見盤壑西開、江盤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隨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村廬倚岡頭、是爲烏桑、其江反北向折而來、路乃南下岡就之半里、則長木橋橫架江上、反自西而東渡之、橋東復有竹有廬、從其側轉而西南、則囿棟西山、與尖峯後大山、圍環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村連竹甚盛、半里、從其村南西轉、復行岡坂者二里、

岡頭巨松錯落、柯（居庐後）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餘、連過兩村、又西向下陟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間、就而滌體、時日色停午、解衣浣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徑上一里、轉而西、始與東來路合、時雷雨大至、行草徑閒一里、稍西下涉一峽底、於是巨木參霄、緯藤蒙塢、遂極幽峭之勢、盤峽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峽底、二峽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來之溪、合而東行北出者也、涉厓（峽）之西厓、有巨石突立厓右、路由巨石之東北向上、曲折躋樹蔭中、高厓滴翠、深木篩金、始知雨霽日來、陰晴弄影、不碍凌空之展也、上三里、遂陟岡脊、脊兩厓皆隆深涵碧、聞水聲潺潺在其底、而不辨其